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九日 收到

國專月刊

第三卷 第五號

目 要

論語言政建
 先秦兩漢鄉官考
 先秦女子教育論略
 章炳麟之政治思想
 孟東野詩集板本考
 明代之閩派詩
 評兩宋詞
 夢苕齋詩話
 文苑
 國術進化概論
 清代兩淮鹽政

錢大成

吳克成
 謝之勃
 任家樂
 沈家駒
 戴傳安
 彭天龍
 阮真
 錢尊孫
 陳柱等
 侯敬與
 吳雨蒼

美新和服公司

承辦

特占

海陸軍裝

質料好

學生制服

價錢低

仕女西裝

裁製精

大衣斗篷

色樣新



戲劇旬刊

◆ 張古愚主編 ◆

上海海國劇保存社出版

介紹平劇新消息

推進平劇真藝術

是伶界的寫照

是票友的良好伴

是觀衆的南針

每十日出版一冊，張古愚主幹，吳我尊，鄭過宜，張肖
儉諸名家編輯，內容有評劇文字，劇理研究，伶票消息
，平劇問答，（專答讀者平劇問題）各種名貴劇照，伶票
戲裝便裝，均屬外間不易多得，圖文並茂，價廉物美，
允推獨步，謂予不信，請即試閱。

另售每冊國幣一角

預定：半年十八冊一元八角 國內郵費在內
全年卅六冊三角〇角

總發行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社址：西藏路九五弄六號

電話：九〇七七八八號

底稿爲憑 不准轉載

（請聲明由任慕雲介紹）

國專月刊目錄

論著

墨子辯經講疏例言

顧惕生

題吳淞舊砲拓本後

沈 訥

論語言政述

吳竟成

光熹脞錄(六則)

黃光燾

先秦兩漢鄉官考

謝之勃

先秦女子教育論略

任家梁

章炳麟之政治思想

沈 訥

與王夔仲先生論屐幾道書(一)(二)

周麟瑞

孟東野詩集板本考

錢大成 戴傳安

明代之閩派詩

彭天龍

談叢

評兩宋詞

阮 真

夢苕盦詩話

錢萼孫

書許文肅公事

沈初

文苑

記桂林之游

陳柱

金石瑣錄(二則)

蘇荃輝

朱節母蕭太夫人八十壽序

王保謙

白梅村隨筆

李醉芳

詩

顧惕生 錢萼孫等

詞

高樹等

專載

國術進化概論

侯敬輿

清代兩淮鹽政

吳雨蒼

校聞

編者

同學錄

要明瞭國際情形……

要知道時局變遷……

要曉得社會現狀……

請訂閱唯一敢言之小型報

上海報

總館：上海漢口路美仁里三十六號

電話 九四〇一一號

定價

全年七元六個月三元六角
三個月二元一個月七角
(寄費在內)

張二出日

第一張內容：

大胆犀利言論

重要軍政消息

各地社會祕辛

諷世刺時插畫

歷史悠久 態度公正

紀載翔實 消息靈敏

編制新穎 寄遞迅速

各種專門週刊

輕鬆雋妙小品

名家長篇小說

警惕時事談話

第二張內容：

(請聲明由任家梁介紹)



萬利機器洗染廠

本廠專門洗染各色呢絨
呢絨綾羅棉夾單衣草帽
呢帽藥粉洗皮雪白如新並
能織補各種衣服衣料又草
帽呢帽大可縮小小能放大
出貨迅速顏色奪目定價克
己承蒙賜顧格外歡迎

本主人白

請聲明由任家梁介紹

地址 無錫城內大橋寺巷口北首

無錫
教育書局

地址：城中寺後門

電話：一二〇八

本局經售中西圖書學校文具科學儀器名人書
畫各種法帖結婚證書代定全國畫報雜誌穩妥
可靠兼印各體名片文件約期不誤謀文化之匯
通爲學界造福利創辦有年信用卓著顧名責實
請認明「教育」二字倘蒙賜顧毋任歡迎

本局主人敬白

(底稿爲憑不准轉載)

墨子辯經講疏例言

顧煬生

一 墨子辯經、今存墨子書中之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也。乃世界最古之邏輯寶典、余書即爲發揚其偉大之價值而作。若夫墨經之名、最先見莊子天下篇。然經而墨之、顯出莊生門戶之見。抑曰墨經、曰墨辯、皆便詞耳、非正名也。或疑辯經不類今邏輯專書、殊不知西方古代之邏輯專書、內容包有文法、話術、哲學、倫理、政治、法律等；正與辯經相類似；而奚獨致疑於辯經哉？且西方邏輯專書之入中國、始於明李之藻譯『辯學』一書，今人以古有名家，而謂之『名學』；日本又以我國恆言『論理』一語，影射『邏輯』之音，題曰論理學。要皆比於方言雅詁，不妨並存。學尙正名，附著於此。

二 余書總名曰墨子辯經講疏。但先講疏而研究者，一曰墨子辯經舊本校異。用今商務書館景印明嘉靖癸丑唐堯臣墨子刊本、即四部叢刊本編校明清兩朝十餘種刊本鈔本墨子，而摘註其異同。發見衆本，大概以道藏本爲祖本，而

翻刻之際，互有校改。其校改之迹，尙可推尋也。二曰新考定墨子辯經旁行讀本，根余講疏，撰爲定本。雖經辯志，肇見學記；引說就經，述自魯勝。但儒經篇章，詩書二經多有異同。書經分篇如禹誓甘誓不同而墨經依魯詩經分章如毛鄭二家互異勝家法，天然不移。梁任公啓超墨經校釋，於經下篇乃引經就說，自違魯氏家法耳。後講疏而附錄者，則有墨學書目考，其中之墨子舊本考，上起海志，下訖吳肇甫汝綸點勘墨子讀本而止。若王壬秋闡運墨子注，曹鏡初耀湘墨子箋等、概不與於古本之列，則以其顛倒篇第，任意竄改，是烏可爲讀古書訓哉？至於著錄近人篇什，雖曰集思廣益，然要以墨子原文爲本矣。

三 余講疏雖用唐本，然兼採衆本之長，專取合理、觀疏自明也。辯經在墨子書中，本次於非儒篇之後，所以辯經中，多有非儒之言。昔周公曰：『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黧黑，而不失其所。』荀子堯問篇吾因恍悟於周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名

，曰師以賢得民，曰儒以道得民。此儒墨之所以分途，而墨者鉅子孟勝謂求師賢友良臣必於墨者乎？第讀尚書之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洪範，康誥，酒誥，召誥，多士，多方，立政，文侯之命；及詩之天保，小明，文王，大明，旱麓，臯矣，假樂，蕩，抑，桑，柔，雲漢，瞻卬，敬之，長發，殷武諸篇；則知詩書古訓，昭然詔人以「天命靡常，曰天難諶斯，曰禍福無邦，惟人自召。」而墨子書之親士，當染，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等篇，不皆從詩書古訓中來乎！若其糜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比於佛氏之無畏施，豈有二哉！且辯經極言工商富人，則又墨家強本節用，儒家不如也。然則尚賢非命者，墨氏之人定勝天也。樂天知命者，儒氏之天定勝人也。吾人生丁今日科學昌明之世界，烏得不伸墨而黜儒。彼莊生一概抹煞「儒墨之是非，豈篤論哉？」

四 辯經六篇一貫之大旨，余自序已言之。茲更伸論者，小取篇曰：「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是以其篇次有意義可說。經上篇以故開宗，以正告終。而經上之上，皆以名舉實之事，墨氏身任之所在也；經上之下，皆以辭抒意之事，天下歸墨之所在也。經下篇以類發

端，以不文絕筆。大抵以說出故之事也。凡說在某之某如今法院判案之有訴訟標的然經下之上，皆物可由我者也；經上之下，皆我宜因物者也。不第此也，其章次亦有意義可說。但即經上之上而舉例言之，如一章世故，縱盡時間也；二章己體，橫盡空間也；三章四章，才知思慮，與有生以俱來也；五章六章，接知識知，所以摹略萬物之然也。此外可以類推。真千古之奇文哉！若夫經上八二章曰：「時者，體也；二者，盡也。」辯經固以時爲出發點，而卒以二爲終極點者，盡天下之物，不能有同而無異也。二則異也。中庸曰：「道與行而不相悖。」所以世治但期大同，明不能無小異也。然則今日人類所睹大同之世者，不且有賴於辯經、爲之發凡起例哉！

五 辯經中屢言南北，又極言南方無窮。故墨子非闢不怒，甚似南方之強。莊子天下篇稱南方之墨者，自當卽有北方之墨者。故辯經亦兼採南方用語，如經上三二章三三章之石拓同字，爲陳宋語。五三章之捷捷同字，爲宋楚語。經下一〇章之沛沛同字、爲陳楚語。四八章之頓卽頓愍，爲南楚語。皆方言雅詁之信而有徵者矣。

六 辯經中多增加偏旁之奇字：如怨卽知、經上六章騏卽思、一七檀卽盈、三九章倮卽虎、三二侗卽同、三九斯卽其

七四 櫻即嬰、六七 仇即比、六八 樞即區、七三 縣即縣、七五 瀛即麗、七八 超即召、九三 顛即角、經下 叱即比、六 樞即盾、章一〇 歐即區、章一二 捶即垂、二四 板即反、二六 踴即旁、同 倂即反、章三二 倂即午、章三六 馴即四、四章 雁即霍、五四 臆即鬼、五五 垤即井、六九 校即交、七章 遺即貴、七九 渴即曷、舞即無、漁即魚、濼即賈。取大篇 苟通其條貫、則雖字書所無之字、亦可識矣。

七 辯經中又多未加偏旁之古文：如亥即孩、容即榕、上章 一 台即治、章一六 也即施、章一七 與即舉、章二一 石即拓、三三 章 或即域、章四一 祭即際、章四八 久即灸、五〇 支即伎、五八 員即圓、章七〇 立即竦、反即叛、工即功、章八三 折即哲、尤即訖、章八八 逢即蓬、務即整、〇章 一 能即態、一四 余即邇、章一五 府即腐、章四三 路即露、章四七 春即蠢、五〇 章 相即想、章五八 段即段、章五九 之即志、也即他、七九 章 弱即溺、尊即樽、栗即溲、雍即甕、也即她、大取 辟即譬、危即詭。小取 昔人倡右聲之說、此右聲者、皆即初文矣。

八 辯經中多雙聲疊韻之通借字、加低讀振、經上一 佴讀弭、章一五 謂讀涓、彼讀非、章一六 廉讀規、惟讀雖、章一七 謂讀爲、章二一 商讀常、章二二 忻讀欣、篤讀督、章二九 諸讀

墨子辯經講疏例言

衆、章三二 萌讀氓、章三四 祭讀接、章四八 捷讀捷、五三 謹讀貫、章五九 纒讀禮、章六四 次讀齊、章六九 浮讀悉、七七 早讀爪、臺讀持、零讀消、買讀密、章八五 放讀旁、福讀富、良讀量、適讀敵、霍讀虎、章八八 傳讀轉、章九五 糜讀靡、下章二 氏讀是、章八 循讀盾、遇讀愚、沛讀柿、章一〇 池讀迤、章一四 北讀別、臭讀麻、長讀張、章一五 招讀超、章一六 午讀章 一 契讀挈、薄讀溥、施讀迤、尺讀斥、章二六 據讀主、惡讀烏、章四二 離讀麗、章四三 或讀惑、章四五 糜讀靡、脾讀脾、章四六 視讀示、章五四 住讀樹、章六〇 擔讀擔、章六三 剃讀梯、拙讀拙、章六八 兵讀防、章八一 州讀祝、章八二 歌讀詞、倫讀論、顧讀買、舉讀舉、尙讀上、謹讀諄、鍾讀權、富讀福、紆讀符、請讀情、右讀有、拊讀撫、臍讀稽、忘讀妄、譽讀譽、大取 摹讀謨。小取 是也。一

九 辯經中又有變形字、如侵變媿、經上 祇變低、章一二 循變循、章一五 涓變請。章一六 具變稂、祇變祗、章四六 正變街、章五三 新變難、章七五 精變磨、章七五 障變瘴、章八〇 蟲變蚰、章八八 輅變帖、流變沍、經下 二 瘡變瘡、章四六 佴變住、章六〇 斷變新、章六一 丸變凡、章六三 梯變剃、細變細、章六八 變變帶、章六九 羸變訊、章八一 擊變騷。大取 是也。此外尙有訛字、有脫文、皆讀辯經原文而自見也。

十 姬漢儒先之通經典法，已有章句鄙儒，及訓詁通大義兩派。今宜並用，不待言也。墨子尚質實而黜文華，尤以辯經文字樸實說理，奧衍深折。世人溺於文華之詞，至不能通其句讀。余書惟於辯經舊本校異，存古真本，不加句讀。而於考定旁行讀本，既正訛衍，復加句讀。講疏則一依魯勝法，分章引說就經，標點句讀。間於經文，附加詮注。凡段借通用之字，注曰讀爲某；凡古今本同之字，注曰卽某字；凡訛字，注曰當作某；凡衍文脫文，亦一一註明。更有隨文訓釋，以與講疏相輔而行。庶幾無一字一義不可曉矣。蓋明其章句，識其難字，則與義自闕；乃讀一切古書法也。而余書卽善適用此法而已矣！

十一 清乾隆間，吾鄉先達孫淵如星衍先生爲鎮洋畢氏手定墨子校注，張泉文惠言先生復自寫定墨子經說解，繼

之者有楊佩瑗葆彝沈仲盍湛鈞張培風焄三先生，各於墨經有注。蔣竹莊維喬先生又著楊墨哲學一書。是吾常州人之於墨氏，尤有緣也。余不敢忘桑梓之盛事，更總集瑞安孫氏以來之大成，破除一切治墨經者之疑難，不第讀吾書者、且暮可通千年難曉之墨經，其樂將無量也。抑且冀墨氏之學大昌，有以挽救祖國頹喪之人心、而馴致乎世界大同之邦治焉。

十二 余借校舊本承張菊生元濟王獻唐瑄吳瞿安梅三先生之賜最多，永銘勿忘。方今海內治墨學專家有張仲如純一伍非百樂調甫廷梅三先生，余皆心儀其人而不相識也。仲如先生年高德劭著書多而刊布早，今歲邂逅席次，談墨至歡。非百先生邃然深識、訪余敝廬，同深感佩。惟樂先生雲山非遙，苔岑之契，尙俟異日耳。

題吳淞舊砲拓本後

沈 訥

嗚呼！此吳淞舊砲拓本也。於今五年矣！民國壬申春，日寇滬，東西砲臺燬。事定，嘗隨先伯父鼎澄先生往弔，實手拓之。蟠龍蜿蜒，蓋猶是曾文正公開府江南時所鑄也。其秋，鼎澄先生卒。明年，訥來無錫。慨建國二十年，而海防尙沿清舊；則廢壘殘陽，度今昔當亦不甚相遠。天風海水，日夜激蕩。砲臺興復，豈將與九原之可作，同歸於不可知之數乎？嗚呼！

論語言政述

吳竟成

論語一書，包羅萬象，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今第取有關爲政之言，臚述於左：

治人必先修己；猶求影之正者，必直其標，未有己不修，而能治人者也。故「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以殺無道就有道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答齊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答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泰伯篇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是皆以反求於己，本身作則，爲行政之實。子路篇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皆此旨也。

正身之道，莫善於禮。而治人亦莫善於禮。禮者，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曰：「君使臣以禮。」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曰：「不知禮，無以立。」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亦以禮持身而爲出政之本也。

禮之本在孝。孝弟之義明，則民自無犯上作亂之事矣。故曰：「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故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亦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是皆謂以孝治天下，風俗必爲之移易也。

禮必敬以將之，敬非徒飾虛文之謂也；「修己以敬。」美子產之行己恭事上敬；然仲弓之君敬；是敬又禮之本也。答定公與邦喪邦之問，亦祇在君心敬肆之間而已。

敬則能讓。曰：「能以禮讓爲國乎？有？不能以禮讓

爲國，如禮何？」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是讓又禮之實也。

讓則能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

斯爲美，小大由之。」是和又之禮之用也。

禮也，孝也，敬也，讓也，和也，皆修身之要，爲政

之本也。兢兢以五者自持，施之於政，則德惠加於民，民

必歸之。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

之。」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故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皆重以德化民也。

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答子張問

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答冉有之問衛庶云：富而

後教。魯哀公欲加賦以足用，問於有若，有若對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皆所以行

其德惠也。

爲政而期速效，德惠則不能遍，必蹈振苗助長之弊矣

。故答子夏問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曰：「善人爲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蓋必涵養薰陶之久，乃有成效，非勉強期月之間，

所可躋也。葉公問政章，言爲政，必自近始，亦見施政之

有序也。

政所由行，端在於信；不信，則下疑；疑則事不立矣

。故子貢問政，答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爲政

篇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

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莫非

見信於人也。信之至重可知矣。

信之爲道，即在循名核實；名實不符，則事苟；一事

苟、其餘皆苟矣。故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推言之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則正名之重，

又可知矣。冉子退朝言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所以正名也。

兵危事也，國家存亡繫焉。必講之有素，然後以戰則

克。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弁之。」是欲用民必先教民也。教之者何。修

其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則民自知親上死長，而

可以即戎矣。

至於任人，尤爲政之先務。虞舜曰：「臣作朕股肱耳

目。故孔子答哀公問何爲民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答仲弓問政曰：「先有司，敕小過，舉賢才。」明衛靈公之不喪，以能用仲叔圍祝蛇主孫賈三人。子貢亦云：「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皆言任人之重也。

而任人必須知人，則不爲讒佞所惑。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人莫得而遁矣。徇衆論以爲臧否，必有所失，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答子貢問鄉人惡好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則不囿流俗，而得昭曠之道矣。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能詳審君子小人之才，則任人得其當矣。

政有可與民變革者，亦有不可與民變革者，不可與民

變革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是也；可變者，損益可知是也。猶恐其統系未明也，故於堯曰篇統言二帝三王之心法，所修之政；猶恐其未備，則以答子張五美四惡之間終之，以繼帝王之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理財之要也；擇可勞而勞之，使民之道也；欲仁而得仁，爲政存心之本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亦皆以敬存心也；不教而殺四者，皆不忠不恕之事，爲政之大戒也。

孔子言政如此之詳且盡，使得位而施之於政，則三代之治可復見矣。乃僅攝魯相三月，雖道不拾遺，已見政教之效；而齊人以女樂沮之，不克久於其位，徒抱東周之志以終，茲可歎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苟後之人遵而行之，則孔子之道，雖不得見用於當時，猶可見用於後世；雖不能濟當時之民，猶可能濟後世之民也，故述之。

光 燾 脞 錄

黃光燾

挽聯有韻者，絕無僅有，如王光煥挽劉蒲僊（澤槩）聯曰，豈名而促，意警而速，斯人不贖，嗟天何島，如驥能馳，如雨能施，萬古共思，痛我獨悲，恍惚韓昌黎墓志銘，獨闢蹊徑。

李秀成，爛文學，富韜略，太平天國之名將也，世傳其挽陣亡將士聯曰，魂兮歸來，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陣樂，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國殤招以巫咸詞，語意新闢，無懈作者。

先秦兩漢鄉官考

謝之勃

近年厲行保甲之制，蓋卽縣自治之先導，而爲復興中國之本。政府推進甚力，人民奉行甚勤，於斯規中國有必興之理；而爲吾人所當踴躍作舞者也。

中國鄉里自治之制，自古迄今，已歷數變。其陳迹映於歷史行程上，而光芒閃爍而不掩者，厥有先秦兩漢間一期。此爲吾先民不知拼幾許擘畫經營之苦心，所建成之偉構，殊不可不加以表襮。

夫彰往所以察來，援古將以訂今，因條理其事於左。今日之縮地方行政者，或將有取於斯文。

周官所紀鄉遂置官端末，爲成王時制，當非驟如而來，必上有所承受。夏商之制，愈乎莫考，禹貢列五服貢納之章，王制序方伯連率之屬，地方組織，自成體系，鄉遂郊邑之官，當不能斷其必無。然文獻不足，昔所嗟歎，何必妄測，以厚誣古人。獨周初舊制，尙可掇拾一二，其詳亦不可知矣。

周書：「維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

：曰：「官考厥職，鄉問其人。什伍相保，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量。程課徵物，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財殖。」
大匡解 第十一。

又：「開闢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送往迎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

惟政所先。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
大衆解第
三十九

右第一條所言，則紀年所記「周大饑，西伯自程遷豐」時之制。什伍相保，動勸游居，故能「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蓋西伯爲殷侯時之經略也。第二條所言，則武王勝殷後，撫國綏民之大綱，國邑鄉里什伍，以「相保相恤，振乏救窮，敬老恤孤」爲先務，周禮建置精義，抑已規模於此矣。

周禮所紀，有鄉遂之異。鄭司農曰：「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蓋六鄉在天子遠郊之內，六遂則郊外野地也。鄉之組織，周禮於大司徒職記之：「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五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教；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遂之組織，於遂人職見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鄉遂比伍，法同而名異，皆始於室家，部秩井然。王以此署其朝，諸侯以此署其國，遂後可以強本幹，建一永久不拔之基。其服役官員，見於周禮序官者：

先秦兩漢鄉官考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鄣長，每鄣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案周六官總數，約五萬餘人，而王城二百里內，六鄉六遂之官，則通爲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人。鄉大夫六人州長十人族師七百五十人閭胥三千人比長萬五千人六遂縣鄣鄙里鄰之吏如六鄉之數計佔成數鉅半，然不以冗閑雜蕪爲害，亦見其創制用思之邃密矣。

鄉遂官職掌，約舉之，有下列數事：

一曰掌校比，鄉遂人畜、兵器、車輦、田野、稼器，多寡高下之登載與統計。見閭胥里宰族鄣師長黨正鄙師州長縣長職

二曰掌教育，黨州有序，鄉有庠，遂大夫教穡。見州長黨正遂

大夫職

三曰掌徵役，師田行役之事，由鄉遂官帥而致之。其徵者舍者，皆以歲時入於簿錄。見鄉大夫黨正族師縣正鄙師鄣長職

四曰掌徵斂，鄉師掌六鄉之賦貢，遂師掌六遂之賦貢。見鄉里宰職以上四項略探抑貽說見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十九章第三節

五日掌選政「鄉大夫之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鄉大夫羣獻賢能之書於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以此例鄉遂之制，當亦同。鄭玄法云：「使民自舉賢者，因而出，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蓋「出長者，出鄉而爲王朝百官府之長；入治者，入當鄉而爲此長以上地治之官也。」本係詒讓周禮政要

由此觀之，鄉遂之官，皆地方自行選舉，黨正州長遂師遂大夫鄉老鄉大夫皆與其事，而後由天子任命之。夫必以其地之人，推舉而治其衆，則情親而民不擾。周禮所記與王制差有乖異，正可比合而觀其同。

周外朝三詢之位，自三公六卿以逮鄉吏州吏，無不與焉。斯固王廷博訪周咨之心，而鄉遂州黨之長，有自由獻替之權可見。述周制第一。

周禮所記，雖皆王國之制，而侯國建官，大略準此。禮記內則有閭史州史州伯，儀禮鄉飲酒有鄉大夫，鄉射有州長，國語齊語有鄉長，左傳有鄉正襄七，有縣人昭四，有縣大夫襄三。至周中葉，王室衰微，強藩覬覦之心，方興

未既，乃不避僭獵，以亂舊班，周官鄉遂成法，日趨崩潰，其極至於管仲之改制。

管子立政篇：「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里閭，慎筦鍵，筦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閭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於游宗，游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備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游宗；其在游宗，及於里尉；其在里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於鄉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

小匡篇：「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於事已竣，公又問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下比，其罪五：』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

右立政篇所舉，卽鄉里相保相糾之制；小匡篇則與賢黜不肖之度。獨小匡篇所稱，有都邑郊野之異：「鄉則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鄆則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與前立政篇文微異，蓋立政但舉綱領，此處則分屬軍政民政，所謂「作內政以寄軍令」，而桓公據以霸天下也。他日，晏子答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編細民，貴不臨賤，富不傲貧，功不遺能，佞不吐怨，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饒寡無饑色，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晏子春秋內篇問上關於管子治績之評衡，吾人甚不必

遠引博徵，但卽以晏子之言定之。而其「國有什伍，治編細民」二語，猶爲深中肯綮。此卽自周以來，傳心之法，亦卽鄉里自治之命脈。夫不如是，則政府命令之頒宣，豈能周備？人民情意之遞達，豈無隔塞？教化豈能徧及？民族國家之觀念，豈能徧溉而盡注之？散沙一盤，豈能化千萬心爲一心；而致力於聖功王道之大哉？

梁啓超曰：「泰西之社會，以人爲單位；泰東之社會，以家爲單位，蓋家族政治，實東方之特色也。管子所畫之自治案，上下相屬，與來喀瓦士之治斯巴達者略同。然來氏以國中有九千人，故分爲九十區；管子則起點於家，上略數級，而分爲二十一鄉五屬，此亦羣治根本之異點也。」管子評傳第八章此比附西洋之制，以觀其異，錄之，備參考也。

鄭子產之治鄭國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左傳襄三十不數年，外患以平，內政以修，解甲息民，晏然稱治。是子產僅因周衰廢之餘，稍稍修葺，然成績已卓卓矣。

秦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史記六十八商君列傳韓非和

氏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以遂公家之勢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安尊國以富強注家言五家爲保，十家相連，蓋亦據周制而小變之，其置官當大略从周也。

鄉里自治之成效，既於齊鄭秦三國見之，是以當時智謀之士，其言治道，靡不以都鄙井廬之經營報重；即蓋敖之相莊王，孟子之論經界，亦此物此旨耳。

鷄冠子王鈇篇：「五家有伍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扁，二千家有鄉師，萬家有縣嗇夫，十萬家有郡大夫。漢書朝錯傳：「古之制，邊縣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有假候，」此並春秋戰國間之制，已不詳行於何國。鷄冠子之縣嗇夫，當秦漢之縣令長；郡大夫則秦漢之郡太守也。

其他鄉官見於墨子者有三老備城門號令，見於管子者有三老水地，見於韓非子者有嗇夫說。有里正伍老，見國策者有嗇夫魏策，見於淮南子者有嗇夫人間，見於史記者有三老滑稽，見於說苑有嗇夫權謀等。述春秋戰國之制第二。

秦漢之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爲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里有里魁，十家有什，五家有伍。俞正燮曰：「其法仿於管子。管子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度地篇云：「百家爲里，」是什伍里同也。度地

又云：「水官亦以與甲士三老里有司長家行里，」又云：「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則三老名同，其里有司伍長卽里魁什伍，漢游徼則立政篇之游宗，嗇夫則管子云：「嗇夫任事人；」惟亭長秦制秦制突已類稿。是秦漢之制，大略本齊，今分記其職掌於後：

里魁什伍續漢志：「里魁掌一里，什主十家，什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按漢書韓延壽傳，言傳，「延壽爲東郡太守時，於郡置正五長。」顏注：「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此又一制。

亭長續漢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民，就田，應合選爲亭長。」楊雄輶軒絕代語：「楚東海間，亭夫謂之亭長；卒謂之弩父，言主擔弩，因以爲名。」應劭風俗通：「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吏舊名負弩，改爲長，或謂亭父。」桓譚新論：「余從長安歸沛，道蒙絮被，絳厨舊榆，乘驛馬，宿於下邑東亭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攻北堂書鈔。百二九引。」

游徼——漢表：「徼循禁盜賊。」續漢志：「掌徼循，禁司盜盜」。急就章注：「游徼者，嗇夫之叫統。」

嗇夫——漢表：「嗇夫職聽訟，收賦稅。」續漢志：「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風俗通：「嗇也，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黃恭交廣記：「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爲鄉，有鄉則有旅，今之嗇夫是也。鄉之爲言境也，言在人境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夫之爲言扶也，言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也。」

有秩——續漢志注：「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漢官：「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方回續古今考：「周顯王十二年，秦初置有秩史。商鞅既廢井田。比閭鄰里之制亦壞，故置有秩以董之。」惠棟後漢書補注：「倉頡廟人名碑曰：『蓮勺左鄉有秩，池縣左鄉有秩，池陽果水有秩。』殺杭君神祠碑曰：『有秩長安賈福。』李翁碑云：『敕衛官有秩。』街彈碑：『有秩定陵。』

趙明誠曰：「前漢掌故，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吏。」然則有秩，蓋六鄉吏民也。卷二 十四

三老——漢表：「三老掌教化。」續漢志：「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

先秦兩漢鄉官考

表其門，以興善行。」方回續古今考：「假如縣方百里，則爲方十里皆十，十亭一鄉，當有十鄉。三老十人，各掌一鄉之教，縣三老當掌縣城中之教化，並兼十鄉之事歟？」漢書高紀：「二年，今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孝悌力田，亦鄉官也。「漢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常員。』章懷後漢書注：『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孝田高后置』云。而其時孝與悌，又稍有差別。文帝賜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人三匹，東漢章帝詔曰：『三老高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其賜帛，人各一匹。』趙翼二十一則孝悌力田，並自漢創之。漢制以孝治天下，農業則立國命脈，故各設專司，以善導之，其化民之道備矣。

綜上言之：秦漢之鄉官，可分爲二系：三老孝弟力田等爲民法式，主于教化；亭長游徼嗇夫，知戶口賦稅，爲役先後，察姦弭盜等，主于治安。其務既異，其舉任因而不同，三老等常由民選。後漢書六十二樊宏傳縣中推美稱爲三老此蓋西京舊制，亭長等

以漢官儀，所言推之已見前引，當為人民繇戍滿期後，應盡之義務也。

三老之位較尊，俞正燮曰：「三老猶令，嗇夫猶長，游微猶承全。」而三老皆得上書帝王，抒陳意見，如新城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為義帝發喪漢書一高紀，盡關三老茂，上

書明戾太子之冤漢書六十三戾太子傳，開三老乘輿等上書訟王尊湖冤漢書六十七王尊傳，東京明帝幸鄴，因常山三老言，復元氏縣田租漢書紀，此非雷見當日為三老者，多忠信篤厚之士；抑其自由言事之風，亦為後世所不可及。

嗇夫之治績猶顯異者，如朱邑初為桐鄉嗇夫，及卒，

民共為起家立祠，歲時祀祭漢書八十九循吏傳，第五倫為鄉嗇夫，理怨結，得人歡心後書七一本傳。爰延為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後書七八本傳，蓋嗇夫之職，最為親民，成效卓卓，非偶然也。

三老嗇夫等，率有祿秩，積累功勞，可遷擢至顯官，西京之張蒼朱邑鮑宣，東京之第五倫爰延鄭玄等，皆其例也。故人人樂于職事，而縣令承于是拱手仰成，此與後世之保正鄉警，皆鄉里姦猾無行之徒，不齒齊民之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以魚肉閭閻者，其得失利害，誠不可以道里計矣！述秦漢之制第三。

光 燾 脞 錄

黃光燾

湘綺夙從曾文正游，而所謀不合，及文正功成名立，薦賢滿天下，湘綺終不與焉，後撰湘軍志，於文正不無微辭，非偶然也，蓋湘綺曾以劄通說韓信之策說文正，文正謹慎似諸葛公，輒一笑報之，一夕，湘綺與李次青（元度）同侍文正坐，後以前說進，文正乃以指醜若椀餘瀝，書十數字於几上，次青諦視之，皆安字也，明日而湘綺被行矣，文正薨，湘綺挽以聯曰，平生以霍子孟張太岳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恨禮堂書，上聯譏共短於相業，下聯譏其疏於經學，雖微露詞鋒，而憤恚之情自見。

包慎伯（世臣）以書生而好言經世之略，漫游江淮間，終不過，抑鬱以歿，生平楮墨流傳，甚為世所珍惜焉，孔繼鏐挽以聯曰，衰白際時艱，孤憤荒愁，蹈東海而死，文章憎命達，片言隻字，與北斗長垂。

先秦女子教育論略

任家梁

易繫辭傳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父子……君臣』。然則夫婦者，人倫之始，萬事之原，女者男之對，如乾坤陰陽之不可離而偏焉。考上古之時，婚嫁之制未定，祇有男女之配合，而無夫妻之關係，且配合分離，咸出偶然，遂使當時之民，祇知有母，不知有父，女統之大，可謂極盛，說文解釋姓字曰：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生亦聲，姓者所以分血統之系也。而字從女爲義，他若古人所得之姓，如姜神農之姓，姬黃帝之姓，從女臣黃帝之後，后稷妃，嬴少昊之姓，姚虞舜之姓，等，大女女臣，姑黃帝之後，后稷妃，嬴少昊之姓，姚虞舜之姓，等，大半從女得義，可徵造字之際，雖已有婚嫁之制度，而女統之習慣，猶流傳而靡已。雖然，物極必反，物理學定律所謂『壓力愈大，則抵抗力亦愈大』。是故婚姻之制度既定，易女統爲男統，而一反以前之習慣，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且婦女在家庭之內，雖有相當之位置，及較鉅之責任與權利，然因生理關係，職業之不能獨立，終不免視爲男子之附屬品，於是有『女子無才便是德』一

語，斯不特爲女子之罪人，實爲吾黃裔整個民族之叛徒矣！然則如何而可？曰：上古之重女輕男固爲偏倚，而後世之重男輕女亦屬阻塞民族之發展，且於教育爲尤甚，蓋其能直接影響於國家之文野強弱也。是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女子豈能例外？必也男女均等而後已；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古之君子，即今之良公民也，（包括熱心教育，愛國舉動。）由此觀之，先秦之重女子教育，可概見矣。

今泰西教育家，往往提倡優種教育，以爲人之性質善惡之分，體格強弱之判，莫不繫於其父母，至人之惡疾，亦由於父母之遺傳，而於女子爲尤甚。教育專家童師潤之嘗告以美國 Kallikaks 家族事，謂該家族始祖 Martin Ka-
Iekaks 死後，後裔支分兩派，其一代表 Martin 與一低能女子之配合，後裔共四百八十人，經高達爾博士之調查，低能者佔全數五分之二弱；另一派代表 Kallikaks 與一良好女子之配合，後裔共四百九十六人，一無低能者，可見女子

與傳種之關係，未可玩視，而不知吾國早有見及，所謂胎教是也。太任娠文王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文王生而明聖，由太任能胎教也。見列女傳

大戴禮記保傅篇：『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義行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烏乎！戒之哉！』又本命篇：『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蓋欲得佳子，必先求賢母，觀上嫁娶選擇之謹慎細密，可以考見女子教育意義之重大矣。

禮記內則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原非受短時期之教育，而能明婦道，白虎通謂：『婦人學一時足以成』，似失依據也。蓋婦人嫁後，責任至鉅，上事舅姑，下教子女，以及一切灑掃應對，莫不欲符於『內助』之名，是則非學不足以明道理，故古者后妃夫人內子命婦，賓享喪祭，咸與其列，周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敍於王所；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又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

之事……』女御：『掌御敍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可見古時女子並非不參人事而安於不學，况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必習於典禮，嫻於辭令，斷非不學者所能勝任也。

詩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是女子嫁後猶不能釋懷於其業師，亦以明女子嫁前咸有受教育可能之明證也。

孟子之成，稱爲亞聖，母教啓之也，設僅有孟母而無母教，則孟子之絕學，勢必因循遷延，終至於沒沒無聞，而三遷之教，尤令人欽敬而奉爲圭臬者也，是則畫荻九熊之勞，靡不歸功於母氏之悉心教養，飲水思源，母教之得有成效，又豈非向時受女子教育之有素哉？今日本有新娘學校之設，亦鑒於做婦之匪易，母教之重要，遂不得不基之於女子教育矣。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

望而知四方……」然則豈有女子無學而能參與歌詩采詩者哉！此先秦女子能普遍受教育之證也。

李園女弟環能鼓琴讀詩書通一經而獲幸於楚王見戰國策楚策

注則平民女子受教育之又一證也。

至如鄧曼論盈虛之理，左傳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齊，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楛木之下……」是明天道也。穆姜之解元亨之義，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禮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是知易學也。敬姜之徹襲衣，以全婦道，禮記檀弓下：「季康子之母

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是習於禮也。杞梁妻之辭郊弔而守貞節，列女傳：「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其室，成禮，然後去……既葬曰……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曰：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又若黔婁妻之安貧樂道，列女傳：「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隘康，不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

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痛言，此之謂也。」凡此，皆深明大義者，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之態度而女亦如之，則又不能不認其有教育訓練矣。

穆姬登臺之盟，數語返歸晉侯，救無數生靈而存一國，左傳僖公十五年：「……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蒍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其關心祖國之精神，尤非不學無術者所得而出也。

今夫國事之日非者，由於在政之食祿無功，食祿無功尤其小焉者，而爲烈於假公濟私，請說魯義姑姊事，當有媿對，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目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山……齊將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我畜，大夫不我養，庶民

國人不我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論者謂其公正誠信，果於行義，雖在匹婦，國猶賴之，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誠哉斯言，由是觀之，義姑姊瞭然於公私之分，以三寸之舌，強於千百之師，魯國之安，實利賴之。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又田野女子受教育之一證也。

魯漆室女之遠思君老嗣幼，慮國家之受辱，至於長嘯悲鳴，其言曰：「……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以視今日漢奸之舍本逐末，忘其身之所由來，脅肩諂笑，逢迎外敵，爲虎作倀，苟安於一時之逸樂，不圖久遠之大計，寄人籬下，甘願爲喪家之犬而恬不知恥者，相去何啻天壤哉！

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

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日：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夫父母莫不有愛子之心，王孫賈年十五，尚未屆成丁之期，常人必撫愛之，勿使遠離，彼王孫賈母以一女性而獨以國事爲念，爲國除奸，不避險難，假手於稚齡之愛子，終償所願。觀其激勵之語，亦見胸有成竹，非若不學者之溺愛其子女，以至於無用也。

統觀於春秋內外傳及詩三百篇，當時女子通知文學，嫻習典章者頗不乏人，是女子教育本我中華所固有，後世以讀書非婦人之事，能文爲女子之戒，其亦未知九嬪之婦學，二南之風化耶！然余重有感者，以今日文明時代，男

女平權響入雲霄，而夫婦離婚，不問咎在何方，女子每有贍養費之提出，一若離後卽不能自食其力，必以男子爲生者，又何其自卑若是？此豈卽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藉口歟！實女子教育之大障礙也。

說文解釋人字，以人爲天地之性之最貴者，蓋天地之間，生物之多，無慮萬數，而最貴者則莫如人，列子黃帝篇：『……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人不分男女，男謂之男人，女謂之女人，男女統屬於人，則男女在天地之間，爲同一之可貴，豈可以生理之差別，而強爲之分尊卑高下，受教育與不受教育之歧視哉！

光 燾 脞 錄

黃光燾

紀文達（昉）挽劉文正（統勳）聯曰，借色蒼茫衆山小，天容慘淡大星沈，挽師母董文恪之夫人聯曰，富春江萬古青山，阡表長留，慈訓能成賢宰相，聽雨堂九年絳帳，食單重檢。舊恩最感老門生。曾文正挽李文恭（星沅）聯曰，八州作督，一笑還山，寸草心頭春日永，五嶺出師，三冬別母，斷藤峽外大星沈，挽伍海門聯曰，遺蛻竟難尋，碧葬未收衰叔血，忠魂長不泯，丹忱應作伍胥濤，挽龍翰臣及其配何夫人聯曰，豫章平寇，桑梓保民，莫訝書生立功，皆從廿年辛苦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淚斑，蒼梧魂返，休疑合婦死節，亦猶萬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尋，二公之作，皆音節悲壯，情詞痛切，此其所以爲難能而可貴也歟？

章炳麟之政治思想

沈 初

以革命稱文雄，號於當世者，在清之末造，有鄒容戴天仇吳稚暉之流，而餘杭章炳麟爲尤著。當是時，黃書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諸書不脛走天下，文人好夸飾，競以仇滿爲風尚。憤憤往來於心胸者，含仇滿無他。建國之宏圖，政事之措設，茫乎其未有知也。一若清廷既覆，國家卽能立躋於富強者，偵矣。獨炳麟則不然，處民國締造之先，而言異時之得失，若列眉目，徵諸今日大半驗，以是知其學固有以異乎等流也。然世皆頌之爲樸學家。以左氏傳因明訓話音均名於天下。其政治思想，顧未有能道之者。卽諸高第弟子若黃季剛若錢玄同亦莫不然。是可惜也！

初嘗以問侍講，既而又聞錢子泉先生之言謂「餘杭門下多俊彥，而未有能知餘杭之志業者」。因疏列其政治思想爲是篇。

炳麟嘗於荊漢微言中自言：「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獨於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此可見其政治思想之本源所在。蓋炳麟之教雖沈浸於佛陀

莊周之間，而素以爲法家本於道家，而又以爲「鼓舞秦甚，雖善道亦以滋敗」。故曰：「管子治齊，首主法律，以此創業垂統，則中主可以持國矣。國士巨材，固有超軼法律以上者，而非夸夫所得藉口也」。荀子稱刑名從商，炳麟以爲「其言閎括可以行遠」。故其政治思想惟以荀卿韓非二家爲根本耳。至於炳麟對於國體之主張，則爲民主。荊漢微言曰：「王夷甫重老子，王介甫重老子，殊塗同歸，俱用敗亡者，何哉？不知以百姓心爲心也」。則其重視百姓可知。故於序種姓中又言：「民歸德於君，文飾其辭，則亦曰食毛踐土，此非事實也。彼棄其戈壁，而盜居吾膏腴，則踐我土也；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盜食吾菽粟，則食吾毛也。彼方踐吾土食吾毛，而曰我踐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應其肺腸歟？不然，何其戾也！」則進而反對異族君主矣。崑山顧氏嘗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炳麟更進而曰：「興復舊物，雖耕夫紅女，將有任焉！」其反滿之精神爲如何哉？「異國之不忍，安忍異種？異教之不親

俱，奚稱俱異教之狼鹿」。痛切之至焉。

「綜覈人之形名，則是非昭乎天地」。炳麟論政，既以民族之不相提爲第一義。又以爲「思古之情弛，合羣思國之念亦倏然益衰」。則直以民之不愛國，爲皆由於無種族思想。故主張滿洲諸蒙古之未能攘斥者，宜稍稍爲之衰次。其說雖若有所偏，而在當時仇滿思想極濃之時，則已爲和平之論，如其所謂「退藏於密，外虞機以制辭言，從其品物，因變流形。」則固未之逮也。然炳麟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也。其於五無論有云：「是故隨順有邊，既執著國家矣，則亦不得不執著民族主義，然而其中有所大者。」是足以見炳麟之意矣。又曰：「欲回滿民族主義者，則當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處於完全獨立之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墨者之道然也。」是則又與國民黨之主義相合矣。

國家之成立，必賴有秩序。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是也。炳麟亦以爲「闡置善人，慎固封守，一切會歸於禮」。然禮也者非青黃黼黻之謂也。炳麟秉黃老而言禮法，故於禮隆殺論中云：「自非禮之本，宜一切可以棄除。故苟由其道，白紵大纓握手拱把，而足以爲治；不由其道，雖黃收純衣彤車白馬，猶曰桀之

服也」。其持論如此。則是禮法不以繁苛爲尙矣。然繁苛猶未足以矯民也，矯民者在懲察無徵之事。檢論原法云：「法之禁者好舍事狀，而占察人之心術，斯固蚩尤苗民所以爲化。立法之意在於禁奸，使民有僞行慚德而已」。惟炳麟非反對法也，有法猶足以爲治。荊漢徵言云：「今日言治以循常守法爲先。法雖有疵，自有漸進改良之日；若有法不守，其精粗又何足言。誠能守法不同，雖未臻上治，而倒行逆施之事鮮矣」有味乎其言之也！

雖然，「人之內行，非法律所得是非也」。一時風氣之成，必有待乎大儒大俠。儒與俠合而爲一，則志節固，而時尚成。東漢風俗；所以後世莫及也。炳麟極頌禮記儒行。以爲「倣儻一概，足以踴躍淫名浮俗，誠未可刊也」。故其爲人亦慨然有儒俠之風。袁氏謀竊國，召之入見。通謁後，久不出。憤甚，以爲士可殺，不可辱。盡毀其賓館所陳器皿。袁氏陰錮之，卒不屈。晚年嘗自署中華民國遺民，誓與五色旗共存亡。雖其是非不可知，而操守巍然，抑亦可以矯世矣。其他事祕，不可宣筆墨，詎嘗有句云：「投老抗王風」。知類通達者，必能識之。

立國之要在禮法，在風氣。而衛國則在兵。近世以來，言兵事者，庶法歐西制，言徵兵。而炳麟故不以爲然。

吾友勁宇，炳麟之族弟也。嘗爲訥言其兄嘗論募兵之失，

以爲集一國之民，不問其材智賢愚，一以入諸軍籍。設不幸而賢者死，不肖者存，材智者死，愚者存，不亦惜乎！盡國家之力，數十年之間成就一人才，而不問一切，付之死地，縱不爲國力惜，獨不爲元氣惜乎？且夫驅市人而使之戰，其筋骸骨肉，能勝任乎？是亦不可不知也。尤有進者，行軍最貴者氣。募兵皆自願者，其氣可用也；若徵兵則有含淚上道者矣，悲慘之氣，安能無損於廟謀？其辭繁，不能盡悉。檢論本兵篇則以爲「近草昧蓄威力者勝。蓋上邇封建，而餘烈畜怒未衰。非漢之善戰，而唐弗如也。唐之去戰國益遠也」。又曰：「心戰固爲本，兵戰固爲末，其惟仁義先施焉，義以足志，志以策氣，氣以決機，赴機以先人，而人失其長技矣」。此其論兵可謂能見人所未見，而世所謂非常可怪者也。

炳麟之論民主專制也。嘗曰：「共和當置四法以節制之：一曰均酌土田，使耕者不爲佃奴。二曰官立工場，使傭人得分贏利。三曰限制相續，使富厚不傳子孫。四曰公教議員，使政黨不敢納賄。無是四者，勿論君民立憲，皆不如專制之爲愈。何以故？專制之國無議院，故富人貧人相等夷。及設議院，則議士每出於豪家。」此不平等也。

不特不平等而已，將見國家政權盡入豪民之手而已也。故炳麟特標此四制。其曰「五無」則必待百年以後。五無者，一曰無政府，二曰無聚落，三曰無人類，四曰無衆生，五曰無世界。是則形而上之道。乃炳麟之政治理想最高境界也。其詳見五無論。

在中國歷代之政治思想中，用人亦一重大問題也。或主張不循資格，以待非常之材，或主張循資格，以閉倖進之路。炳麟則主張循資格者也。其言曰：「用人當敘次資勞，不以驟進。資勞故非至善。驟欲破格，適長爭競之門。且破格本以求材，而今日高材固少。就有數人，陰相鼓舞，其用自呈，又焉用驟進也」。按炳麟爲人，狂放不羈，而其言用人，則穩健如此。至論也。

其餘如論都則以爲「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論地方制度則主張三級制，部下有郡，郡下有縣。又言尙農事，定版籍，皆經國之大端也。而其識度之高則如告癸丑以來死事諸君文謂「武昌之師，以羹異族；雲南之師，以藩帝制。事雖暫濟，而皆不可謂有成功。蓋異族帝制之勢，非一人能成之，其支黨槩結於京師者不可勝計。人情媮息，忤此小康，未暇計後日隱憂。」炳麟直已有見於以後之變亂矣。故光復之初，衆皆欣欣然

以爲民國之治當爲會古所無，而炳麟獨言一欲令富強如漢唐，文明如歐美者，此正夸父逐日之見，吾輩處之，正能上如北宋，次如東晉耳！「嗟乎！」斯士也，疑之甚難，而判之甚易。今日之事，豈特北宋東晉而已乎？於是嘆炳麟之爲不可及已！視記之餘，略疏其大端若此。

與王煖仲先生論嚴幾道書

周麟瑞

(一) 煖仲前輩先生尊前，比來得 尊著嚴幾道年譜，披讀一過，歡喜無量，嚴先生學問文章，兼東西數萬里之長，而先生之譜，采酌既精，考訂尤嚴，於以見嚴先生之真，嚴先生論譯事三難，可以通之於史，若 先生之譜，既信而有徵，復能達嚴先生之心，不僅辭達而已。至文事之能盡雅，比固 先生之夙擅也，欽慕之餘，敢略陳所感，以供一粲，鄙意嚴先生當歐美全盛之期，沈浸於彼方哲人之論，故以歐美之治，爲公爲真，唯崇真也，故新智啓而民日聰，唯尚公也，故民德進而國以治，及觀歐戰之酷，而後恍然於西人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夫前以自由也，公也，尙真理也，歸美西人，推之爲治化之始基，與後之詆爲利己殺人，寡廉鮮恥者，不亦大相刺謬乎，又以土耳其之革命，爲將亡，俄羅斯之革命，爲人世之浩劫，使嚴先生地下有知，亦當爽然自失矣，夫歐美之政制，亦正如嚴先生所謂大盜竊國者耳，特中國之盜，專竊之於民，或反以所竊者媚敵市榮，而歐美之盜，則劫他國之利以自肥，竊國人之膏血，以爲磨厲之須，雖爲術不同，要其爲竊一也，故圖窮匕見，終於利己殺人，寡廉鮮恥而已，推其所以相竊，要亦基工業之擴張，建立資本主義之弊端而已，獨蘇聯翻然改圖，以新至於至公至真之域，惜嚴先生不及見耳，嚴先生又以清社之屋，歸罪康梁，以中國之危，歸諸積弊，不知歷史之事，有必然之果，有或然之緣，或然之緣可變，而必然之果則不易，以一有爲之主，處羣臣頑鄙者之中，雖無康梁，亦恐無以相安，當康梁之時，太后固已歸政，戊戌之變，起於滿廷大臣之不能相安，光緒又無兵柄，足以制其死命，則雖無太后，大臣固不能幽禁之邪，及後清帝退位，要亦以袁氏兵柄在握，清廷利器假人故耳，至謂康梁之筆，足以制清廷之死命，此亦未允，清廷威望之隕，自太平天國以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曾左諸公起，而權移於漢人，及中日之戰起，論者有謂日人僅與一李鴻章戰耳，義和團之役，江南聯省自守，一若京津非中國地，視敵騎之蹂躪，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尙得謂清廷之威望，足以統攝全國而不墮乎，雖無康梁，孫總理革命排滿之勢，甯不足以奪其魄乎，嚴先生嘗以五四學生運動，謂歐美列強所利用，而於民國以來之禍亂，軍閥之火併，不推源於帝國主義者在華之角逐，甯非惑邪，大抵歷史上之事實，集千萬之因而締構之，康梁等特千萬中之一耳，故雖無康梁，或可免政變之禍，而謂即足以挽清廷之厄運，未可知也。

孟東野詩集版本考

錢大成
載傳安

孟郊詩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

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孟東野集無卷數。

宋敏求孟東野詩集跋：「東野詩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

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

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成池集二卷一百八

十篇；自餘不為編秩，雜錄之，家家自異；今總括遺逸，

隨去重複，若體制不類者得五百一十一篇，釐別樂府、感

興、詠懷、游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答、送別

、詠物、雜題、哀傷、聯句、十四種，又以贊書二系於後

，合十卷。嗣有所得，當次第益諸；十聯句見昌黎集，章

章於時，此不著云。集賢校理常山宋敏求題。」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記：「孟東野詩集十卷，：

：集宋次道重編，先時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

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

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成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

為編秩，雜錄之，家家自異；次道總括遺逸，摘去重複，

若體制不類者，得五百一十一篇；四覆案翟鈔本通考袁本作而十聯句不

與焉。一贊二書附於後，郊集於是始有完書。」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孟東野集十卷，唐溧陽尉武

康孟郊東野撰，惟末卷有書二篇，贊一篇，餘皆詩也。」

又於詩集類著錄孟東野集一卷。

文獻通考著錄郊集，全引郡齋讀書記語。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孟東野集一部，闕，塾本補。」

葉盛菴竹堂書目：「孟東野集二冊。」

強晟孟東野詩集序：「……提學楊按察遂菴先生以全

集不多見，出所抄本，屬商州梓行之。維時同知于君睿，

奉命惟謹，閱兩月工完，先生欲晟識其後，……於是乎書

。弘治己未春正月望日，後學汝南強晟識。」

毛晉孟東野詩集跋：「據舊跋，東野詩向有汴吳鏤本

五卷一百二十餘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餘篇，悉泯沒

無存矣。近來雜刻，舛謬多遺，不及四百；既從吳興得一

宋本，釐別樂府。感興，十四類，共五百一十有奇，系以

贊書，爲十卷；尾有常山宋敏求跋，真善本也！但聯句止有所思、遣興、貽劍客三章，而城南諸篇因已見韓集，不復具載；先輩云：此乃潤色退之耳！何必不載之本集耶？至一讀二書，已章章英華文粹，冊中妄用削去。湖南毛晉識。」

金犀帔文瑞樓藏書目錄：「孟郊東野集十卷 鈔。」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著錄孟東野集，不言卷數。

錢曾述古堂書目：「孟郊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孟東野集十卷 內府藏本 是集前有宋敏求序；稱世傳其集編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三百三十一篇，蜀人蹇濬所纂凡二卷一百八十八篇，取韓愈贈郊句，名之曰咸池集；自餘諸家所雜錄，不爲編帙，諸本各異；敏求總括遺逸，刪去重複，分十四類編集，得詩五百一十一篇；又以雜文二篇附於後，共爲十卷。此本卷數相符，蓋敏求所編也。」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孟東野集十卷 唐孟郊

撰 宋宋敏求編 明秦禾序 明套板本」

又外編：「唐詩百名家全集 席啓寓編俱仿宋刊本

孟東野詩集十卷」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孟東野詩集十卷 校宋舊

孟東野詩集版本考

鈔本余藏孟東野集二部，其一小板，係全部，而有修板。其一大板，係半部，而字體殊古拙，相傳爲蜀本。唐人集曾藏二劉殘帙，板刻適同，取校劉集他刻，多有誤字。孟集余未之校，茲見香嚴周丈手校蜀本，注明元藏本者是也。此本止有五卷，所校盡此，其中誤序亦多校出，是古人死校之法，妄人見之，詫爲異事，佳者宜留，而誤者宜去，何苦纖悉若此！殊不知日思讀書，正是一適，而誤之所由來，或字形相近，或字義兩通，遂有一作某云云，不則古人撰述，斷無可依違兩可者。自有兩本出，而始有一作某云云矣。因校此，復姑紀其校書大段如此。癸未仲冬。堯夫。在卷五末 黃復翁於乾隆甲寅秋得小字本宋刊孟東野集十卷於蔣賓嶋處，雖宋時已經修板，然在諸刻中爲最善；細校一過。又有舊鈔黑格綿紙，首題孟東野詩集，結銜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亦十卷；無總目，末題臨安府棚前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又復翁於嘉慶庚午購得殘宋刻孟東野文字當係詩字之誤集十卷本，目錄尙全，後五卷缺，出梁溪故家。卷中有翰林國史院書官朱記，亦俱借參校；終不如小字本之最精善也。嘉慶壬申，三月三日。香嚴居士周錫瓚記。此書予從香嚴後人借歸，命三孫美鎬傳錄香嚴手校本，宋本有二，香嚴已詳言之。今宋

刻盡去，惟舊鈔存，故復借校宋本傳錄，閱一寒暑而竣事。予覆勘亦復兩殊，上下册未必一輒也。道光四年，甲申五月十有九日。燒燭跋。老藁。均在末卷後

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孟東野集十卷 明嘉靖

丙辰秦禾重刻宋景定壬戌國材本於武康 汲古閣刻本 唐氏刊本 閱套板本 宋刻小字本孟東野詩集一卷半百十一行行十六字 黃丕烈藏北宋槧 汪氏有宋刻殘本」

陸心源函宋樓藏書志：「孟東野詩集 毛氏影寫宋刊本

案此毛氏影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刻工姓名及字數；卷中有「宋本」朱文腰圓印，……「毛晉私印」朱文方印，「子晉」朱文方印，「毛辰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虞山毛晉」朱文方印，「汲古得修綆」朱文長印，「子晉書印」朱文方印。宋序後有臨安府棚前北陸親坊前陳宅經籍鋪印一行。」

又：「孟東野詩集十卷附聯句 明嘉靖刊本（錄國材序）
秦禾序嘉靖丙辰」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孟東野詩集十卷 明刊本 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撰。詩凡五百十一篇，聯句後附讚一首，書一首，猶是宋次道所編之本，次道有序，舊藏披雲閣徐氏。卷首有披雲閣徐氏圖書麟趾栢谷諸朱記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孟東野詩集十卷 明宏治仿宋刊本黃堯圃百宋一廬藏有北宋蜀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陸存齋儀顧堂續跋載藏汲古閣影宋精本，題銜作平昌，不作武康，與此同。後有宋敏求題，題後有臨安府棚前北陸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前有目錄，後有宋敏求題，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此本亦前有目錄，後有宋敏求題，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惟無臨安府棚一行耳。其為翻雕棚本無疑。重刊序已缺一葉，中有「提學楊按察選菴先生以全集不多見，出藏本屬商州梓木行之，惟時同知於君睿按強晟原序於作于奉命惟謹，閱兩月工完。先生欲晟識其後。」此本蓋宏治時楊公一清刊於陝西商州者。」

又：「孟東野詩集十卷 明嘉靖刊本 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武康孟郊著。明進士文林郎知武康縣事無錫秦禾重刻。前有嘉靖丙辰秦禾重刊序稱：宋學士敏求摘去重複，及體制不類者，得五百十一首，彙為十卷。宋景定間，武康令國材成德用宋本刻之，彙得其集於郡氏之敬，因其宋刻而寶之。癸丑冬承乏武康，繙閱邑志，國無令聞焉。豈宋季師旅方興，忽不及錄歟？爰令杭士趙伯觀正譌重鈔，并錄國材原序及宋敏求序槧印。極古雅。」

張之洞書目答問：「孟東野集十卷 唐氏本 汲古閣本

明閩刻本

綜上所引，更據聞見所及，孟集版本共有下列數種：

汴吳鏤本 五卷，一百二十四篇。

周安惠本 十卷，三百三十一篇。

別本 五卷，三百四十篇。

咸池集 二卷，一百八十篇。

以上四種，自宋敏求本出，遂廢。

宋敏求本 十卷，五百一十一篇，分爲十

四類；又以贊一篇，書二篇，

系於後；並附錄韓孟聯句。

北宋蜀本 黃丕烈藏有是書。

宋景定壬戌刊本 宋景定間，國材成德刊於武康

，篇卷數與宋敏求本同。

宋刻小字本 一卷。據直齋書錄解題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

宋刻小字本 十卷。黃丕烈藏有是書

明弘治己未刊本 十卷，五百十篇。楊一清刊於

陝西商州。

明嘉靖丙辰刊本 十卷。秦禾據宋敏求本刊於武

康。或謂即閩套板本。

明閩套板本 十卷。嘗見中國書局書目著錄

孟東野詩集版本考

：聞北流十萬卷樓陳氏藏有是

書。

據邵亭知見書目著錄

唐氏刊本 十卷，入席啓寓所輯唐詩百名

家全集，係仿宋刊本。

汲古閣刊本 十卷。毛晉據宋敏求本影寫重

刊，刪去書二篇，贊一篇，增

補韓孟聯句。

舊鈔本 十卷。黑格綿紙。據周錫瓚說

以上皆據正史或藏書家所著錄者。

全唐詩刊本 十卷，採錄全部孟詩，而以其

聯句入聯句類，其樂府更重出

於樂府類。

著易堂刊本 十卷。清宣統庚戌，著易堂依

汲古閣本校定石印，天頭增有

劉須溪評語。

涵芬樓四部叢刊本 十卷。借杭州葉氏所藏明弘治

己未刊本景印。

以上三種爲現時之通行本。

遵義鄭氏鈔本 十卷。清鄭珍篤嗜孟詩，嘗手

自鈔本，題詩其上。

本則以第三篇併入第二篇。涵芬樓四部叢刊本於「贈韓郎

閩侯鄭氏鈔本

鄭孝胥亦嘗鈔孟集，題詩其上

中愈」題下作二首，而仍分作三篇，於第三篇注一本無此一篇。

以上兩種爲清代鈔本。

又，艇齋詩話云：「孟東野集古樂府有嬋娟篇云：「漢

孟詩之篇數捨聯句而外，著易堂石印本，涵芬樓四部

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妒嫉。」今觀顧況集中亦有，

叢刊本，皆僅五百一十篇。全唐詩則於卷一終多望遠曲一

疑非孟詩，似況諸體。」

篇，適符五百一十一篇之數。（皆以除去重複）

又按卷八，送淡公第一二兩首，與東坡集據三蘇全集本互見

孟集頗多謬誤，如卷二「獨愁」與卷六「贈韓郎中愈」

；然頗不類郊體。存疑。

第三篇辭句完全相同。全唐詩於「贈韓郎中愈」題下無首

各本詞句，亦復多互異。

數，而於第三篇末注一本連上第二篇作一首。著易堂石印

與王煖仲先生論嚴幾道書（續）

周麟瑞

（二）嚴先生發世運之說，謂聖人亦世運中之一物，能順世運而不足以轉移世運，誠爲達論，世運者，卽歷史上必然之果，雖聖者亦無能易之，而謂康梁能之乎，嚴先生又以孔子爲宗法社會之聖人，而致慨於中國脫宗法之晚，而罹今茲之厄，此卽後來錢玄同胡適輩，用以排擊孔子之第一義也，而嚴先生晚歲，又謂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宇，夫在先以憫中國之亂，而嘆不能早日離宗法之絆者，及後則又悲歐戰之厄，而嘆宗法聖人之爲不可及矣，夫宗法之成，天演淘汰，此世運之必然，然則宗法社會之聖人，其不能免於淘汰者，亦當然之勢，使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則不得爲宗法之聖人，不然，若者爲量同天地，若者爲宗法遺蠅，嚴先生又不別白言之，何以解人惑乎，夫嚴先生之學問文章，傾動當世，若鄙陋如晚，何足以知之，然嚴先生不云乎，亞氏嘗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真理勝於吾師，晚之發疑，亦此物此志耳，非敢喜謗前輩也，至嚴先生之學術，所以衣被後學者，至深且巨，得先生之譚而益彰，固不以晚之一疑而有損於日月之明也。

（完）

明代之閩派詩

彭天龍

閩詩萌芽於唐。名家於宋。成派於明。

觀棋山莊文續集卷二
自怡山館偶存詩序

唐以前之詩。以人立體。唐以後之詩。以地名派。而其揭揭然號於衆者。則自宋之西崑、江西、江湖諸派始。江西之派尤顯。則以主派者衆之故。明則有閩派。

觀棋山莊文
集卷四又答

額叔考閩中詩派。多以十子爲宗。十子者、福清林鴻。有

膳部集。長樂陳亮。有儲玉齋集。長樂高廷禮。有木天清

氣集、嘯臺集。閩縣王恭。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

狂歌諸集。閩縣唐泰。詩軼不傳。散見善鳴集中。閩縣鄭

定。有澹齋集。永福王稱。有風舟集。閩縣王褒。有養靜

齋集。閩縣周玄。有宜秋集。侯官黃玄。其集名不傳。皆

明初人。萬歷丙子。袁表馬燊同輯閩中十子詩。今案福建

藝文志鄭定澹齋集、陳亮儲玉齋集。均已佚不傳。

林鴻字子羽。四庫全書總目云。洪武初。鴻以薦授將

樂縣訓導。歷官禮部精膳員外郎。年未四十。自免歸。其

論詩主唐音。所作以格調勝。是爲晉安詩派之祖。李東陽

懷麓堂詩話曰。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

。蓋能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併其題目亦效之。開卷

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自立者

。指不能一再屈也。是在弘正之間。已有異議。蓋晉安一

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

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是其末流。且馴至爲世口實。然

鴻倡始之時。固未嘗不春容詰雅。自協正聲也。

王恭著白雲樵唱集二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恭字安中

。自稱皆山樵者。閩中十子之一。成祖初。以儒士薦修永

樂大典、授翰林院典籍。明史文苑傳附載林鴻傳中。其詩

凡三集。一曰鳳臺清嘯。乃官翰林以後作。此集及草澤狂

歌。則皆未仕以前所作。恭與同邑高棟齊名。同以布衣徵

入翰林。然棟出山以後詩。應酬潦倒。無復清思。恭則歷

官未久。投牒還歸。迹其性情。本耽山野。此集又作於田

居之日。故吐言清拔。不染俗塵。得大歷十子之遺意。其

格韻遠在棟上。當時次第甲乙。以棟居第三。恭居第四。

殆亦所謂恥居王後者矣。

王稱著虛舟集五卷。四庫全書總目云。稱字孟揚。元潮州總管翰之子。翰於明初抗節死。稱生甫六齡。其母教之讀書。洪武庚午。領鄉薦乞歸養母。成祖即位。徵至京師。授國史院檢討。充永樂大典副總裁。後坐解縉黨。下獄死。稱爲閩中十子之一。與解縉友善。其才氣學問約類似。卒同被讒譖以死。然縉詩頗傷剝直。稱詩恬和安雅。殆爲勝之。自述稱服羣聖。臆幽明。每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石遺室書錄云。解文毅集稱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白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

高棟著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棟一名廷禮。字彥恢。號漫士。永樂間自布衣徵爲翰林待詔。升典籍。明史文苑傳附見林鴻集中。閩中十子之一也。其山居時所作。名嘯臺集。入京後所作。名木天清氣集。棟嘗選唐詩彙。專主唐音。實與閩縣林鴻共開晉安一派。沿習既久。學者剽竊形似。日益庸廓。併瓶始者受詬厲焉。今觀嘯臺集詩八百首。尙稍見風骨。至木天清氣集六百六十餘首。大率應酬冗長之作。清氣之云。殆名不副其實。其初與林鴻齊名。日久論定。鴻集尙見傳錄。而棟集幾於覆瓿。蓋亦有由矣。靜志居詩話云。廷禮擬

唐。如薛稷鋪紹京之雙鉤。終下真蹟一等。

陳亮滄洲集。竹窗雜錄云。亮字景明。洪武間累徵不起。集多佚不傳。傳者十之一。如微風度荷香。霽月散林影。風生蘆葦鳴。水落洲渚廣。沙明日在野。林暝風起嶺。皆警句也。

王襄著養靜齋集十卷。案焦氏經籍志閩中十子詩、均作王翰林詩集二卷。襄字中美。閩中文苑小傳云。以鄉貢爲翰林院修撰。

唐秦著善鳴集十卷。案秦字亨仲。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官終陝西副使。

周玄著宜秋集二卷。紅雨樓題跋云。周微之爲林子羽高足。一字又玄。永樂間。以文學徵授禮部祠祭司員外郎。爲詩瓌奇悲壯。嘗賦揭天謠。酷類李長吉。其他作總不離盛唐聲調。微之與龍門高廷禮善。令蒼頭肩書數千卷。止廷禮家讀之。無何別去。盡其書曰。已在吾胸中矣。穎悟強記。又豈流輩之所及耶。微之生卒不可考。按王孟揚挽之詩云。早歲擅芳名。中年一官成。鶯花平日淚、煙月故山情。落魄嵇中散。倡狂阮步兵。可憐埋玉處。芳草傍誰生。孟揚死於永樂十三年。微之則死於孟揚之先矣。案焦氏經籍志。作祠部集一卷。又道光通志。既有宜秋集。

閩縣周玄著。又有宜秋山堂稿。閩縣周紘著。閩書云。永樂間、知麗水縣遷禮部員外。同閩縣。同姓周。玄紘音近。集同名宜秋。同官禮部員外。未知是一是二。

黃玄集亦不傳。惟袁表等所編閩中十子詩三十卷。採摭菁華。存其梗概。猶可以見一時之風氣焉。厥後輾轉流傳。漸成窳臼。其初已有唐摹晉帖之評。其後遂至有詩必有律。有律必七言。而晉安一派。乃至爲世所詬厲。論閩中詩者。嘗深病之。要其濫觴之始。不至是也。閩中錄云。十子爲一時之彥。繼而起者有後十子。福建通志所列十子名。與袁不同。要當以袁氏爲定。至於十子之先又有崇安藍氏兄弟。

四庫全書總目云。藍仁字靜之。明史文苑傳附陶宗儀傳末。仁詩規摹唐調。而時時流入中晚。蔣易作藍山集序。稱其和平雅澹。詞意融怡。語不雕鏤。氣無脂粉。出乎性情之正。而有太平之風。浮湛里閭。傲倪林泉。有達士之襟懷。無騷人之哀怨。卽屢更患難。而心恆裕如。雖推

之稍過。亦實近之。閩中詩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爲之開先。

藍智著藍澗集六卷。四庫全書總目云。藍智字。諸書皆作明之。而永樂大典獨題性之。當時去明初未遠必有所據。疑作明之者誤也。明史文苑傳附陶宗儀末。智詩清新婉約。足以肩隨其兄。五言結體高雅。儻然塵外。雖雄快不足。而雋逸有餘。七言頓挫瀏亮。亦無失唐人矩矱。與藍山一集。可稱二難。靜居詩話謂藍山藍澗集中。詩選家互有參錯。殆亦因其格調相近。不能猝辨歟。智集原目已不可考。觀焦竑經籍志所載惟有藍靜之集。而藍澗集獨未之及。是明之中葉。已有散佚。故杭世駿榕城詩話曰。二藍集閩人無知者。集本合刻。吳明經焯嘗於吳門買得藍山集。是洪武時刊。有蔣易張渠二序。而藍澗集究不可購。徐惟和輯晉安風雅詩。二藍闕焉。則此集之亡久矣。惟永樂大典各韻中所收尙夥。蒐輯裒綴。共得古今體三百餘首。雖編什不及藍山之富。而大略可以見矣。



評兩宋詞

阮真

詞至兩宋，作家輩出，並稱極盛。論者謂唐詩宋詞可以並駕。顧唐詩有盛中晚之分，體格愈降而愈下，宋詞則竟一代而迄未少衰，亦可見其盛矣。茲取南北宋詞家之尤著者而評論之：

宋初詞家，首推二晏。祖述南唐，工爲小令。老晏花聯一聯，詩詞並出，然旖旎動人，實以入詞爲妙。其詞曰：『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小晏足繼乃父之學。其臨降仙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鷓鴣天之『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又『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不減唐人風韻。毛晉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誠無愧色。歐陽修繼之。其詞亦出南唐，而加以深致。歐詞極婉麗有致，雖間作慢詞而特工小令，蓋皆出入花間者。其蝶戀花詞曰：『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金勒彫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

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其深得疊字之法，頗爲李清照所許。晏家臨川，歐家廬陵，論者爲詞家之江西派也。與歐陽公同時者，若寇準，韓琦，宋祈，司馬光，范仲淹輩皆能詞。然非深於此道者，可不論矣。

慢詞首創，當推柳永。其詞多纖豔，旖旎近情，使人易入。而音律諧婉，詞意妥協近俗，人樂歌之。故有井水飲處無不歌其詞者。永蓋當時之平民文學家也。其詞之尤著者若八聲甘州。曰：『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秋。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長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他若雨零鈴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玉蝴蝶慢之『黯相望，斷鴻聲裏，立盡斜陽。』竹馬子之『覽景想前歡，指神京，非煙非霧深處。』皆飄逸有致，不特工爲浮豔語也。與永齊名者爲張先，先亦工慢詞，以三影

得名。其謝池春慢一首爲最著，一時傳唱幾遍。詞曰：「繡閣重院，間有流鶯到。繡被掩餘寒，畫閣明新曉。朱檻連空闊，飛絮無多少。徑莎平，池水渺。日長風靜，花影間相照。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道。秀豔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鬪色鮮衣薄，碾玉雙蟬小。嘆難偶，春過了，琵琶流怨，多入相思調。」余謂子野詞不及耆卿之富麗，而風格高雅實過之矣。

繼柳張而起者，當推蘇軾、秦觀、黃庭堅、東坡詞豪放雄偉。胡寅則謂其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浩歌。超乎塵瑤之外。於是花間爲阜隸，耆卿爲興臺矣。余謂綢繆宛轉之度，亦爲填詞所不可少。胡之譽蘇不無過甚。蓋詞自晚唐五代以來，至耆卿而一變，至東坡而又一變，遂開南宋辛劉一派。蘇詞之以豪放勝者，實不勝錄。而以清麗高雅勝者，余最賞其水調歌頭一首。詞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軾詞多清麗，情韻兼勝，實在蘇黃之上。惟氣格少

弱。蘇軾最賞其郴州旅舍所作踏莎行詞。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從數。郴江幸自繞彬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又如滿庭芳之「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蔡伯世謂子野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情辭相稱者，惟少游而已。其言甚是。少游固是北宋第一作手也。黃庭堅小詞極高妙。顧以詩爲詞，故晁无咎謂其着腔子，唱好詩，不是當行家語，其畫堂春前段曰：「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損紅妝。」的是好詩。蓋詞貴纏綿，貴沉鬱，黃詞下則流於俚鄙，高則過於倔強。而矯健警俊處，以之爲詩則可，以之填詞則未也。故陳師道雖以黃九秦七並稱，而黃九終非秦七之比也。嗣後作者若賀鑄程垓毛滂李之儀輩，皆非專家，可不論矣。

北宋後起詞人，足爲一代之殿者，當推周邦彥。其詞渾厚和雅，富麗精工，善於融化詩句，渾如己出。如鎖窗寒詞曰：「暗柳啼鴉，單衣竚立，小簾朱戶。桐花半畝，靜鎖一庭愁雨。灑空階，更闌未休，故人剪燭西窗語。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遲暮，嬉遊處。正店舍

無煙，禁城百五。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儂侶。想東園桃李自春，小脣秀鬢今在否。到歸時定有殘英，待客攜樽俎。『幾乎無一句不是詩中化來，何等渾全自然。蓋詞至周氏已集唐五代北宋之大成，其餘諸家可不論矣。』

南宋專以詞名，得名最早，得詞最多者推辛棄疾。其詞豪邁，實學東坡。其佳者即置之東坡集中，殆無以辨。故人以蘇辛並稱。其尤著者若摸漁子詞。詞曰：『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天涯芳草無歸路。愁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簾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又祝英台近之『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流鶯聲住。』又水調歌頭之『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過揚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種橘千頭。』又西河之『過吾廬定有幽人相問，歲晚淵明歸來未。』劉克莊謂其所作，大聲鐘磬，小聲鏗鉤，橫極六合，掃空萬古，其體態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七之下。洵非過譽。與辛同時而學其豪放者，有陳良劉過。然猶未能及之也。

與辛同時而同為朱熹所推重者為陸游。楊慎詞品謂其雄快處似蘇，纖麗處似秦，毛晉又謂其超爽處似辛，陸詞蓋驛騎乎蘇秦兩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者。其所作若采桑子詞曰：『寶釵樓上妝梳晚，嬾上秋千。閒撥沉煙。金縷衣寬睡髻偏。鱗鴻不寄遼東信，又是經年。彈淚花前。愁入春風十四弦。』又如漁家傲之『東望山陰何處是。往來一萬三千里。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真珠簾之『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陽鷗鷺。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換得青衫塵土。休顧，早收身江上，一簑煙雨。』其意高，其言雅，放翁並以詩名，故與詞人之治蕩者有殊。並時作者如丘崇俞灝，皆不及也。

朱熹學者，顧其詞則洗盡千古頭巾俗態。其水調歌頭詞曰：『江水漫雲影，鴻雁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渺烟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須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用辛苦怨斜暉；不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巖。與問牛山客，何必淚沾衣。』此詞氣骨豪邁，則俯視蘇辛。音韻和諧，則僕命秦柳。余嘗戲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製曲，若朱氏者，則兼之。

矣。爲朱講學友，而以詞名者。如王庭珪以雅健勝，呂本中以工穩稱，而胡銓則與寄幽遠，他如周必大，劉光祖，黃銖，陳起，孫惟佳，洪咨夔，魏了翁，徐照，郭應西輩，可不論矣。

宋末大家，足爲南宋之殿者，姜夔，張炎，王沂孫，史達祖，吳文英，周密是也。姜詞清淡雋永，而音律和諧。昔人謂秦柳工綴，不離閨闈，蘇辛豪邁，每軼繩尺，惟堯章一出雅正，適得其中。其鬲溪梅令曰：『好花不與殢香人。浪鄰鄰。又恐春風歸去綠成陰。玉鈿何處尋。木蘭雙槳夢中雲，小橫陳，謾向孤山山下覓盈盈。翠禽啼一春。』又如揚州慢之『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點絳脣丁未過吳淞作結句之『今何許，憑闌懷古，殘柳參差舞。』其感時傷事，蓋有無窮哀感焉。

張炎詞空靈婉麗，其感傷時事與白石碧山同一機軸。其玉田詞三百首，觸手珠璣，欲選一二首以概之，殊非易易。茲姑錄其南浦（春水）一首。詞曰：『波暖綠粼粼，燕飛來，好是蘇堤纔曉。魚沒浪痕圓，流紅去翻曉東風難掃。荒橋斷浦，柳蔭撐出扁州小。回首池塘青欲徧，絕似芳中芳草。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新綠乍生時，孤村路猶憶那回曾到。餘情渺渺，茂林觴詠如今悄。』

。前度劉郎從去後，溪上碧桃多少。』此詞深情綿邈，意餘於言，自是佳作。又其解連環詠孤雁首段曰：『楚江空晚，悵離羣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筆力橫空，是何等氣度。玉田詞空靈而絕不浮滑，不許他人學步。蓋其用意深遠，琢句精工，自其獨到處也。

王沂孫詞多清麗高雅，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其寄慨情深，與白石玉田同調。其齊天樂擬賦蟬曰：『一襟遺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宇。乍咽涼柯，還修暗葉，重把離愁低訴。西園遇雨，漸金錯鳴刀，玉筍調柱。鏡掩殘妝，爲誰嬌鬢尙如許。銅仙鉛淚似洗，嗟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容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高，頓成淒楚。謾想薰風，柳絲千萬縷。』又慶宮春水仙結句曰：『試招仙魄，怕金夜搖簪凍折，攜盤獨出，空想咸陽，故宮落月。』極淒涼哀怨之致矣。

史達祖詞，姜堯章謂其奇秀清逸，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蓋全祖清真者。其玉樓春詠梨花曰：『玉容寂寞誰爲主。寒食心清愁幾許。前身清淡似梅妝，遙夜依微留月住。香迷蝴蝶當時路。雪在秋千來往處，黃昏猶着素衣裳，深閉重門聽夜雨。』清圓安帖，情詞俱到。而其善

於運化唐人詩句，亦不減清真矣。

吳文英詞，空靈奇幻，宏博絕麗，於超逸之中，見沉

鬱之思也。其解連環留別姜石帚曰：『思和雲結。斷江樓望曉

，雁飛無極。正岸柳衰不堪攀，忍持贈故人，送秋行色。

歲晚來時，暗香亂，石橋南北，又長亭暮雪。點點淚痕，

總成相憶。杯前寸陰似擲。幾酬花唱月，連夜浮白。省聽

風聽雨笙簫，向別枕倦醒，絮颺空碧。片葉愁紅，趁一舸

西風潮汐。歎滄波，路長夢短，甚時到得。』其運意深遠

，用筆幽邃。鍊字琢句，殊見工夫。雖謂如韓文杜詩，無

一字無來歷可也。

周密詞刻意學清真者，字句頗得其似，而氣格絕不及

之，其詞着筆清麗，用意綿渺。其一夢紅登蓬萊一闕，雖

清真白石亦無以過之。詞曰：『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

意未全休。鑑曲寒沙，茂林煙草，俯仰今古悠悠。歲華晚

，飄零漸遠，誰念我載五湖舟。磴古松斜，厓陰苔老，一

片清愁。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洒東州。故國山

川，故園心眼，遺似王粲登樓。最負他秦鬟妝鏡，好江山

何事此時遊。為喚狂吟老監，共賦銷憂。』草窗夢窗旨趣

相侔：所作亦不相上下，時人以二窗並稱允矣。

上舉六家之外，如高觀國、黃易、施兵、陳允平等。

各以能詞稱。詞林羣彥，於斯為盛。閔秀中如李清照、朱

淑貞、孫道絢，皆工詞。而清照尤為特出冠軍。

余於斯篇，僅取兩宋詞家之尤著者，評其概略而已。

故於北宋之初取二晏一歐，中則取秦柳蘇張黃，末則獨取

周美成為之殿。於南宋則取辛陸朱三家。南宋末則取姜張

王史吳周六家為之殿。兩宋詞人之卓卓者，殆盡於此矣。

光燾脞錄

黃光燾

梁任公(啓超)輓李文忠公(鴻章)聯曰，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茫茫浩劫，野遼神鶴顧何之，輓海珠三烈士聯曰，納公規若豪髮，貽公謗若邱山，相負如余，願世世無相友，盡其才為張良，潔其身為龔勝，非命而奪，疑蒼蒼者非天，二聯各擅其妙，學人餘技，固不同乎凡近也，再蔡松坡(鏞)輓海珠三烈士一聯，造語奇硬，可與梁作相頡頏，聯曰，才如碩果，勢若弈棋，希合而支持，乃聚而殲絕，君等飲彈，吾亦吞炭，與生也廢棄，寧死也芬芳。

夢茗盦詩話

錢萼孫

同門黃君兆寰。今春一面忽忽。未及深談。別去以七律數章寄示。則皆悲婉如黃仲則。所謂滿紙秋聲者。錄其二首。秋夜云。愁緒縈懷賴酒澆。那堪秋夜倍無聊。山容病骨同消瘦。燈影羈魂共寂寥。負笈何曾恆兀兀。寄書應自恨迢迢。傷心碧海青天月。一角危樓且弄簫。將去都門云。都門於我總無緣。雨度來遊不半年。此日又將懷刺去。當時何苦爲名牽。傷心親老居人下。轉眼秋歸在客先。無奈囊空兼阻雨。淒淒旅舍尙留連。五六用唐人而變其意。丙子元旦大雪詩。有粉飾徒勞慶太平句。亦佳。

清代嘉興有三大詩人。竹垞、蘧石、乙庵。鼎立於三百年中。瑗仲於三家外。亟稱吾家衍石先生之作。先生所著有閩游、北郭、澄觀、定廬、刻楮、旅逸、小稿、凌稿、諸集。舊刻止刻楮、旅逸兩種。閩游、定廬兩集。則近歲始刊行。其詩清新澀奧。不作猶人語。嘉道間詩風卑靡。衍石獨爲宛陵山谷於舉世不爲之日。甯非豪傑之士。同光以後。宋派盛行。未始非蘧石衍石。有以啓其先已。

衍石閩游集二卷。爲嘉慶辛酉以前幼年從宦自京入閩之作。刻畫山水。別具仙心。七絕尤妙。錄其雨中虹橋泛舟族父東堂

先生同作六絕句之二云。湖風搖曳看雲興。一紙輕陰畫不能。斜日不來苔磴赤。坐茅人語挂漁罾。勝概千年訪蜀閩。醉翁不見獨相羊。山頭雨歇一蟬語。漠漠野花搖夕陽。山行二絕云。雨絲吹暝溼微茫。松徑連天一髮長。決起輿前雙白鷺。衝烟先我入斜陽。濃翠天開識午晴。俄聞浙瀝響簾旌。清泉百道竹千个。併作四山風雨聲。步大竿嶺云。舍輿徒步上層岡。左右琅玕雁鶩行。一陣飄蕭風葉響。碧雲如絮溼衣裳。江山道中重午云。千里歸來節候殊。入山未佩虎神符。江郎欲雨林烟暗。數點朱櫻照客途。自然深秀宋人高境。建陽溪閣晚眺聯句云。四圍烟靄出山城。岷山顯有無數峯巒。笑晚晴樹影黏天。江一髮儀溪光抱岸屋三椽。人如烏借喬柯宿。有塔與山爭夕。照明水枕新涼聊取適。吉渡頭明日板橋成。有好句如繪。晴韻尤特絕。

定廬集爲嘉慶庚辰至道光己丑十年之作。諸貞良宗得諸市攤。因而傳刻者。其詩清新澹逸。諧之以情韻。七律如七月二十日書感云。眨眼驚心七七期。百年世事豈勝悲。憐飛古寺出游夜。淚盡秋鐙無寐時。刀尺新涼紛小婦。簡編殘字泣孤兒。定齋白髮

三千里儻有魂歸慰母慈十六日移柩於長椿寺後寮定齋見南湖集八月十五日病起
 書云危疾中宵兀自驚起來萬慮一空明秋心哀樂教風掃道眼
 榮枯與水平簿領但充青史讀書圖如待白雲生老須幾兩登山
 展漫想烟霞悅性情野雲蘭雪約爲西山之游重寫哀四首之二云京邸奉親
 纒七載悲歎歷歷此房櫳種花娛晚聽春雨候藥驚心坐曉風故
 鏡未移悲罔極靈旛重上恨何窮臨危尙憶先姑語不得扶持末
 路同銜悲善病已難勝百事如何一手憑曉課丹鉛紛擁案夜聲
 刀尺靜依鏡蔗生均愛中無強養食長甘晚更能兒女他年誰報
 答繞牀空是淚橫膺次韻玉水五月二十一日作玉水以下申五月二十一日出戌明
 年是日云哀逝同聲嘆雨陰憐君西走寒垣深征衣萬里縫無恙
 悼亡聞訊逾年病不樹破夢莫成生死別觀空何恨去來今人間呼
 須臾事且逐風荷一散襟離孫云離孫四歲周三歲眉宇疏清頰
 映紅見客愛將詩作問入祠自詡拜能工眼看程課隨諸叔心冀
 聰明跨若翁下學未妨仍劇戲替攜竹馬鬧春風白蓮云凌波獨
 立渺傾城翠徑低迷惜蕙蘅雙槳乍迎明月上一盒遙倚晚烟明
 水雲香影空無際鷗鷺因依淡有情却恨紅衣漸零落涼宵還共
 露盤擎七絕樊川詩意圖野雲作二絕句云幾年游覽滯他州陰
 整涼雲動早秋淇淇長江無倚薄美人樓上指扁舟離心知不惱
 瞿曇鄉夢依依舊徑諳落日朱欄何處倚雁聲如槽下淮南殊覺
 有情致不專以枯筆寫松者

刻楮集詩衍石庚寅辛卯壬辰二年中之作五古如七月十
 六夜作云風雨夏秋交炎涼迭爲柄連宵豁昏霧適我乘月興高
 瞻玉宇深小好微雲淨藹藹唯幌通離離筒桂映斜漢欲侵輪中
 宵尙懸鏡維時火西流肅肅霜氣勁謝琴久懷人枚發方已病風
 音雁高翔草語蛩雜應早計念深閨機聲動寒槩秋雨偶然作云
 遠士感秋風愁人畏秋雨屢夕夢故人惻惻相慰語其聲連哀蛩
 落葉雜悽楚覺來聽殘更歸魂響林莽輾轉意漸平清味回千古
 乃知涼風佳賴爾滌肺腑稍稍動鄰鐘飢鳥啄檐曙著履香村來
 相從話農圃古人去已遠風采託簡編所託良可危至喻聞輪扁
 深思出綵卻歷歷宛在前事外觀所尙遺音若相宜青山骨任朽
 神理終綿綿長風知蘭芬烈火知玉堅貞居守窮巷跡絕無炊烟
 沈沈秋雨此意誰當傳春郊放牧云春風綠無際適性任所之
 本非別家牛不離此山陂牛前我則見我後牛不知讀黎二樵詩
 云黎簡生盛世獨抱古憂患蚌蚶胸中山神工日鑿鑿到京一宿
 去老死不期宦心孤蕩江海家餓賣林礪好色好山水身擲烟蘿
 幻萬言立紙上雪明倚天劍富貴工俳詞相視孰鸚鵡俱北宋高
 境長古如窖之水行王孝子詩俱脫胎漢魏而變其貌又如三月
 八日復入法源寺贈普照兄句云菩薩大威力自攝一心耳檀施
 彼衆生攝心在家裏心心還其家還家樂如是我思虛空中何者
 可議擬人間一大事搬柴與挑水一墮生死見如何出生死有藥

卽有病。天馬不受。筆朱野雲。憩心齋次。姚中丞前句云。安禪不落。空真得。非強制。放心以爲。達南轅。適北剷。用心不得。休秋成。竭夏。稅又云。將心去。覓心幻。影空較。計役物爲物。役天職。懼凌替。俱通。禪理有味外味。

衍石七古。力追宋人。能合宛陵雙井二家之長。刻楮集中如

裴山兄山水長卷。嘉慶戊午秋自蜀之粵西學使任江行舟中作。兒女德容乞詩云。蜀山如龍。蜿以舒抱。江入腹。荆門趨。纒連。特起。各殊狀。凌崖險。絕懸城。邛豈知。潺湲雪浪。千尺底。綻風一葉。飄鷗。鳧。是時杪秋。登成都沿江置驛。通夔巫。天寒潦霽。灘露脊。空冷峽。夜猿吟。孤懷坡。悼谷。泐千載詩心。鬱勃形。諸圖桂林。歸來任益重。整齊風俗。煩馳驅。太行中條。西攬轡。復跨嶺。嶠浮湘湖。好山當前。意不屬。窮檐蒿日忙。朝晡。偶然走筆。應客請。咫尺萬里。無須臾。猶有清涼五山染蒼翠。寸忱自竭。登金鋪。辛未春兄寫五臺山圖進御行在人間尋丈之卷。那再得。弱女寶之二紀。逾湯湯。磊磊出胸膈。白雲在天。如可呼。白雲在天。如可呼。使我淚眼看。看糊。嗚呼。此筆人間無。李笑翁歌云。市中有人。儒非儒。長裘破帽來。徐徐與語。不答笑矣。乎大笑。天風吹笙竽。小笑碧窗語。唱于長笑。疊疊如貫珠。短笑掩口而盧。胡元元之苗名。則無。女子識康康。非夫名。以笑翁衆所呼。千年士龍調。不孤。往者跨馬。崎嶇。蒼莽不辨。秦漢。八川沿覽。拾磁硤。囊盛之。歸壓馬。猪時拈一片石。久枯。細看脈絡。噴體膚。一笑。此中

有蓬壺。九門蕩蕩。空無徒。朝出誰訪南鄰朱。暮出誰訪南鄰朱。走入樹林。數上幾株。踏沙藉草。歡鳥。久久不知寒日徂。少嘗誦書。老亡通。忽話百源。談慈湖。斷續古。影空中。幕常日晏。坐守繩樞。其容。有睥其衡。町對之。人人。心怡愉。滿堂大樂。無向隅。絕倒。包老嬉。唐。欄笑之。益人。有是。夫我歌。笑翁歌。其。轟。翁以。笑。名。良。區。區。次。首。一結。最妙。律句。如。長。蛟。骨。立。古。梅。勁。饑。鶴。聲。穿。山。月。高。白。雲。潤。道。吟。舟。遠。古。月。村。林。酒。價。高。歸。夢。湖。山。如。畫。木。側。身。天。地。幾。詩。豪。調。琴。政。美。須。傳。譜。扛。鼎。文。雄。却。畏。名。游。禽。宿。藥。銜。紅。雨。乳。犬。晴。闌。臥。綠。雲。在。路。更。憐。兒。女。累。看。山。那。慰。別。離。心。松。聲。澗。影。時。喧。寂。硯。沼。琴。臺。意。往。還。俱。宋。人。勝。境。題。寶。真。齋。法。書。贊。絕。句。五。十。首。淹。雅。可。誦。

旅逸小稿乃衍石壬辰出都癸巳薄游嶺表舟車羈旅之作

寫景之作。最多且工。長古如。明湖紀游。同沈台簪。大令吳梅岑。孝廉。仲家淺記。事。實。應。道。中。舟。再。破。晨。游。峽。山。飛。來。寺。等。皆。佳。短。篇。如。獨。游。五。龍。潭。云。興。言。城。西。泉。趵。突。此。其。兩。蠅。輪。潛。既。深。噴。飲。沫。復。上。映。橋。懸。小。紳。絡。石。厲。清。響。喧。聞。境。暫。寂。陰。翳。益。爽。江。南。遲。歸。思。歷。下。休。塵。鞅。時。爲。亭。觀。游。值。此。山。泉。賞。雨。行。無。與。共。禽。語。晚。天。朗。鑄。琅。玩。壁。間。風。葉。一。俯。仰。淪。漪。聊。酌。今。巨。構。誰。念。曩。譚爲唐翼國公故。灘。行。云。靈。宵。所。不。到。餘。怒。猶。震。鼓。編。卽。氣。何。雄。高。唱。踏。風。雨。脫。爾。雁。聲。聞。衝。炮。卜。柔。櫓。泊。湖。鎮。云。黃。花。娟。娟。媚。白。石。十。十。五。五。岡。

阜赤亭亭孤塔立當塔頂迴翔鶴一隻殘梅彌岸春霧陰維舟
 日暮愁人心不知何處龍邱隱清皎淺流日夜深過彈子磯不得
 泊云滇江月生帆影臥倚舫晚飯青山過翠壁有光驚入座林竇
 嶽峯洩雲破長年是彈子磯佇想玉女開雙扉快帆欲挾青山
 飛却訪山中待蚤歸律句如千佛山光村店綠初冬天風午風晴
 井泉不受閒題品木石長含古性情小車隔隴見帆影連舍對湖
 來犬聲稍急野風枯柳拜漸沈山翠夕陽平人家帶樹依山半嶽
 氣爲雲墮馬前沙原過雨偏無涼林舍生烟似有山投石亂流喧

數驛積霜連岸守千鐘映日魚跳松岸水隨風蝶亂笑吐烟溪烟
 翠塞疑無路山寺紅開喜乍晴夜步雲端攜稚子寒憑松頂俯中
 原絕句山行晚憩云雪飛剛道遠還分晚色溪山半化雲小憩茅
 亭松竹暗烟巢猶有一禽聞蕭枚生寄廬鏡影圖云奇士清裁遇
 合疎曠觀天地一蘧廬海南風霧江南雨但映寒鐙自著書俱清
 勁逼宋人塵土之氣洗鍊殆盡李愛伯日記謂其斧鑿痕太多未
 能名家非確論也

書許文肅公事

沈 初

庚子之亂，孝欽后信義和團，大臣皆昏瞶。袁忠愍許文肅二公以持正議，具朝衣冠斬於市。西人稱之爲二義士。吾師太倉唐尙書，嘗慨之。因爲言許公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事，尤足見其外交才，而可爲深痛惜者。先是，京師交民巷尙爲我所有。使館雖駐於是，而修整道塗，則步兵統領衙門任之。北地故多驢車，載重或至數百斤，所過地輒窪陷。使館因牒請禁華人車入交民巷。師詢公。公徐曰：「此易事。答以修整道塗，原利華洋通車；禁之，兩俱未便，足矣。」又陰令驢車過重者不得入城。使館果無以復難。會德宗燕諸使於內廷。諸使先以攜譯人爲請，袁忠愍公引體制駁之。及期，將就席，又請。袁公作色曰：「內廷非外朝比，格格郡主福晉在。」時俄使領班，憤然曰：「若向夷狄我，然今非甲午前矣。」公在側，遽曰：「笑話！笑話！一酒食事耳，何至發偉論如此？」皆笑而罷。余嘗從師假袁公批點本左文襄公全書，硃筆爛然，想見其爲人。今又聞許公事，益慨念不已。惜通敏之姿，不竟其用，乃反惡於當世，而至於死也。

記桂林之游

陳柱

自蒼梧解纜。帆腹方孕。櫓聲亂雁。青山夾岸。綠髮長眉。臨水作鏡。翩翩自憐。凡二日。抵馬江。地如半島。居戶星稀。炊烟數條。因風斷續。信宿而去。層松亂竹。被嶺填壑。青翠上流。雜以紅葉。益見玲瓏。倚枕看山。久不知倦。俄而水聲滂湃。舟人哀號。手足顛亂。如臨大敵。孤舟飄搖。坐不得定。知是上灘也。舟人告子曰。是爲羊灘。行三日抵昭平。再行上松陵峽。箭流雷激。石浪雲飛。舟子氣竭。咫尺不弄。水小于海而險于海。石猛於虎而餓於虎。纜命東牽。船益西向。稍一不支。便膏石齒。諺所以有拚命上松陵。十有九不生之言也。自此以上。所經有稱鉤。竹港。下桂花。上桂花。怒。飯。勞力象棋。大黃牛。小黃牛。大弓。金雞。白馬。上標。小貝。大貝。七里。大峽。小峽。話灘。每上一灘。叫呼之聲。如萬馬同嘶。和以鄰舟數十。又如秦人坑趙長平之卒。哭聲震天地。令人神凜骨驚。忽而齊聲曼唱。又如樂作。則灘盡出險矣。又閱二日。抵平樂。恭城河與灘水合流處。頗

似蒼梧灘江與西江合流處也。又三日。抵陽朔。經留公塘。凡前所經。川流皆峽。至此河面忽曠。局勢頓開。有如湖然。故以塘名。陟岡登寺。無數遠峯。咸集眼底。高者如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靡不肖焉。橫者如獸。或如羣羊出牧。爭走後先。或如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玲瓏如玉。叢集者如篁。遠樹疑人。山樵似狄。水則百尺見底。彌望無波。白石搖搖。如在水面。游鱗上下。如在空行。愛不忍舍。裴回數圍。忽以黃昏。維舟山下。酌酒山邨。釣魚曲渚。二三詩徒。陶然便醉。清夢才就。淒然又醒。微聞灘聲。遙和鶴叫。愛其清冷。倚檣而吟。漁鏡三兩。如星隱現。山疲欲睡。月寒依人。團團白露。催我二毛。歸戶就寢。逾時欲旦。白日未出。先之以霞。羣峯冠之。如芙蓉萬朵。卓立天池。不知何處。更得此美麗。雖萬西湖。豈能易哉。行未遠。抵馬山。一名畫山。千丈懸崖。如家壁立。舟人云。有馬十二匹。人僉貴者見馬愈多。岑春蒼能見十四。予言能見十一匹。舟人不信。曰。先生

豈能貴於岑春煒。予曰。岑所貴在官。我所貴在我。舟人

不能解也。二日。抵桂林。山勢更偉。氣象萬千。逸不及

留公塘。雄乃過之。千峯萬嶂。爭長追高。直欲雄據青天

。自爲邦國。飲漢吞日。以爲生活。豈止千巖競秀。萬壑

爭流。留公塘如約綽處子。桂林如燕趙悲歌慷慨之士。留

公塘如晉宋人。桂林如秦楚之際人。留公塘如讀李長吉詩

。桂林如讀孟東野詩。留公塘如讀世說新語。桂林如讀項

羽本紀。留公塘如二王墨妙。桂林如北碑。

登獨秀峯。金虞詩所謂峨峨玉笄班。獨秀如卓筆。其

高六十尋。而袤五之一者也。山在王城內。孤標特立。氣

欲干雲。遠望諸峯。環拱而朝。山下有讀書巖。顏延之讀

書處也。有石刻黃山谷書五君詠。顏詩險澀。黃書聳拔。

亦足以況桂林諸山。西麓有太平巖。俗名劉海洞。又有雪

洞。在山之西壁。石乳下垂如雪。

伏波山。兀立江濱。高可千丈。與獨秀峯可稱南天雙

柱。遙相顧盼。上有伏波將軍祠。下有還珠洞。洞下臨淵

。其深百尺。水齧山根。波搖山影。山之綠與水之綠相加

。其和如萬丈碧玉。平鋪江面。紅日卓午。金光煥發。吾

嘗登山巔。得句云。孤峯敲白日。墜水作琉璃。後竟不能

續也。還珠洞。去水面不深。非舟不達。廣十餘丈。夏夜

飲酒。涼氣滌人。雖一石亦不醉也。

七星巖。七峯位如北斗七星。故名。下有巖曰棲洞霞

。初抵山前。萬樹迎人。風吹綠動。作招手狀。巖口函然

。如人張口。內高廣可數十丈。石皆作駭濤形。窗日斜窺。

又作雲霞色。疑女媧氏時天卽似此也。上有巨鰲。負天而

飛。巨口長尾。或曰此古代鯨魚化石也。理或然矣。束柴

作鐙。魚貫進洞。洞口甚小。低者蛇行。高者援攀。每過

一小口。則穹然洞開。如阿房長楊。大者或數倍。奇石無

算。皆石乳所成。盡作龍鱗形。有由下而上者。有自上而

下者。有上垂下指如張齒者。有上下相連如柱者。其形有

如月者。如劍者。如豆俎者。如牀几者。如硯者。如筆者

。有如鐘鼓者。伐以巨石。此鳴彼應。聲回回如春雷然。

有如鳥者。有如獸者。有長而蜿蜒如游龍者。有高而落落

如長松者。翼然起者如飛鸞。翻然旋者如舞鶴。幽思者如

征婦懷人。怒髮者如壯士去國。有靜如佛者。有玄如道士

者。有如孫大娘舞劍器者。有如王景略捫蝨而談者。有如

農人耕田者。有如漁父張網者。凡長人封狐。雕題黑齒。

雄虺九首。以及鬼夜哭。馬生角。雞三足。臧三耳。卵有

毛。丁子有尾。均有鬚。昔以爲誣。今皆實有。下有澄潭

。潛流千里。或云通湘之九疑也。其深不測。墜以石。則

降降數十擊而後息。蓋每墜一石級。擊石一響。俞深則響俞微矣。委折凡數十迴。如數十抵天地。彫刻衆形。出造化意外。微光一點。遠望如星。行抵石橋。忽穿山背。其水清冷。觸之如冰。飲之者有夷齊之志矣。禹潭不滿，湯燠不枯。出洞登峯。七凌其五。倦雲屢墜。驚石欲飛。

桂山在城內東北隅。古多桂樹。故名。桂林之得名。當亦以此。山有三峯。或曰。前峯昂昂如獅首。中峯宛轉如獅身。後峯巖窅如獅尾。然則何不一名獅山乎。巨石片

片。如役萬夫所斲。故又名曰。疊綵山。山上有洞。曰風洞。一穴噓氣。雖夏猶寒。何必萬竅怒號哉。穿洞而望。則堯山隱天。孤高自賞。灑江如帶。繚山成圍。

關雞山在灑江邊。抗敵之意。令人肅然。是在遠觀耳。象鼻山。亦名灑山。在城南二里。何來香象。獨立江中。掀鼻成巖。空明如月。舟逕其內。如游月宮。嗟乎。天月如水。水月如天。如此人間。何必天上。

金石瑣錄



蘇瑩輝

安邑貨二金

面文「安邑化二金」，
背文「安」字，路史：
舜禹皆都安邑。或即
虞夏時物，背復有「
安」字者贖金，釋文

言所以別於倒書者也，不識不知之民，豈諳文義，正書倒書，布之貴賤分焉，即背文以示區別；俾易識而無濫用，前民利用之精義寓焉矣。其說頗近理，特備錄之。

朱節母蕭太夫人八十壽序

王保護

歲次丙子。不佞藁筆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以古文詞教授生徒。有高安朱生存養者。恂恂儒雅。文筆斐然成章。余器而賞之。一日。手其徵文述略。鄭重而請曰。家祖母今年八十矣。某月某日。爲設帨之辰。養少失所怙。學業未成。愧無以顯揚其親。願隨伯父母及吾母之後。奉觴爲壽。稍博老人一日之歡。敢乞先生一言。歸爲重堂獻。可乎。余不工流俗酬應文。尤不善頌禱。顧以太夫人之懿德節行。足以勵薄俗而式家邦。則又惡得以不文辭。太夫人蕭氏。爲前清名進士芷蘭太守之女。幼姻母教。兼秉庭訓。盡通四子五經。嬾於沛國。作配潤之先生。時則年甫逾笄。癸砧多病。太夫人小心翼翼。百方調護。上事舅姑。下育兒女。辛勤如農家婦。井臼操作。未嘗假手臧獲也。年三十。遽賦柏舟。日夕哀號。至於引帶自經。滯斷身墮。恍見夫君涕泣囑以事親撫孤爲重。乃矍然起而強自振厲。誓以維持門戶爲己任。延師課子。督責綦嚴。又能好行其德。鄰里之貧乏殘疾者。輒周濟以卒歲。子幹卿旣成立。

不幸早世。時復連喪壻女及長孫。太夫人痛遭家不造。喘喘腸斷。屢瀕於危。竟以傷感失明。蓋其老懷不堪問在。迨次孫存養稍長入學校。太夫人亟以親師取友勸讀儉用爲訓。癸甲之間。共匪擾贛。田園荒蕪。存養藉舌耕以養。亂稍定。太夫人諭以求高深之學。命負笈來錫。且曰。吾聞校長唐公。今世大儒也。小子勉之。異日當傳道於吾贛矣。存養之所述蓋如此。抑不佞有進焉。夫行莫大於孝。事莫艱於節。而於家庭多故。處九死一生之境。以承先啓後者。此爲節婦所尤難。太夫人是已。竊嘗謂婦人以節爲重。男子又豈容其失節。前朝於節孝之婦。必加旌表。迄今尙有褒揚之典。不特爲激勵婦節。亦以愧丈夫之無節者也。自政體變更。而士大夫之名節。等諸弁髦。所謂節者。僅僅於一二婦女見之。馴至邪說所蠱。婦女亦無所謂節。此倫紀之所以淪亡。而大有載胥及溺之懼也。吾願存養凜然於太夫人之節行。有以激發其氣節。以爲中流砥柱。而不沾沾於世俗所謂顯揚者。則太夫人之榮譽令名。方

垂諸百世而不朽。豈特耄耋期頤之壽考已哉。因詮次其行。夫歌松頌柏瑤鼎瑰華之語。則非余之所能爲已。誼。俾後嗣子孫世守弗替。卽書之以爲爾日一觴之助。若

白梅村隨筆

李醉芳

古人住往有偶得佳句，而其後乃成識語者，蓋文以足言，言爲心聲，惟其偶得，乃心之誠，心之所志，則事機隨應矣。是知詩詞雖小道，亦不可苟作也。茲略誌數則，藉以補白。王衍未歸唐前，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詞，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暮更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依聲和之，衍之本意，言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又在蜀製一新曲，名：「萬里朝天。」意謂人皆萬里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真萬里朝天之驗矣。蜀孟昶歲除日，題一聯於寢門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後蜀平，宋以呂慶餘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節名也。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其賦野花詩云：「多精樵牧頻簪髮，無主蜂鴛任宿房。」觀者雖皆驚賞，然知其將不保貞素，後竟更數夫，流落而終。寇萊公少時送人詩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晚年謫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觀其四至，而東南至海，則十里也。宋李端愿，置酒高會佳客，召學士孫巨源，求長短句，孫舉筆書，從者告以將鎖院門，孫匆匆作數語云：「城頭上有三琴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斷腸處，卻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竟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蘇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宋子京守蜀時，有詩云：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果不入兩地。秦少遊所作詞有句云：「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宰相曾公見之曰：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遊下世。宋徽宗中秋後，在苑中賦閒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傳示臣下，咸頌贊不已，然次年金人犯順，竟成金世界矣。

詩

辛酉冬作

顧惕生

石頭城畔大江濱。剩說樓霞話種因。往古來今皆彼岸。牽天繫地是吾身。英雄肝膽酬千聖。菩薩心腸翼萬民。此願無窮樂無極。甘摩踵頂證能仁。

庚桑洞

錢夢孫

前洞雲全集。後洞雲洩宜。陰崖中百轉。雲石相摩研。我從尾闕入。墮險疑墮淵。冰窟寡悅象。生氣蝕不全。風輪谷底盤。驚魂攝雷顛。以燈爲日月。吹烟到九泉。溼露沁空冥。青紅交隱鮮。山鬼弄媚妝。奇醜返古妍。睨壁掠蝠影。灌頂垂蛟涎。赴壑學蛇行。穿石如蠅旋。左右洞胸腋。脈絡相鉤連。膩滑不留趾。嶙峋時壓肩。轉逕忽豁開。人鬼判一天。出幽造堂皇。寓目象帝先。夏屋開渠渠。龍王陳几筵。惜無十丈旗。高立簸千躡。袖底華鬢雲。倒作樓臺懸。一石一世界。一界一青蓮。花花爲表法。石石皆成仙。我摘蓮枝行。升降隨紫烟。招邀海童游。神行越垓垤。靈變廓妖露。倏透孟峯巔。若有白羅女。招手紅亭邊。

。我出雲倒入。朵朵下我咽。不知一粟身。已化鶴龜躡。出洞悟空有。幻影俱唐捐。行當叩洞靈。九篇乞真詮。

爲內子佩護題畫

王保謨

孔翠屏開映綺筵。珊瑚七尺寶珠懸。畫家極意爲裝點。只費丹青不費錢。(天竹孔雀)

春光爛漫日遲遲。蝶弄香風簾捲時。分付狸奴休作鬧。須防損及好花枝。(洛陽花貓蝶)

一縷絲牽繡幕中。美人睡起怯春風。伊誰爲解香羅帶。替拭盈盈淚點紅。(垂絲海棠壽帶)

何來沙吒利。也愛人如玉。金眸光四射。閃爍看不足。豈真天仙降。有目皆驚矚。寄言彼老僧。勿傍瑤林宿。(玉蘭貓頭鷹)

田家

宮傳瓚

閑閑十畝間。田家安素樸。夜績而晝耘。衣食得所欲。婦子勤紡織。機聲時斷續。兒童不解耕。篋笠牧黃犢。好風麥飯香。新雨秧水足。桑榆覆舍青。溪塘繞村綠。野老樂

豐年。長歌爾風曲。美酒蒸羔羊。一醉忘榮辱。

睡起卽事

彭天龍

春寒如水夢難成。一雨朝來又放晴。睡起曉窗無箇事。隔牆聽喚賣魚聲。

初二夜紀夢

前人

船娘高唱我搖舟。忘却吟身夢裏遊。岸轉山低江漸闊。人烟多處認瓜州。

夢醒作

前人

綠楊城郭水悠悠。爲問明湖比得不。兩岸樓臺一船月。夢中昨夜到揚州。

霜天夜興

盧寄瀛

溪頭小立行幽情。隔岸漁燈三兩明。宿酒沾唇餘味厚。微霜侵袂悄寒生。疏林脫葉驚風度。淺水有聲知蟹行。古寺尋僧忘夜永。歸來杓斗已三更。

載酒過茹經堂探牡丹未放

前人

載酒探芳訊。來登夫子堂。天心驕富貴。花意避炎涼。風日舒嬌蕊。湖山抹淡妝。低徊成薄醉。歸路踏斜陽。

惆悵開尊酒。看花願未償。三春空有夢。萬姓久虛王。雨露須時降。芳菲豈易量。相期旬日後。湖上溢天香。

寄名可

錢大成

詩

自別王郎幾一年。山僧善罵故依然。秋風江上重攜手。醉酒高歌莫問天。

題懷玉手卷爲南強

前人

花草西泠枉斷腸。彼姝媛於西湖人天無夢太蒼涼。歌殘金縷情仍在。幽恨重泉淚幾行。

春遊

趙宗湘

湖上春波綠可憐。倦遊歸去晚晴天。坐看落日雙峯遠。幾處笙歌出畫船。

杖策行來小徑斜。柴扉白屋野人家。村童那識春光好。短褐騎牛踏落花。

桃花

魏恆葆

隔院桃花吐小紅。暖香四溢醉魂中。朱顏寄語須珍惜。多恐無情一夜風。

爲野樵社兄題戎裝立馬造像

戴雙倩

花柳春深馬正忙。惜爲誰無語立蒼茫。揚鞭合向邊關躍。好使銀蹄染血香。

閒吟

前人

不求富貴不辭貧。便是逍遙自在身。佛亦多情何況我。天猶有憾豈徒人。夢邊一枕黃粱熟。鏡裏他年白髮新。隨處達觀皆樂境。心花放作四時春。

江陰輪埠登舟北渡

李光九

旗角寒雲出翠微。古城無語弄殘暉。多情惟有長江水。更自江南送我歸。

自題小影

陳光漢

欲臨流水證前因。彈指塵寰廿四春。坐對形神原似我。看來骨相亦猶人。孤生雨露慈恩重。浩劫文章綺語真。別有擎雲心事在。肯將席帽自隨身。

寄孝完京門

黃光燾

飛鴻最苦稻梁謀。白下來爪印留。莫放緇塵侵素服。好將健筆挽狂流。蔣山歷劫應無恙。湖水經春倘有愁。同是江南未歸客。萬方多難怕登樓。

讀梅邨新蒲綠一律有感

黃敦

乾坤劫後一孤臣。細柳新蒲痛甲申。絕代才華誰與匹。蘭成哀感總傷神。

雜感

王先獻

獨上危樓古意多。天風吹浪湧鯨波。燕雲北望傷劉豫。海月南流笑趙佗。豈有文章酬涕淚。空將孤憤對山河。夜來忽發龍城夢。重把吳鉤仔細磨。

感懷

李醉芳

長繩難繫日西馳。白雁南來海內知。誰肯請纓酬壯志。滿

滿風雨渡河時。

悒悒傷春不自持。愁懷常繫柳千絲。關山烽火頻添恨。怕作風雲海上詩。

春歸

前、人

匆匆春去了無蹤。桃杏飄零繡地紅。惱我年年禁別恨。故園花草夢魂中。

藕

吳之英

藕塘花影足清娛。其下宮庭水所都。結得雲烟太華住。勝他十頃女兒湖。

古劍翻成故劍思。水天閒話意何其。藕絲難織鴻鸞影。鷓鴣雙雙妬阿誰。

假卿鷄距寫伽陀。法海波瀾洗劫多。不教宗風收拾去。却思藕孔遁修羅。

西湖雜詠

周嘉志

金烏貪懶已西眠。窈窕嫦娥正在天。人靜夜闌湖畔坐。消魂最是伴嬋娟。(湖畔夜遊)

傍湖建閣臨瀟瀟。一水無塵可照顏。秋月中天千頃碧。此身疑不在人間。(平湖秋月)

送本屆畢業同鄉南歸

前、人

江南客裏送殘春。今日春歸又送人。萬里天涯同是客。不

堪我尙別，離身。
方盟車笠又離觴。一曲陽關欲斷腸。漫說歸家心便定。歸家恐又憶他鄉。

哭兄

鄧夏鳴

噩耗傳來夢寐驚。傷心無語淚縱橫。詩書誤我長年別。事業勞君遠地行。垂老愁思親已勸。將歸怕見姪前迎。蒼棺未許身臨哭。枉說今生是弟兄。
幾疑疑假復疑真。凝望天涯倍愴神。偏有妻兒難侍疾。竟無和緩妙回春。敢期兄弟來生必。惟望形魂入夢頻。誰說先離煩惱去。怕將斯語慰衰親。

落花有感

鮑傳簡

兩絲風片不勝愁。姹紫嫣紅逐水流。杜宇聲聲聽未得。春光消盡古揚州。

暮春

前人

陌上長歌緩緩歸。羅衫輕薄曉風微。榆錢難買春光住。千樹楊花作雪飛。

京江寄友

前人

一輪明月倦登樓。江水由來不解愁。日日相思垣夢境。幾多離恨掛簾鉤。

渡太湖至梁溪

吳中

詩

去年急漿穿風雪。今日輕舟傍翠巖。依舊明湖飛鷺影。一回歸棹一征帆。

春殘

前人

江南春老鷓鴣裏。婉轉殘紅帶雨翻。欲借天孫雲織錦。一時多作護花幡。

漁家

前人

賣魚易酒歸來獨。篔簹短篷燃翠竹。明月稀星兩岸風。夢魂自伴桃花宿。
斷雲一葉金波暖。飛鷺聞鳴自爲伴。漫縱輕舟蕩月明。短篷貯得荷香滿。

海棠

喬光華

紅妝嬌女立階前。萬紫千紅讓汝妍。渾似貴妃春醉後。一枝酣豔伴雲眠。

晚望

周本瑞

讀書終日倦。向晚一閒遊。魚躍池投石。燕歸簾下鉤。烟濃桃葉重。風定柳絲柔。料得斜陽裏。有人正倚樓。

山花

張樹梓

惆悵東風淡蕩中。一年好景又成空。杜鵑未盡啼春血。付與山花寂寞紅。

落花

趙模

紅妝含淚墜瑤臺。滲徑香魂掃不開。燕子有情應痛惜。却
啣春色上樑來。

旅夜

石志元

蕭條風雨夜三更。孤館淒涼百感生。久客思家歸未得。曉
來怕聽杜鵑聲。

詠海棠

孫敘

多情自古惜春光。粉墮香零欲斷腸。差幸階前妃子豔。睡
餘猶自着唐妝。

春曉

金悉經

隔岸垂楊碧。鶯歌宛且清。落花和露滴。墮地作珠聲。

落花

濮之琦

纔是春來春又過。花開花謝費蹉跎。無聊燕子啣飛絮。有

恨楊枝逐逝波。信是紅顏多薄命。從來好景易消磨。小園
寂寞斜陽晚。九十韶華一刹那。

晚眺

馬立人

微風吹送夕陽斜。坐看枝頭反哺鴉。遊子思鄉魂欲斷。白
雲深處是余家。

遊東太池

前人

花紅柳綠鳥聲喧。白石清泉滌旅魂。何事別尋盤谷去。此
間亦自是桃源。

客懷

盧亘

夜來長嘯墜星芒。袖裏平添五色章。莫向江山揮涕淚。且
從楊柳寄顛狂。家書累寄翻無語。歸夢彌甜奈不長。燈下
偶然攤往作。半爲念舊半思鄉。

詞

鵲橋仙

高樹

鶯啼人倦，鶯啼人怨，春老幾家庭院。惜花故故惱東風，
早飛却殘紅一半。天涯何遠，流光偷換，撲蝶歸來無伴。

。隔牆俏影舞秋千，倩誰問愁長愁短。

卜算子

爲李君題牡丹繡被

鄧真鳴

錦被簇姚黃。春去花如舊。疑有雙雙夢裏鴛。花底端相久

。枉自號風流。妬煞宵和晝。花奈無情若有情。當悔爲君繡。

鷓鴣天 玄武湖

濮之琦

一抹湖光掩畫船。兩堤疏柳起還眠。風前柳舞參差影。檻外花迷澹蕩烟。新水活。落霞鮮。斷腸又是夕陽天。遊人未識尋芳意。悵望臺城獨惘然。

浪淘沙 暮春

前人

窗外雨霏霏。杜宇聲悲。畫堂寂寞燕雙棲。隔苑楊花飛不住。送盡春歸。春去有誰知。且問黃鸝。朝來底事耳邊啼。二十四番花信了。剩有荼蘼。

調笑令

吳中

春老。春老。綠遍天涯芳草。杜鵑暗泣斜暉。飛絮漫天燕歸。歸燕。歸燕。簾外殘紅零亂。

又

前人

離別。離別。別後嬋娟幾缺。江南老却春光。正是離人斷

腸。腸斷。腸斷。惆悵歸程無限。

憶江南

鮑傳簡

夢醒也。醒後更無聊。滿地落花猶未掃。留將春恨情誰描。簾外雨瀟瀟。

長相思 寄友

前人

山遙遙。水遙遙。一種相思兩地潮。潮痕常不消。思迢迢。恨迢迢。恨到眉頭愁永宵。把愁何處拋。

蝶戀花 鄉思

石志元

春去春來經幾度。過眼風花。總把韶光誤。心事憑闌誰可訴。天涯芳草青青路。夜夢東歸隨水去。夢醒燈昏。細把歸期數。生怕家園春已暮。暄妍景色無尋處。

前調 送行

前人

着意留君留不住。來已匆匆。今又匆匆去。未敢細將心事訴。恐君不耐相思苦。一曲驪歌須記取。芳草天涯。休把青春誤。目斷青山天色暮。杜鵑啼血花深處。

光燾脞錄

黃光燾

葉煥彬(德輝)博覽載籍，著等身書，然生平不護細行，人亦以此訾之，楊雲史贈詩有萬口櫻桃說姓名之句，亦可謂諷而近虐矣，其挽長沙某校書聯曰，春色洞庭酒，秋色洞庭波，迸成月下離憂，綺緒飄零歸碧海，梅花時節生，荷花時節死，偶到人間遊戲，芳魂依舊返瑤臺，此老風情，可見一斑。

國術進化概論

侯啟與

第一節 原始之武術

武術爲人類自衛之才具。在昔太古之民，與物爲友，無妬害之心，物既不爲我敵，我亦無所用其自衛之才具。渾渾噩噩，類能終其天年。逮機智牖啓，漸知賊害萬物，供其嗜欲。而虎豹蛟龍獅象豺狼之爪牙，胥千百倍銳利於人，故物之猛鷲難馴者，非特不受人困，有時反足以害人。於是相與鍛其肢體，鍊其手腕，以謀制勝之術。卽如初民之構木爲巢；以避迅雷烈風暴雨之侵襲，亦所以避禽獸之傷害也。斯時人類飲禽獸之血，被禽獸之皮，物之不甚猛鷲者，莫不爲人所殘賊。而其獵取禽獸，則必蹤躍搏擊，擒捕追逐，太古之武術，蓋肇端於此。是故以消極言，武術爲人類自衛之才具；以積極言，武術亦爲人類制勝克敵之本能也。

初民獵取禽獸時，蹤躍搏擊，擒捕追逐，何以爲武術之肇端乎？蓋其蹤躍搏擊，擒捕追逐，必有身法手法寓乎其中。其爲法也，一出乎自然，惟求適用而已。今夫螳螂

處乎新苗草中，故其色青；蚱蜢處乎已枯草中，故其色灰黃，所謂保護之色自衛之具也；盡出天然之適用而已。初民之武術，亦猶是也。惟身無堅毛剛鬣之被，肢無銳爪，口無利牙，處乎深林山澤之中，與禽獸伍，自衛且不足，何能制勝？乃不得不於天然自衛之外，別求物之相助。於是用於近者，有干戈矛戟之製；及於遠者，有弓弩矢箭之創。然無法以運用之，反爲自衛之資。故干戈矛戟之用法，而擊刺斬斫，足以敵獅虎之猛；弓弩矢箭之用法，而遠射高發，莫不中的，雖鷹鷂之高遠迅疾，亦可獵取。惟當時金用未廣，戈矛箭簇，皆爲石製，且文化未彰，不見記載，幾經歐西歷史家與地質家之探掘，略得石製戈矛箭簇之痕跡而已。

第二節 古代之武術

我國武術有史蹟之可尋者，昉乎軒轅。蓋自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不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賓從，更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驅虎，以與

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得志。當時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軒轅乃徵師諸侯，戰蚩尤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故干戈之習用，始於黃帝；而刀戟大弩之作，則始於蚩尤。此有史乘之可稽，事蹟之可證信者也。然當時戈矛弩箭，師旅習用之，行伍之間，莫不精通。執干戈以衛社稷，武術之用益廣矣。

聞之戰陣，步戰不足以勝騎，騎戰不足以勝車；然車善捍禦，不如馬戰之驍疾，馬善馳突，不如步戰之聚散便捷，黃帝之戰榆罔，尙屬步戰；及戰蚩尤，而作指南車，是爲車戰之濫觴。其後善戰者，必以車；善獵者，亦必以車。於是當時武術，遂由徒步而進爲射御，自夏啓御以正而勝有扈，商湯龍旂十乘以克有夏，車戰之由來尙矣。其車士也，取年四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穀五石弓，射前後左右皆中的者，方得中選。一車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爲御。故夏商以降，民間武術，戈矛射御，莫不精通，車上步下，皆能勝任；良以車乘之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以挾衛之也。

古之以勇武聞而見諸載籍者：夏有推移，大戲，殷有

費仲，惡來，皆是走千里，手裂兕虎，夏桀之勇，能推大儀，吾鳩之力，威於四鄰，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公孫接待齊景公獵，一搏獬，而再搏乳虎；古冶子從景公濟於河，龍踭左騁以入砥柱，冶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騁尾，右挈龍頭，鶴躍而出；至若孔子之勁，力能托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其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則孔子之武術，尤後世莫及。此皆古之勇武也。又如養由基之百步貫楊，甲徹七札；紀昌學射於飛衛，能貫蠆中心，則又以善射稱於當世。管子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聞。』足見三代時之武術，不特以射御勇力見長，徒手拳術早已肇端矣。

春秋戰國而還，世道衰微，諸侯或驅車逐利於原隰草莽之間，往往有還滯而止，絀木而止，於是寢車戰而用徒者，始於鄭莊公；寢車戰而用騎者，始於趙武靈王；然後車上之武藝，不適於戰役；而徒步與馬上之戰術，遂日練習而精深。秦漢以來，偏重馬戰，故漢時天水隴西上郡材官騎士，佈滿郡國。高祖之世，雖未嘗設科取士而一時奇才猛將，或出於餓隸隳徒之中，或拔於鼓刀販繒之賤。可見民間武術，亦嘗研習不廢，迨漢武帝詔求文武，於是衛

青出於奴隸，自禪出於降敵，漢之得士，於斯爲盛。自武帝詔求文武而後，有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者，平帝詔郡國舉勇武明兵者，安帝永初中詔舉列將子孫明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詔舉武猛堪將帥者，順帝詔選剛毅武猛有謀略任將帥者，靈帝詔舉明戰陣之略者，武舉科目，既詳且備，上以此勵下，下亦以此爲功名之階，於是武術大盛；惟得士不如高祖之世者，時使然也。雖然，成周以射御之官，出爲六卿之將，次者則居皆比閭族黨之師，行皆卒兩師旅之帥，雖未另立名目，以事徵求，已有用武取士之意。迨漢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實。考漢世以勇武名者；項羽力能扛鼎，怒目一叱，雖樓煩之善射，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還走入壁，不敢復出；雖赤泉侯之善騎，爲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是以羽暗噫叱咤，而千人皆廢。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韃，左右馳射。益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皆以勇著；延獨以氣聞。典韋善舞雙戟，重八十斤，稱帳下壯士。許褚力大無窮，號軍中虎癡。關羽策馬斬顏良於萬衆之中。馬超藝足而斬郭授。此皆勇力超倫，武藝絕羣，史冊所記，有足徵也。至於民間拳術。則後漢之郭義；發明長手，而華陀創制五拳，實爲後世少林五拳之淵源也。

晉尙清談，民俗煖安，武術中落，徵求之舉鮮見；記載有得聞者：則馬隆募士立標簡試，自且至中，得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三千五百人。桓石虔矯捷絕倫，從父獵於荊州，猛獸被數箭，諸督將知其勇，請石虔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過獸身，復拔一箭以歸，王彌弓馬迅捷，膂力過人，號爲飛豹。五代繼晉之遺，猶存文弱之風；而民間武術，尙有可紀者：如宋之劉亮善刀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齊之桓康，摧堅陷陣，膂力絕人，善舞刀楯，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着，梁之王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之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羊侃少而雄，膂力過人，所用弓十餘石，嘗於袁州堯廟踰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涓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碎破。魏之康生，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傅叔偉膂力勝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立馬上與人角鬪。隋之榮整，驍勇善戰，射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總上觀之，晉及五代徵舉之政雖廢，而武術之研究，尙有一線之續也。迨遼摩卓錫西來，而後武術爲之一變。

第三節 中古之武術

漢晉五代之世，不乏魁奇卓特之士，然武藝獨精於弓馬刀楯之術。故漢武詔選良家子弟，以補羽林，詔募猛士，以詣公車，雖有振武之名，實爲其私家勳業之建。而功名之士，常以此相勗，一出於進身之階。故強弓勁弩，以徹堅中的爲奇；利刃長槊，以摧鋒挫銳爲上；類皆將帥之裔；師旅之舊；民間之專心研習者實鮮。下至唐代，當宿老旣死，將帥乏人之日，因開翹關負重之選；而所選皆奸悍無賴，以之守邊入禦，鮮有知方者。雖漢武喜觀角觝戲；隋文嘗募善撲者，不過如江湖之流，鬻技之徒耳！不足以概拳藝也。唐之武舉，始於武后，法雖不足稱，然郭子儀者，烏可謂不足道耶！自薛謙光建議選將，遂不取弓馬，於是唐代重文雅而輕武節，樂爲賢良方正，恥爲將帥邊寄之名，武藝遂一落千丈，不可復振。故富弼奏請藩鎮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習武略者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策以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宋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定步射騎射之法。司馬光奉勅考試武舉，先試弓馬，合格卽試策略。自宋以來，武科史不絕載，所選皆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備任使。然應選之士，蓋皆天子之勇夫，攻堅摧敵

之將帥，豈足盡天下之貔貅乎？民間之拳藝，當別尋蹊徑也。

今之言技擊者，必曰少林。考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北，少室山之北麓。山與中嶽比，嵩山爲太室，此爲少室也。爲後魏孝文帝太和年沙門跋陀開創。隋文帝改名陟帖。唐代復名少林。內有唐武德初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梁武帝天通元年丁未，天竺聖僧達摩禪師，托鉢來廣州，梁武帝迎至金陵，與談佛理，深悟禪心，渡江往魏。孝明孝昌年間，駐錫於少林，傳授衣鉢，講談禪理，爲禪宗初祖。面壁九年，而化遺像入壁。故今寺右有面壁石云：今有所謂面壁庵者，卽達摩面壁處也。按達摩卽迦佛陀一音之轉，釋卽爲法，禪師講談佛理時，徒衆精神萎靡，筋肉懈弛，每說法入座，卽昏鈍不振，乃訓示徒衆：『欲明心見性，必先強身，欲靈魂悟徹，必先軀殼無損；若一入蒲團，卽志迷神昏，何能明心見性？』於是創一十八手，令徒衆按日練習。所謂一十八手：曰朝天直舉，（二手）曰排山運掌，（四手）曰黑虎伸腰，（四手）曰鷹翼舒展，（一手）曰揖肘鈎胸，（一手）曰挽弓開膈，（一手）曰金豹露爪，（一手）曰腿力跌蕩，（四手）共一十八手，卽十

八羅漢手也。達摩既化，其徒曇宗等，佐唐太宗平王世充

有功者十有三人，皆能習此一十八手，運用精巧，應變無窮。嗣後宋太祖趙匡胤，研習最深，堪稱此中能者；精三十六長拳，六步拳，四拳等。定鼎以後，度其書於嵩山少林寺，後世傳習太祖之拳者，稱爲太祖門。宋岳武穆，則專功於雙推手，亦得少林上乘功夫，有十六擒拿，七十二短打傳世，後世傳習岳氏之拳者，稱爲岳派。及金元之時，有白玉峯者，剃髮入山，實得少林派之衣鉢，以傳覺遠上人，變化增益十八手爲七十二手，化散爲整，錯綜參互，盡其體用，復從七十二手，增爲一百七十三手，遂有五拳之流傳。五拳者：龍虎豹蛇鶴，所以鍊神骨力氣精者也。蓋漢華陀之五禽戲拳；曰虎鹿熊猿鳥，白氏師承其意，改爲龍虎豹蛇鶴焉。而與白氏同時之李叟所傳大小拳，陝洛川楚等處，至今多宗之。

自達摩創少林拳術以來，遠近之叢林禪院，莫不奉爲師法。覺遠上人恐不肖之徒，瀰跡其中，爲佛門累，愆然憂之。乃重立戒約十條，以示來茲。凡出少林之門者，守之維謹，無敢或違。其大意，一曰：習此所以強健體魄，朝夕從事，勿得中輟。二曰：精乎此者，所以自衛，勿得恃技好勇，違反清規。三曰：宜敬重師長，依從命令。四曰：對同輩和順溫諒，誠信勿欺。五曰：挈錫遊行時，勿

輕顯技術，六曰：同門須相援助，勿逞憤相交。七曰：戒酒肉，八曰：戒女色男風，九曰：勿以技妄授非人，十曰：戒好勝之心，自上人佈此戒約後，緇衣之流，漸趨慎重，其後又有所謂十二規條，十不許，十願者，徒衆亦須嚴守之，十二規條，一曰：尊師重道，二曰：苦練功夫，三曰：不准奸淫及衣冠不整，四曰：不准以下犯上，五曰：不准妄言亂語，六曰：不准以大壓小，公報私仇，七曰：不准高聲爭論，八曰：不准翹脚架腿，開口罵人，九曰：不准咬弄是非，十曰：不准漁利盜竊，十一曰：要不恥下問，十二曰：要克己成人。十不許曰：一不許欺好婦女，二不許搶婦逼嫁，三不許欺侮善良，四不許劫奪財產，五不許酗酒滋事，六不許傷殘世人，七不許胡作非爲，八不許背棄六親，九不許違拗師長，十不許交結匪人，十願者：一願保國安民，二願抑強扶弱，三願救世濟人，四願鋤惡除奸，五願扶助孤寡，六願仗義疎財，七願見義勇爲，八願與旺門弟，九願捨身救難，十願傳授賢徒凡來寺學習拳術者，十二規條及十不許須人人遵守，並於進堂之日，跪於佛前，口誦十願，再於師前發十願，永不敢忘。並伸誓言，故少林僧人挾技游行者，類皆溫諒和順，濟世扶人，爲世抑重，覺遠以其技授一貫禪師，一貫苦心練習，藝

遇同輩，專練一指，而覺遠之同學，馬士龍，識一貫可造，復以神拳術，內家氣功，及玉川劍術，盡秘授之，由是一貫以覺遠之少林，兼擅馬氏之內功，覺遠馬氏先後逝世，一貫乃遊行黔中，授其技於川中胡氏，而胡氏師事維謹，爲人樸厚純良，求術甚專，乃悉心指示，胡遂盡得一貫之技，挾貲隨禪師遊歷燕晉秦齊名都大邑，技益精進，至今南北少林之徒，尙稱道胡氏，胡氏之功，亦專於一指，一貫圓寂後，胡氏數十年中，運其精力於一指，川黔巨子，莫不爲胡氏一指折服，蓋其指出如鐵，周身之力，皆貫注之，與人搏禦，以一指力勝拳掌萬萬也，胡氏門徒，以楊獨眼馬北雄二人最著，楊氏之術，流傳湘黔之交，馬氏之技則流傳於川中，至今蜀中人士，猶有傳其衣鉢者，一貫之後，復有澄隱上人，獨杖僧等，皆此中巨子也。

朱明鼎革以後，故老遺臣，不願食異族之祿，相與遁入空門，匿跡於清靜之地，待時機之至，以圖恢復明社，遂督勵禪門徒衆，日事練習拳術，孜孜不已，精益求精，少林技擊，遂盛極一時，於是重申戒約，謹授門人，奇技異能之徒，莫不識道德品格之重，其戒約十條，錄要如下：
一、習技以恢復中原爲志，朝夕勤修勿懈，二、每晨必至明祖前行禮叩禱，然後練習，晚寢，亦如之。三、演習時

以退後三步，再前三步，名爲踏中宮，示不忘中國，四、同祖宜親愛如兄弟，互助互勵，違者以反教論罰，五、習時先舉手行禮，兩手作虎爪，以手背相靠，手與胸齊，示反背異族，不忘中國，六、遇較量時，先舉手如上行禮式，同派必和好，若爲他派，非萬不得已，勿輕擊其要害，七、慎擇門徒，非樸厚忠義之士，不可妄傳，以自己平生得力之專門手法，尤不可妄授，八、不忘恢復之志，不知此者，謂之少林外家，九、以慈悲爲主，宜濟危扶弱，不可逞強凌人，十、尊重師道，敬長友愛，除貪祛妄，戒淫忌狠，不謹遵者，與衆共罰之。自是以後，少林禪室，遂爲革命之淵藪。迨清康乾之間，漸爲清室所聞，投其所忌；而少林寺遂兩次被燬，僧徒死者數百餘衆，遂散走四方，授徒闕口。少林宗法，雖因此中落，而其傳佈，乃得遍於南北。

粵中有蔡九儀者，亦爲一貫之高足，崇禎時以武科起家，明社既屋，遁跡少林，平時不以技眩，人亦鮮知之，長超舉術，精腿擊法，與人搏，能飛躍尋丈外，疾如鷹隼，傳其技於子姪戚友，而以肇慶麥氏番禺莫氏最精。麥得蔡之五拳秘拳法，遂爲兩粵冠，莫矧小情悍，獨得蔡之超舉術及腿擊法，二人能專心練習，自出心裁，幾青出於藍

，聲譽既隆，授徒益廣，二人遂爲粵中技擊之泰斗，百餘年來談拳術者，猶嘖嘖稱道之，少林之傳於回回者；爲查拳門，紅拳門，花拳門，彈腿門，滑拳門，砲拳門等；盛行於北省者；爲少林門，潭腿長拳門，六合門，西洋門，心意門，形意門，八卦門，太極門，兩儀門，無極門，地躺門，五虎門，八翻門，彌祖門，韋陀門，五祖門，太祖門，羅漢門等；流入南方者；有鶴拳門，蛇拳門，狗拳門，豹拳門，猴拳門（卽大聖門），白鶴門，孔家少林門，孫家少林門，少林字門，少林大成門，南派大祖門，八仙門，少林雲門，少林奇門，少林外公彈門等；而以潭查花洪爲北派之四大家。五花八門，莫非達摩一派之相傳，所謂蓮藕荷葉，同出一本也。各門皆有傑出之奇才，獨到之功力，傳授門徒，自成家數，故門戶派別，實書不勝記也。

太極拳傳爲宋張三峯所創，確否尙待考證。三峯字子一，名君寶，遼陽懿州人。明史載其狀貌，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口，鬚髮如戟，一衲一簔，啖升斗飢盡，日行千里，不事修飾，號張邈遐。本爲少林入室弟子，練習最精深。後遍遊川蜀荆襄河漢間，技愈進。融貫少林宗法，而專致力於神功呼吸之學，不事擊槍使棒，少林之上乘法門也。自從張氏學得馮一元點穴之術，緇衣之流，相率

從之，爲少林別開生面，另樹一幟。點法有三十六手，計輕麻穴，九，昏眩穴，九，輕穴，九，重穴，九，手法亦有一指點，兩指點，斫點，拍點，掌點，膝點，肘點等，各適其用。結茆廬於湖北武當山，以煉丹修道，教授門徒，傳有長拳十三勢。明太祖聞其名，嘗於洪武十四年遣使訪求不得。百年之後，其術流傳於陝西，以王宗最知名。温州陳州之間，亦有三峯弟子。及明嘉靖間，張松溪獨得真傳。松溪恂恂如儒者，初本少林外家，嗣得三峯之術，遂以武當見稱。然嘗敗少林某僧，故終身與少林爲仇。後復得江西熊氏印掌之真傳，技尤精進。印掌者，人立尋丈外，可以掌印擊之。其後又有少林僧數輩，聞其名，訪之於鄞之酒樓，僧甫舉手，松溪側身假力以還之，僧飛墮樓下，幾死。自是以後，武當少林遂以內外分門戶，益水火不兩立矣。松溪傳四明葉繼美近泉及王皋，及李化南，李成九，筮象川諸人，而以成九象川之技最精。諸人遞相授受，風動遐邇。葉繼美傳吳崑山，周雲山，單思南，陳真石孫繼樑；吳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李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周雲山傳盧紹岐；陳真石傳董扶興，夏技溪；孫繼樑傳柴元明，姚石明，僧耳，僧尾；單思南傳王來咸，征南善。三峯點穴術，本有敬繁徑切勤王訣，而

山右王宗岳，復著太極拳論，以張大之，其論愈深奧莫測；數傳至河南，陳長興，蔣長發。陳長興傳楊福魁，楊露禪及李白魁，陳根雲。露禪傳其長子祺，早死；次子斑侯，鉅名；三子健侯，名鑑；及王蘭亭。斑侯傳其子萬春，全佑及侯得山，陳秀峯。全佑傳吳鑑泉。鑑泉傳徐致一，趙壽村等。健侯傳其子兆熊，兆清，兆元，兆林，兆祥，及劉勝魁，張義。兆熊字少侯，傳田紹麟，尤志學。兆清字澄甫，傳武匯川，牛春明，閻仲雁，許禹生，陳微明，徐茗雪，陳若先，程毅如，吳志青，紹麟傳陳志進，葉百齡等。此太極拳一派傳流也。

八卦門拳，始於無極，終於八卦，中分兩儀四象，先天後天，不知創自何人。聞有董海川者，精技擊，遊遊江皖，遇異人，得八卦拳技。後傳程廷華，李存義，尹福，馬維祺，魏吉，宋永祥，宋長榮，劉鳳春，梁振普，張占魁，史六，王立德，尹福傳馬桂；李存義傳尙雲祥，李文豹，趙雲龍，郝恩光，郭永錄，黃柏年，李海亭，耀亭兄弟；張占魁傳王俊臣，韓金鏞；程廷華，傳張玉魁，韓奇英，馮俊義，關齡峯，周祥，李文彪，秦成，孫祿堂。拳中藏十八躡羅漢拳，七十二截腿，七十二階脚，及點穴法等，雖不能考其所創始，然觀其變化錯綜，不外少林，而

點穴之術，尤爲少林一貫禪師之專長，謂爲與少林異流同源可也。

形意拳，內含無極太極，五行八卦，與太極八卦二門，亦異流同源。相傳明末清初，有蒲東諸馮人姬公諱際可字隆風者，武藝超絕，適終南，得岳武穆拳譜數編，融會其精微奧妙，卽形意拳也。後傳康熙癸酉武舉陝靖遠總鎮曹繼武；繼武傳其技於山西戴龍邦；龍邦傳直隸李洛能；洛能傳同省郭雲深，劉奇蘭，宋世榮，山西車毅齋，江蘇白西園；郭雲深傳李魁元，許占鰲；劉奇蘭傳李存義，耿繼善，周明泰，孫祿堂等。形意門拳，既得自武穆拳譜，自屬少林宗法，而其十二生化而出。故孫祿堂自序形意學曰：『太極八卦，及外家內家二派，皆同出一源』。信哉斯言！蓋今日之各派技術，皆少林之支派與流裔也。

南派拳術中，有所謂樁手派者，北派所無，惟吳派所獨有。練之者，以打樁爲入室之門，凡練掌肘拳足功夫，舍樁莫屬。其樁以方一尺，厚三寸之木板，中鑿一孔，徑一寸五分，植以長五尺徑一寸五分之木棍，以掌肘拳足擊之。此中前輩如陳飛龍，潭國泰，曹凱，許雲南，鄭冠賢，朱凱遠，陳士貞，項金伯，許昭明，王行，楊步，皆以樁手著者也。

率角術，亦爲少林之傳派也。蓋岳武穆以練習拳術，非身體敏捷，不能盡其奧妙，若牛皋蓋笨之輩，得力尤難，遂由拳術中刁拿扣速，小綿軟巧，鈎掛連環，倚碰擠靠，內轉騰挪，分筋錯骨，點穴離位，貓鼠狗閃，兔滾鷹翻等法，推出各種動作，以成此術。無論智愚強弱，精熟之自能取勝也。

與率角相似者，爲日本之柔術，乃明末國人陳元資，以少林跌撲之法，東渡授日人福野七郎，左衛門磯貝次郎，左衛門二浦與次郎，衛門寺嗣，日人祖述而變通之，遂名爲柔術云。

第四節 近代國術之趨勢

天下之事，盛極必衰，明清之際，少林拳藝，可謂盛矣，迨康乾之時，少林寺兩次焚燬，僧徒散遊四方，各以拳術教授，而民間鑒於少林之被殘，視拳術爲召禍之階，不敢公然學習，而朝廷方以文學取士，已成重文輕武之風，矧如曾文正公，左文襄公，皆以科甲出身，而立戰勳，武術遂不道於文人，而少林之徒，奔走四方者，有時不足以餬口，遂流蕩江湖，鬻技以度生，又或挺而走險，藉其平日功夫，而爲飛簷盜劫之作，拳術益不齒於人，相戒子弟，以習武爲下流，於是一落千丈，不可復振矣。迨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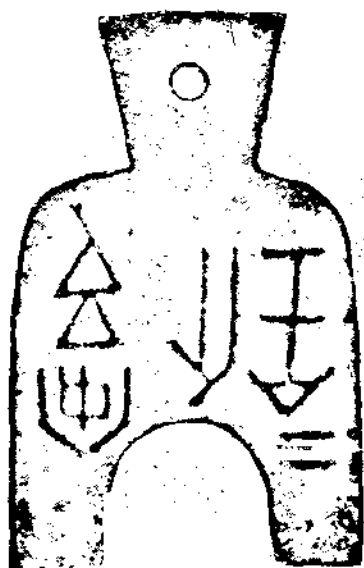
宣統季年，天津霍元甲字俊卿，以俄人在上海露技，妄登廣告，自稱世界第一大力士，而眇視國人，攜門人劉正聲來滬上，既駭走俄人，復敗張文達師徒，慨然募資，籌設精武體育會於上海，以潭腿門拳爲本，參授各派，張富有，趙連和又同時來會任教授，人材濟濟，盛極一時，其後日漸發達，各地分會，先後成立。民國八年，宣傳至南洋，翌年吉隆坡，西貢提岸，星加坡，芙蓉，庇能金保等埠，分會陸續成立，至今國內外分會三十餘處，會員二十餘萬人，我國武術之中興者，元甲之力也。民國八年，吳志青設立中華武術會於上海，網羅教門各派，於是查拳門，滑拳門，紅拳門，礮拳門，彈腿門各派名手，如何玉山，楊奉真，于振聲等，皆延致會中，担任教師，更延聘率角名家授率角，少林外家拳術，遂風行於國內外，一時風起雲擁，紛紛請設分會，會員達十萬人，而斯時北方盛行太極形意八卦，以楊澄甫，孫祿堂爲中心。十六年陳微明來上海，設立致柔拳社，於是南人亦漸有學習內家拳者，而國民心理，亦漸知恢復國術，爲救國運動之基礎。國民政府主席譚組庵，常務委員李協和尤加注重，民國十七年三月四日，在國府開國術遊藝大會，表演國術，並集議組織國術館，以研究中國固有武術，融治南北各家於一爐，募

集經費，於三月二十四日正式開幕。其分支館，隸屬系統，以中央國術館為最高機關，下分省國術分館；與特別市國術分館；省分館下，為縣市國術支館，縣市下，為區國術社，區下為村國術分社，里國術支社；特別市國術分館下，為區國術社，區下為里國術支社。其後上海鎮江等處

，支館先後設立。政府提倡於上，民間奉行於下，行見國術重光，武風丕振，小而鍛鍊筋骨，強健身心，大之衝鋒折敵，捍國衛民，振萎靡怠惰之風，雪東亞病夫之諺，與數千年精武之國粹，吾於今後瞻之。

金石瑣錄

蘇瑩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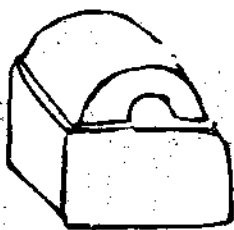


安邑貨二金(倒書)

自左讀，字與正書者同；惟正書者背有一「安」字，此則無。案：此布正書者少；倒書者多，柄上之好，乃後人所穿，非原製也，金索以此與前品，并列之夏禹幣云。

漢吉語長年玉印

該印玉色甘黃，而下半青白；俗所謂金鑲銀是也。紐作覆瓦形，印文二字曰：「長年」，案：「長年」二字，乃漢人慣用之吉語。



清代兩淮鹽政

吳雨蒼

濱海七省皆產鹽。而江蘇處其中。淮水自桐柏山來貫之。其北有清江浦。其南有江都。鹽於是分萃乎此。設官立法。有謂兩淮鹽政者。是也。清制總督實兼轄之。自陶文毅公來督兩江。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三公。以中興名臣。董理其事。皆有所設施。而兩淮鹽政遂為天下楷模。若發覽其官制之沿革。課稅之輕重。場池之多寡。以及緝私包商引票之屬。得失之數。度其必有可觀者在。而有以為今鑒者。惜治食貨者罕及此。即有及。亦未見其有成書。光緒間。蔚師署理農工商部。稽覽積檔。嘗有意論正兩淮鹽法。其後未果。而吳君雨蒼治經濟。知鹽鐵。故繼而成之。述兩淮鹽政一紀。余讀而不禁重有感矣。雨蒼獲知於舊長蘆運使楊君味雲。長蘆以南為兩淮。長蘆以北為遼東。比者遼甯稱偽。以有國者五年。長蘆雖未混而自主。其鹽盡東向走。國人號且不能止。則此兩淮之士。安知其不為遼為冀為察之續。而隨長蘆鹽以相繼漏而盡休。雖然。蜀川雲貴。吐番藏中。有為井為岩而鹽者。濱海七省。今之暫失其統。其所存者西北。固亦有待吾民不日退處其間。而食其鹽。雨蒼復將從而述西北鹽政。使余又得讀之。則其感於國課之短絀。民食之虞淡。財政之墮壞。又如之何。又如之何。余方纂清一代政論。用為言之如此。以相緣引。而惕勵於國之持鹽政者。民國廿五年四月三日同學弟沈訥記。

(一)

中國之鹽，兩淮獨居其半。鹽政之變，清代最稱有異

省，舊有鹽場三十二處，今併而為十五。淮南計有呂四，

兩淮鹽區統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河南等

餘中，豐掘，拊角，東何，安梁，草堰，丁溪，伍佑，新

興，廟灣十一場。淮北有板浦，中正，臨興，濟南四場，

其實總計有鹽場十大處。

淮北六場：

(一)安梁場 設於東台縣安豐。乃就安豐，東台，何梁，梁梁，富安，五場合併。場界東至海濱，西至東台縣境，南至豐掘場，北至草堰場。大三千三百方里，鹽戶十九戶，鹽丁六千一百二十四人。

(二)豐掘場 設於如皋縣掘港。由豐利，掘港，拈茶，角斜，四場合併。東至海濱，西至東台如皋南通縣境，南至餘中場，北至安梁場，大二千九百六十三方里，鹽戶有六戶，鹽丁四千五百十四人。

(三)草堰場 設於東台縣境西關。由小海，丁溪，草堰，三場合併。東至黃海，西至范公堤，南至安梁場，北至伍佑場。大三千四百三十三方里，鹽戶二十二戶，鹽丁千四百四十三人。

(四)餘中場 設於南通縣呂四。由呂四，餘中，二場合併。東至海濱，南至海門啓東縣境，北至豐掘場。大二千四百三十六方里，鹽戶二戶，鹽丁一千九百八十六人。

(五)伍佑場 設於鹽城縣伍佑。由伍佑，南洋，二場合併。東至海濱，西至范公堤，南至草堰場，北至新興場。大一千另二方里，鹽戶三戶，鹽丁六千二百四十人。

(六)新興場 設於鹽城縣上岡。由廟灣，北洋，二場合併。東至海濱，西至阜甯鹽城縣境，南至伍佑，北至葦蕩境界。大一千七百六十六方里，鹽戶八戶，鹽丁四千五百九人。

淮北四場：

(一)濟南場 設於灌雲陳家港。轄區跨灌雲連水兩縣境，大一千五百六十方里。鹽戶七戶，鹽丁一千一百六十人。

(二)中正場 設於灌雲徐圩。東南瀕接海濱，北至雲台山，西至連水縣屬響水口，西北至灌雲縣屬中正鄉。大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二頃五十四畝，鹽戶一百六十二家，鹽丁二千八百九十二人。

(三)板浦場 設於東海縣猴嘴場界。東至中正境，西至濤青場境，北至東海，南至板浦。鹽戶三百二十七戶，鹽丁八百十二人。

(四)濤青場 設於贛榆縣興莊。由臨興，濤維，二場合併。東至海濱，南至東海縣，西南至贛縣，西至山東，莒縣，北至諸城縣。鹽戶八百五十五戶，鹽丁一千七百一人。

(二)

鹽之原質乃氯化鈉，氯化鎂，硫酸鈣，與清水化合而

成。製鹽之法，有晒法與煎法兩種，煎有灶丁，晒有晒丁，灶用繳，煎有埽，晒用池，晒有曬池，淮北用晒法，淮南用煎法，各有不同。

(晒法)沿海或沿池設置鹽田，待潮漲則引水入田，使風吹日曝，蒸發水分，溶液既濃，再注入晶鹽池，使之結塊，疎碎即成鹽粒。

(煎法)引水至鹽田後，舖以吸水之細砂，復令風吹日曝，蒸發溶液，既乾，鹽丁剉成堆積。隔日將砂散開，而以水澆之，再晒再堆數日後，化合極膩，於是將其置入櫃式之濾器，和以水煎，再令溶解純淨，然後入鍋猛煎，便成鹽矣。

然此皆粗鹽，晶光閃閃，其色略黃，其質甚粗，而非精鹽，精鹽須入廠驗製而後成。兩淮鹽民約五十萬人以上，搬駁運輸之役不在其內；鹽民生計殊苦！每戶僅有草屋一間，牛車一部，及牛二三頭，鹽民老小，皆污首蔽服，每日午夜即起，工作夜以繼日，無時或暇，然官吏徵於上，商賈取於下，鹽民營營終朝，尙虞衣食！一日夜廿四小時，可煎鹽一桶，按每桶約鹽二百斤。晒則較易，共計淮北可產鹽七·五六五·〇〇〇擔，淮南產鹽有一·二二五·八八八擔，淮北占百分之五十八，淮南占百分之七八，

總產額有八百餘萬擔兩匯銷區，則匯北為蘇北，皖南，河南，汝光等十四縣；淮南則為江蘇，皖南，贛南，湖南，鄂北等區域；淮北共分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道，里則

可謂道此淮南則為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每引四百斤，以上百斤則可謂之引此以鹽斤言，每引徵課八錢三分四厘，或一兩一錢七分

二厘不等。清淮南每年引額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有十課

，銀五百八十餘萬兩，淮北每年引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有二課，銀二十七萬二千兩有奇，鹽價普通每斤一分七厘至三分。更有所謂竈課二十三場，徵銀亦須九萬五千八百八十餘兩，合銀三百三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七兩有奇。

鹽或晒或煎既成，復由運輸之役為之搬駁，工役人數，亦有十餘萬人，該工役多聚生於儀真，十二圩，因十二圩南臨長江，北達運河，為兩淮鹽場運銷之聚集處，由十二圩分運湘，鄂，西，皖，蘇，及外江食岸，故該地為之總樞。鹽場情形及鹽民生活製鹽方法等。可看(鹽潮)電影不啻親身察覽。

(三)

中國之鹽為國家稅賦收入之太半，論定鹽法為財政之主要，故董督其事之鹽政官吏，乃屬重任，組織務須週備，措置必求合宜，故歷代或因時地之不同，設處亦咸有不同。清代以兩淮言，專設鹽法道鹽課御史各一人，鹽政使

一人，初制河東一人，乾隆時裁去，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兩淮一人，鹽運判又三人，監掣同知淮南北各一人，鹽課司大使兩淮共廿五人，鹽引批驗所大使，淮南北各一人，庫大使一人，又經歷一人，知事一人，巡檢二人，此皆鹽戶部遣制，而巡撫總督亦總管其事。官吏之設，人也。制度之定，事也。人事並用，然後克功，故鹽法亦因時地之異而各有不同。然不外官督商銷，官運商銷，官運官銷，包課稅收四種：

(一)官督商銷 即政府給引票於商人，據引購鹽，而販賣於行鹽引地。

(二)官運商銷 即政府自購鹽場之鹽，運於官設之機關，大者名曰督銷局，小者名鹽分堂，俾便鹽商販賣。

(三)官運官銷 即政府運棧而又自行賣者。

(四)包課稅收 即凡偏僻省分之產鹽地，許人民自製自用，而課以稅銀，以爲股份制而無漏私。

以上四種，以官督商銷爲最通行。世界各國，初本無鹽法之可言，我國最稱先而又完備，如英國比國，鹽食爲自由，既不專賣，又不徵稅，人民可自取自給，德國法國，則就場徵稅，美國則關輪徵稅，意國則官民共製，運銷歸國，販賣歸民，謂之一部專賣，奧國則製造運銷皆歸政

府，謂之全部專賣，日本則製造歸民，收買歸國，運銷歸商，謂之就場專賣。而我國清代兩淮，皆用官督商銷，謂之公賣，特許官鹽而商運者。

清鹽法，循明之舊例，兩淮引多課重，弊流百出！是(專商)跳梁跋扈，壟斷鹽價，上侵國課，下削民利，上下交受其困，莫之如何！按專商之始，其源在(引窩)。而引窩之弊，則始於(綱鹽)。綱鹽又源於(窩本)。清代招商認窩，著爲足額，註載於(綱冊)，報部立案，若請引行鹽，則必以(窩單)爲據，名曰(根窩)。根窩者，如田產之有單契印票，每年至相當時期，赴司呈根，復由司查照冊底，比對商名引數，給以(硃單)，名曰(年窩)。按引納費，名曰(窩價)，初則商人類皆自製自運，其後有窩之家，不必行鹽，往往將年窩或硃單售賣與人，或將根窩租典與人，輾轉私售，而操市券，率以一紙虛根，坐得高價；而辦運各商，必向有窩者出價買單，因此有根窩者名爲(窩商)，運行鹽者名爲(運商)。於是窩自窩，運自運，一單之紙，居奇昂價，各營其私，倍從課賦，單價既無形而昂貴，窩商如此，則運商亦必須高棧鹽價，以資挹注，故鹽價昂貴。人民食淡，何以堪生！

按專商之制在明代亦不過一時權宜切不可沿習成例歷代鹽政之病每不在國課之苛重或鹽民之盜私而在商賈之左右壟斷鹽商抑人民

而欲官吏坐收厚利故爲鹽政之官莫不連絡商賈爲鹽戶之民莫不趨奉商賈鹽商之富可敵國豈偶然哉故論鹽政當注意商賈之實買固不在制度之疏密官吏之多寡清代鹽政官與商爲奸則亦不可爲國矣

兩淮歲行大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剖而爲二，通合兩淮幅地，歲行小鹽一百四十一萬三百六十引，此謂之曰（正綱）。

原額——淮北，額行二十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引。

原額——淮南，額行一百一十八萬一千二百三十七引。

清始有天下，部庫如洗，在在需款，用途繁陪，故原額之外續加浮課，以裕國入，而興百廢。順康之間，計增七項鹽稅：

食鹽加窩 順治八年，部劄另加食窩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

八引，其原引綱引仍令綱商辦運。

八縣食鹽 上元八縣，亦食正綱額鹽，順治十五年，商人

張子贖援甯和加窩，改行食鹽九萬六千七百引，其原行

綱引，盡歸淮南綱商帶課而不行鹽，其課攤入正綱引內

代納。

三府復淮 衡永寶三府，原屬淮鹽額地，前明借行粵鹽，

而淮引准課未減，以致淮鹽壅困，順治十八年，巡鹽御

史胡文學題准復食淮鹽分行，淮南八萬一千七百六引，

認辦粵課，其原辦淮課，仍令綱商引內帶納。

甯珠 明萬歷二十二年，甯夏爲劉哮用兵，議加甯餉滴珠二項，國初本已免去。順治十年，將此項頒行引目九萬二千六百九十七引，行之數年，鹽壅課通，十七年，巡鹽御史李贊元題准帶課不行鹽，其課攤入正綱引內帶納。

新增 順治十三年，戶年尙書車克題加兩淮鹽十六萬引，亦行數年，鹽壅課通，正引停壓二百二十萬引。十七年巡鹽御史李贊元一并題准帶課不行鹽，其課攤入王綱引內帶納。

加斤 康熙十四年巡鹽御史戈英自陳一案審出銀三十五萬餘兩，科臣余國柱奏准改割，設爲加斤，每引加鹽二十五斤加課二錢五分，通計兩淮共增鹽斤十七萬餘引，增課四十萬五百餘兩。

加丁 康熙十七年，御史傅廷俊，請鹽引加丁，准令四鹽差御史會同管鹽巡撫照丁議加，兩淮巡鹽御史郝浴會同巡撫題加二萬七百四十二引。

若夫辦課行鹽之間，更有：更名 變價 倉鹽 折價 潮包 梳封 賊罰 京書 贖錢 經費 解費 鹵稅

積餘 殘引 紙硃 十五種雜項，所費實大。乾嘉鼎盛之時，海內安享太平，鹽商更設報効之名，牢不可破，浮費

而列入正課，其弊害不可理治矣。

(四)

道光初年，有私梟黃玉林伏法，前督臣大學士蔣公，及鹽政運司皆獲譴，上則欽差戶部尚書王公鼎侍郎寶澍與赴兩淮會籌改法。十年冬，陶文毅公總督兩江，兼管鹽政，廢引改票。

陶文毅公，名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長沙府安化縣人。家貧好學，既登科，果敢強行！當其授總督出京之日，命其未婚婿胡文忠公林翼，先往揚州，揚州鹽商集居之地也，文忠公以赴江南就婚爲名。時文忠公年方弱冠，少年綺態，車馬衣服，備極麗都，抵揚州卽遍訪地方官紳大賈，文忠公朝暮應酬，舉趾闊綽，官商慕其總督之嬌婿，而又瀟灑廣交，莫不樂與周旋。旣而旅囊告罄，乞用於文毅公，一萬金。文毅公立付揚州運庫支款十萬之公文，去未半月，文忠公之蒼頭又來，謂又不敷，尙須五萬金，文毅公復令督署賬房匯款五萬金。幕中某君與文毅公誼篤，羣僚憇患其往說文毅公曰：『令坦在揚州，挾妓浩賭，捧旦揮霍，出京之日，帶去旅費若干，雖不可知，然而半月之間，已用去十五萬。金錢雖不足惜，身體名譽，不可不愛獲，公素嚴正，可放任至此？』文毅公笑曰：『胡林翼

將來要辦國大事，無暇游玩，此時正在青年，當任其戲也。』久之，文忠公歸，督署轅門封口書函概不遞，以辦大計爲名，禁謝見客，且傳刻字匠十名召入署內，向來鄉試用刻字匠，未聞督署辦大計亦用刻字匠，衆方疑猜不一。未滿一月，掛牌見客，而一夜之間，淮北鹽政廢引改票之告示，已遍貼各縣通衢，蓋文毅公遣文忠公赴揚州察訪鹽商內中各個詳情，並與訂交深誼，旣得要略，乃遞六百里軍機密奏，隔日便奉密旨許准，毅然廢引改票，百萬巨富，一夜變爲赤貧，使鹽商不及向京中各王大臣轉圜，又因文忠公夙有交誼，未便逆咄文毅公。淮鹽引廢票行之驟然變更，得施之於實行者，文毅公爲之，而文忠公有以協成之也。

按此事於會文正公書中有記及又按南京凡大員督臣皆奉諭立專祠獨陶文毅公雖有上諭立祠致祀而未嘗有處建祠之費皆江南北鹽商集資捐築文毅公廢引改票鹽商恨之致至今不與建祠此所謂任勞任怨克功召詔也

廢引改票，卽以(引商)變作(票商)。夫行鹽用(引)，與行鹽用(票)，同爲運鹽之獲照，在性質上無甚區別，惟引商銷鹽有定岸。票商則銷界以內，無論何縣，悉聽轉輸販賣流通，並無一定專岸。引商根據別窩，每年赴司呈根繳納根窩，由司查照底冊，比照商名引數，給以運送執照，無根窩者卽不能領照，票商則凡赴局繳課者皆得領票買

鹽，無需若何之根據，故有不同。簡言之，民運，而官給票，以收其稅。按票鹽之始，明史食貨志，載嘉靖中，山東兩浙令鹽商每百斤納稅八分，給之票，每年收銀二千餘兩。又發浙江鹽法志，謂嘉靖中兩浙巡鹽御史李遂行票引於黃巖等場，每張照鹽三百斤，實票九萬張。文毅公自道光十一年辛卯開網至戊戌卸任，兩淮八載，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而在岸緩納之課，尙不在其內，從無統綱借帑之事，庫貯常實，存有三百餘萬兩之多。

初，文毅公之行票法也，議海運則高漕北倉撓之；議裁釐費，則窩南蠶吏撓之；議裁糧私，則長蘆總漕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蓋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植），兩湖之（岸費），數百萬人仰食其間者千億計，當軸熟視無睹而不敢有主張。文毅公謂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力去淮北之弊，改道不改捐，歸局不歸商。又裁去淮南窩價百餘萬，江西湖廣揚州各項官費百餘萬，又銷糧艘夾帶歲少蘆私十數萬。於是羣議鼎沸，奏牘盈尺，然文毅公堅毅卓絕，我爲我法，不因成敗而易其志，不以是非而變其法，強行之結果，每歲暢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積逋，且濟淮南之懸引。文毅公會謂姚瑩曰：『有勸淮南並行票鹽者可乎？』

瑩曰：『淮北課少而地狹，淮南課多而地廣，其事不同，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販之束縛，而民便之也。票販與水販有別：（票販）納課赴場領鹽，運至西壩而止，爲時數日，行垂河數百里耳。（水販）則皆淮北引地諸府州縣之人，至西壩買鹽而歸散售於州縣食鹽之戶。官則維責課於票販，而不問水販票販維售鹽於水販，而不問食鹽之人。……而淮南則不然，其引地遠在楚西三省，且有長江千里之險，若行票法，則票販斷不肯赴場領鹽，且冒險千里運至楚西，其遠者運及儀徵而止耳，楚西水販亦斷不肯冒險售鹽於淮南。如此，是楚西無淮鹽也！三百一十九州縣之人能淡食乎？惟驅使食蜀粵之私耳，淮南鹽既無所銷售，課將十去七八，國何賴焉？』文毅公乃止，厥後有陸建瀛踵行於淮南。

逮太平天國之役，長江梗阻，鹽運不通，票販咸散，幾於片引不行。同治三年，金陵克復，江路肅清，兩江總督曾文正公，始而整頓淮鹽，然而其困難有二：

（一）鄰鹽之侵灌太久 西岸則食浙私和粵私，而兼以閩私，楚岸則食川私粵私而兼以潞私，引地被占，將及十年，民既藉此以濟食，官亦藉此以抽厘，積重難返，久假不歸。

(二)釐下之設立太多 淮鹽出江自儀真，而金柱關而
變港而大通而安慶而華陽，以達楚西，層層設卡，處處報
稅，均以鹽爲大宗收入，諸軍仰食於此千萬計。

整理之法有四：

疏銷 鄰鹽侵佔淮界，本輕利厚，淮鹽不能與之相敵，查
堵太煩，亦難，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
鹽可以化私爲官，將鄰私厘金酌量加抽，淮鹽與鄰鹽並
行不悖，久之自暢，而鄰私銷矣。

輕本 前逢卡抽收者，今改爲到岸售銷後，彙總完厘，分
解各軍之餉，前之收卡稅五兩者，今改爲楚岸每引抽銀
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每引抽銀九兩四錢四分，皖岸每
引抽銀四兩四錢。

保價 於楚西各岸設立督銷局，派委大員駐局經理，鹽運
到岸，令商販投局掛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
少，小民無食費之虞銷時而銷虞，商賈無虧本之慮矣。

杜私 最易偷漏者不在梟販，而在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
帶，所謂官中之私，查禁尤難。現經改復，道光三十年
舊章，每引正鹽六斤分網八包，每包另給消耗七斤半，
包索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曾文正公刊發大票，隨
時添給，並於大勝關大通安慶等派員驗票截角，如有重

斤夾帶，立即嚴究，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
亦必另給稅單，苟無單而販私，則按律而科罪。

按文正公改定兩淮票章，聚散爲整，凡行鄂湘江西者
，以五百引起票，名曰（大票）。行安徽者以一百二十引
起票，名曰（小票）。各要岸設立督銷局，小則爲鹽分堂
，俾使鹽商購賣，此其成效也。先是文正公之論兩淮鹽政
，以爲國家鹽法本來美備，止因事久弊生，有名無實，非
法病人，人自廢法，今惟有申明舊章，大加厘剔，則除弊
即以興利。

其必須停止者有三：

(一)漕臣以清淮防費支絀，先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
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繳，諸多未便，由海分司詳改
，每運鹽百包帶繳五包，其應完課銀，及售出鹽價，雖經
吳棠奏明作爲清匯軍需，但錙銖而取之，瑣屑而派之，殊
非政體所宜。

(二)徐州係山東引地，前因捻氛梗阻，東引未能到岸
，經督辦徐宿軍務出在田奏准借運北鹽，實收東課，原係
暫時權宜之計，行之日久，流弊滋多採買則私自赴場，
售銷則旁侵皖界，劫下東引業已通行，徐民無虞淡食，不
能再託借運之虛名，貽銷之實患。

(三)北鹽向有淨鹽毛鹽之分，已改捆者爲淨鹽，未改捆者爲毛鹽，皆須納課，方准出湖，近來私梟句串營弁朋販，毛鹽結隊橫行，連橋闖越，堵之嚴則營員出而包庇，緝之疎，則官引盡被占銷。

有待整理者四端：

(一)淮北綱引，前係奏至戊午綱爲止，今於五月初八日，接開已未新綱，惟兵災以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之數。應循照近年奏案，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每引例收報部正課一兩五分一厘，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錢，倉穀河費鹽捕營各一方，此外如團練，霸工，緝費，號項，等款，名目太繁，一概刪除，以紓力。

(二)近來軍餉皆賴鹽釐接濟，勢不能概行裁撤，而長路處處設卡商販視爲畏途，且從前各卡總計每包約須完厘錢二千餘文，爲數過重，自應大加核減，今擬仿淮南總收分解之法，歸併兩處，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厘錢五百文，運赴上游，再於正陽關設卡，每包收厘錢五百文，他卡只准驗票不准重抽，統由文正公選派委員；蓋非減厘不足以輕本，非裁卡不足以卹商。

(三)淮北解餉，原案向以十成分攤，臨淮軍營分四成

，滁州李營分四成，安徽撫營分二成，今臨滁兩營業已分別裁并，自可將該兩營舊有之餉，改撥金陵一軍，稍解燃眉之急。惟漕臣停止捐鹽，亦應量予撥濟，以資貼補，嗣後所收課厘，咨明吳棠喬松年，應仍以十成分派，督署營派五成，撫營派四成，漕營派一成，論兵數則仍小有裒益；論舊例則無甚更張。

(四)北鹽每引例定正鹽四百斤，分細四包，每包連漕耗重一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捆大包，重一百二三十觔不等。以省運脚及按包抽厘之費，換包後鹽票不符，叢生弊竇，文正公嚴申禁令，不准改捆大包，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仿淮南之例，填明艙口清單，庶鹽與票符，可杜就重而避輕，不致以多而報少。

此會文正公對於淮鹽之整理，而後創制大小票，設立督銷公堂。同治五年，李文忠公鴻章署理兩江總督，以銷鹽暢旺，行票不能遍給，商諸會文正公，於票法之中參以綱法，定爲循環轉運。就原有票販接認後運不願者票退，違規者扣除，按照引綱，年年遞運，永遠循環，作爲世業，毋庸另招新販。由是而票本之說，無異窩本，票商專利，亦同引商！蓋票鹽初定一年一運，環運既興，票法便壞，至光緒間，更令兩淮認捐常年票本，遂致票商据票本之

說，專票鹽之利，子孫相承，亦同世業，輒將票張轉相售賣，或行貨運，以視從前之根窩，毫無異矣！故名曰窩票於綱，實則規復引制，廢引改票之法，根本動搖，與專商之弊一也！此可謂由票法而至綱法。自陶文毅公之廢引改票，曾文正公稍變之，左文襄公督兩江，又崇復文毅公之法，順從胡文忠公之議，李文忠公則又歸復之，二百六十餘年間，實未多變也。

(五)

清代兩淮之鹽，總而論之，流弊至大！各地鹽本若兩浙、兩粵、閩、雲、川，長蘆，皆莫重於淮鹽，故淮鹽口岸所至，北接蘆鹽則為蘆鹽所侵，南接粵鹽則為粵鹽所侵，西接浙鹽則為浙鹽所侵，皆以此三路之鹽多賤於鹽淮，愚民貪利，驚賤而舍貴，乃人情之常，故雖嚴禁而犯者又踵接。潞私灌安襄荊隕，川私灌宜昌，粵私灌永寶南贛，蘆私灌歸陳，浙私灌饒州甯國。然究其原由，因兩淮之鹽，成本獨重於各場，亦非商人故意抬高價格，如正課之外有（織造銀兩），有（銅筋銀兩），有（義倉銀兩），然此等浮課，猶曰公事公捐，取之有名，即如引費一項，乃明明墨吏之私賊，今為解部之正項，各衙門之陋規使費，本應汰革，乃亦按數歸公，既失政體，又屬妄為，且前則

可以九折八折，市物餽送，猶有收與太收，而今則轉為足平紋色矣！在大員必無私行再取之理，而下廳佐吏豈能杜絕交際？如此歷歷如派，日重日深，鹽本日重，鹽價日昂，食私者如鹽蠅之附羶，蟲之長腐，不可禁絕，此官吏之所以貴淮鹽。其次如（印本）（智票）（貼息）（套搭）皆弊之尤者，不肖奸商，巧立名目，借端開銷，如商人辦運，所有引課場價，運脚使費，一切併計謂之（成本）。內有商人缺底一項，名為（根窩），每引取票銀一兩，每年按引即須銀一百六十九萬有餘，歸於底商，先國課而坐收其利，每由（稅商）開銷取之，（散商）名為辦公，而實不知其名目，盈千累萬，任意攤派，成本安得而不重？成本既重，則售價安得而不昂，故私鹽起而充塞矣！兩淮之鹽，價錢既昂，於是糶和污泥，雜入皂莢蛤灰等弊，鹽質亦差，鄰私梟販之鹽非能勝官而銷售，實由鹽價太昂有以致之，此商賈之所以貴淮鹽。

按、官吏商賈促成成本之重，銷售之滯，積引之多，其輸於官而入科者，有（正項）雜項 外交 帶款 四大綱目，其輸於商而入稅者，有（引窩）鹽價 捆壩、運費 辛土 火足 外銷 活支 月摺 岸費 等名目，倍蓰正課也。

論兩淮鹽政，咸謂輕本之次，必以緝私爲要，然私有鄰鹽私灌者，前已略言之。更有官私與梟私之別，官私較梟私尤害，而不易杜禁，請先言官私。

(一)官私 所謂官私者，藉官以行私，商運官引之重斤，裝鹽江船之夾帶，實爲淮網腹心之蠶，於正鹽之外，本有耗滿無課之加斤，有所謂(包內)(包外)包內者，係運商捆鹽出場，多帶重斤，商斷商夥亦復加之，且又短發江船水脚，以鹽斤私抵船價，其短發所給之價，復被斷夥埠頭等勒扣過半，甚至船戶不領脚價，轉以重賂，向商斷埠頭等圖謀裝鹽，下至商宅婢役，亦月有饋費。蓋江船裝鹽每捆解放私鹽，謂之(買砵)；每船裝官鹽十之五六餘船，盡以裝私，謂之(跑風)；船既裝鹽，將全引一船之鹽分爲三四船，遇有一船遭風失筴，即捏報全引淹銷，將並未失事之二三船，亦請補鹽，既得照例免課，又得通網津貼，到岸之後，并得提前先賣，謂之(淹銷補運)是以一引而換數引，明目張胆之私也。有所謂(整輪)者以窄徑自窳，而私販轉得暢行，迨窮年守候，銷售無期，於是在後之船鑽營以提前其點者，將待輪之鹽偷賣，俟輪到時，買私補填，謂之(通籠蒸糕)甚至鹽已賣盡，仍報淹銷將船鑿沈以檢其偷賣之

蹟，謂之(沈船放生)各種弊竇，不一而足，國課於是虧矣！

(二)梟私 所謂梟私者，鹽私販而盜者也。梟私有販徒，其販徒之首領名(大仗頭)，其副者名(副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謂之(當青皮)，各站馬頭私鹽過其地則輸錢，故曰(鹽關)，爲私販過秤主交易，故又名(鹽行)，爭奪馬頭打鬥，又有乘夜率衆械殺，名曰(放黑刀)，遣人探聽名曰(把溝)巨梟必難黑刀，是以常聚集數百人築土開壕，四面設礮，位烏鎗長矛大刀鞭，之器畢具，然相約不拒捕，非力不足，知拒捕則官兵必傷敗，恐成大獄，阻擾生計也。

按、淮南則以深江孔家涵子爲(下馬頭)，而瓜州老虎頭爲(上馬頭)，淮北則以新壩龍直城爲(下馬頭)，而錢家集古寨爲(上馬頭)，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輩，皆強很有力，且善技能，勇於爭鬪，大抵鹽政官吏，置之不問，掩耳盜鈴，彼此顧忌，互相爲敷衍了事耳！夫官私之病癥在善於夾帶，倘計船之多少而裝鹽，不使留有空艙，則其受載若干有定數，而夾帶易查矣。實發水脚，毋許剋扣，則船戶不得藉口，而脚鹽易清。倘不幸而真有遭風失淺之事，則可準其補鹽，而不可準其免課，

如此淹銷無所由利，而捏報謊呈自少也。嚴查水程大減浮費，銷數有一定，成本亦因之輕，如此則鹽銷自暢，國課足矣。至於緝禁梟販，雖於要隘設卡，委文武員弁帶兵嚴防，隸卒持械伏山拗水曲，伺負鹽人過，奪而殺之，有聞風逃竄，至落水溺斃！及顛墜崖谷，中鎗被戮！不可謂不嚴；然其所奪之鹽，不歸官而充已之私囊，上下交征利，故事不可為也。維官引暢銷，則梟私之鹽自屏跡，官鹽價賤，成本又輕，質料且佳，梟私如何得行耶？是理財之道，在開源節流，緝私之要，在開源疏流，拔本革新，去奸商，定明章，刪浮費，然後與無知梟販，貪利下手，切實言之，久之自理矣。

兩淮之鹽，有清一代，已略述其梗概，其利有三：曰，地大物博，曰，運輸暢便，曰，質良法備。而其弊亦有三：曰，浮費太多，曰，墨吏私贓，曰，私鹽充塞；私鹽之中又有（鄰私），（官私），（梟私），之分，官私即墨吏私贓。鹽政之官，積習相沿，競向利爭！而清初自專商引之政為票，又由票之改為綱，文毅公與文襄公則主新法改革，而文正公與李鴻章則尚保守舊規，故其中流變反復，亦殊無甚有為，文襄公生平推崇文忠公，故與文毅公意見較合，李文忠每不滿於文襄公，故與文正公為一。至

宣統年間，國家當軸雖求鹽法之整理，而海通以來，百事待興，宗社將亡，已不及措手矣！去年國民政府公佈新鹽法，固知當軸理財之急急，重視于鹽政，而軍部辦餉，需鹽千百萬擔，固知非常時期重視於產鹽，惜乎冀察長蘆走私，安知兩淮不步其後，而無形追隨，暗中偷漏耶？用述兩淮之鹽，擇其犖犖大者論之，鹽政之變，獨就近代遜清一朝述之，余於鹽政非專家，希大家有以教之。

附（與歐溥懷書）

溥懷先生台鑒最近為蘆鹽運銷日本朝鮮擬定出口辦法問題衆論憤憤以為華北經濟從此被奪主權而我公獨平其議主張每擔徵出口稅與公費三分以連日每擔徵出口稅三分公費九分以運鮮高見殊佩且已公佈實行蘆鹽產區分豐台蘆台兩場產額年有六百餘萬担運銷平津兼豫等口岸因歷歲積存之鹽達千餘萬担稍以運銷日鮮固無不可但日鮮決非淡食之故而乞給於我國而我國亦並非無處可銷而棄置於鄰邦軍政部積貯之不暇何來存鹽濟人鹽之用於軍需品若炸彈若爆氣若酸礮其次製皮造紙者不一我國豈不使自用而甘贈人餽其間彼此誇飾之詞實為買賣妥協之證現在蘆鹽已經公然可以運銷亦無不可但繼之者兩淮私販貪利地比便輸難免漏走夾帶倘使日久成習兩淮之鹽無形亦去

此我公必須審慎于先而備流弊於後往往疏其流者必導其源今爲保全內地國課完整軍民需用起見蘆鹽一經開端出口兩淮卽須設法杜絕偷私以防決口而瀉千里之洪牽一髮而動及全身之肉兩蒼於鹽政非專家本無庸有異議然衆口鑠金處士橫議容抒己見以截紛言慚愧無以慰我公之望（下略）吳雨蒼手拜（完）

世界各國化學進步，需鹽最多，故經濟學者以徵鹽稅爲惡稅。獨我國心學橫流，化學不進步，號稱鹽法最備，作繭自縛，民生何賴。千年叢垢積弊，國且不國。今財部新頒鹽法。未遑深研。容俟異日論之。願傷生閱竟書後。

光燾勝錄

黃光燾

同光之際，湘陰郭筠仙侍郎號精洋務，力倡維新，致爲老成人所詬病，當使英吉利時，侯官嚴幾道（復）適派游學習海軍，每試輒最，侍郎亟賞之，引輿論析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往往日夜不休，後侍郎齋志以卒，幾道聞之，感歎殊甚，有挽聯曰，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翬翬，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詠，離憂豈勵屈靈均，意頗痛切，又湘潭羅劬庵（正鈞）挽曰，修六藝之文，通萬方之略，並世誰相知，悵望千秋爲隕涕，質鬼神無疑，俟聖人不惑，殷憂與終古，蒼涼寰海一孤臣，劬庵代山陰俞恪士（明震）挽曰，與文正首定訐謔，晚歲亦同膺世謗，繼船山獨明絕學，心源難遽覓知音，蓋王船山（夫之）一代大儒，爲侍郎夙所宗仰，曾倡議請以船山先生從祀聖廟被駁，故私製船山祠聯，末曰，請從祀於廟，是有待於後賢，二聯旣饒氣勢，又能言之有物也。

武岡鄧彌之（輔繪）詩宗八代，孤詣致精，與湘綺倡言復古，遂開風氣，有白香亭集行世，信乎作者之才也，湘綺挽之曰，富貴春夢婆，同輩幾人紫光閣，樂府秋胡婦，詩名終古白香亭，羅劬庵挽曰，復古訖於齊梁，同輩幾人存，孤詣獨傳敦厚旨，晚歲力追陶令，都梁萬山曲，愴懷頓失老成人，皆極雅切。

校 聞

(一) 全校舉行清潔運動週

本校新生活運動服務團，鑑於時屆夏令，微菌滋長，清潔衛生，誠有切實辦理之必要，特定上月第三星期為全校清潔運動週，當由吳溉亭訓育主任秉承校長意旨，負責指導，為使各同學踴躍衛生服務起見，備有獎品，以資鼓勵，各級同學莫不勤敏將事，宿舍課室，整潔一新，至於膳堂廚房浴室廁所等處，則由庶務先生督促校役切實施行清潔衛生云。

(二) 本校叢書新編——性理大義——問世

校長所著性理大義一書，取材於宋五子，窮源竟委，剖析精微，一紙風行，銷售早罄，復因四方購索者踵至，特重付手民，并列入本校叢書，以便嘉惠來學云。

(三) 本校十五週紀念與本屆畢業典禮聯合舉行

本校十五週紀念，自校方積極籌備後，如發行專刊，布置會務等等，均已大致就緒，復以本屆畢業同學人數特多，須舉行隆重典禮，為寶貴時光起見，決定聯合舉行，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也。

校 聞

(四) 丙子運動隊公開表演

丙子運動隊，為三年級愛好運動研究體育諸同學組織而成，已有兩年歷史，實握本校體育運動之權威，每期均有各種球術運動公開表演，以資觀摩，該隊同仁近因畢業在即，論文已交，趁此天朗氣清之時，作最後一次之公開表演，亦即對留校同學作臨別紀念，已於上月卅一日舉行，各項成績，均甚可觀云。

(五) 不日舉行之兩展覽會

攝影展覽會，由張尊五先生任家梁同學聯合發起，徵求同學各項攝影卡片，分類編配，定於十五週紀念典禮時，舉行展覽，又研究股書法社，為擅書法諸同學所組織，平日作品，頗博稱許，茲為相觀而善起見，亦擬於畢業典禮時，公開展覽，現已開始徵集精心作品，聞各同學應徵交去者，影片字迹，均極踴躍云。

(六) 學生會籌備歡送畢業同學

本屆學生會循例歡送畢業同學，已經常會議決於畢業典禮前一日舉行，并備各種茶點招待，以表薄意，屆時濟濟一堂，絃歌相答，歡樂之情可想也。

七五

(七) 學生會結束大會紀略

上月卅一日(星期六)下午七時，由常委會召集全體同學開結束大會，當推常會主席委員陳光漢為臨時主席，行禮如儀，主席報告開會意義後，並將本期各股賬目及工作情形，作簡單而明白之報告，復由研究股長張廣生，游藝股長戴雙倩，體育股長吳均之，出版股長鄧夏鳴，出席報告各股工作概況，其間衛生會計兩股，因事請假離校，則由主席委員負責代表報告，末由監委主席委員魏恆葆報告審查各股賬目，均無訛舛，且各股經費，皆有少數贏餘云。

(八) 在錫同學會近訊

開成立大會

在錫同學會，自經楊仁溥張尊五等諸畢業同學發起組織後，業於五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在本校大禮堂開成立大會，正式成立，到有畢業同學四十餘人，通過草章，選舉結果，楊仁溥，張尊五，許岱雲，倪鐵如，王紹曾，夏敷章，李耀春，當選為理事，曹甘霖，王桐孫，周清泉，為後補理事，當日下午六時，在迎賓樓舉行敘餐會，燈紅酒綠，杯觥交錯，頗極一時之盛，即席理事開第一次會議，支配職務，楊仁溥任常務理事，組織部，張尊五，王紹曾，事務部，倪鐵如，許岱雲，文書部，李耀春，夏敷章，茲

將五月卅一日上午九時第二次理事會議議案錄后：

出席者，楊仁溥，夏敷章，李耀春，倪鐵如，張尊五，王紹曾，張代

主席，楊仁溥 記錄，李耀春。

行禮如儀，

(甲) 報告略

一、應否遵照大會議決，函請各地同學組織區會案。

議決：應將本會章則等印發各省市區同學，請即籌備

組織各該地區會。

二、如何組織本區各支會案。

議決：由組織部先行調查各縣同學分佈狀況後，再行

指定各縣負責人員着手組織，於成立時由本理

事會派員出席，以資聯絡。

三、本會會費應如何徵收案

議決：由事務部即日徵收。

四、應否調查全部同學近況，並印發通訊錄案。

議決：通過，交由組織部辦理。

五、大會交談，母校十五週紀念，籌建新校舍，本

會會員應如何表示一案，應如何辦理案。

議決：由本理事會函請本區各同學努力捐募。

現任教職員一覽表

姓名	字	籍貫	職	務履	歷通	訊處
唐文治	蔚芝	江蘇太倉	校長	前南洋大學校長	本校	
馮振	振心	廣西北流	教務主任	前北流中學校長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大夏大學教授交通大學教授	本校	
葉長青	長卿	福建閩侯	總務主任	廈門大學畢業北京大學研究生曾任福建省立第一高級中學校長福建華商女子文理學院南京金陵大學教授署理松溪縣縣長兩任福安縣縣長	本校	
陳衍	石遺	福建閩侯	教授	前清京師大學堂國立北京大學私立廈門大學國立暨南大學教授	蘇州胭脂橋毛家弄	
顧惕生	原名實	江蘇武進	教授	前兩廣優級師範國立東南高等師範國立東南大學等校教授	南京雙龍巷尖角營四號	
楊鐵夫	以字行	廣東香山	教授	前任桂林中學監督中山師範校長	上海百老匯路公和祥碼頭賬房轉	
陸修祜	景周	江蘇太倉	教授兼秘書	前南洋大學教授	本校	
錢尊孫	仲聯	江蘇常熟	教授	前大夏大學教授	本校	
王保憲	慧言	江蘇太倉	教授	歷任江蘇省立志局分纂太倉縣立圖書館館長蘇州振華女子中學教員	本校	
董潤之	原名德富	南京	講師	美國加州大學教育碩士	無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羅伯陶		湖南	軍事教官	訓練總監部無錫區總教官	本校	
李雪谷		雲南	軍事教官	雲南講武堂畢業中央軍校畢業教官訓練班畢業會充排連長大隊長等職	本校	
胡念倩		江蘇無錫	講師	曾任江蘇省無錫縣黨部吳縣縣黨部整理委員無錫縣黨部第一二四屆執監委員無錫縣立初中訓育主任私立無錫中學黨義教師	無錫張涇橋	

現任教職員一覽表

侯鴻鈞	敬輿	江蘇無錫	國技教師	歷任無錫縣勸學縣立中學教員無錫中醫講習所教務主任	無錫四郎君巷
黃竺初		江西萍鄉	軍事助教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師三十旅六十團一營二連上尉連長	本校
吳良澍	概亭	江蘇溧陽	訓育主任	歷任江蘇省立第三第六中學教員及第四師範教員江蘇特設藝術專科主任南京美術專門教員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本校
高文海	涵叔	江蘇無錫	會計員	前東林三師附小教員	本校
秦廣銓	秉衡	江蘇無錫	校醫	無錫療養院長	無錫光復門內療養院
張尊五		江蘇江陰	庶務員	曾任松江私立正心中學教導主任	本校
王桐蓀	彤生	江蘇江陰	教務員兼圖書館管理員	本校畢業	本校
顧增賢		江蘇太倉	圖書館管理員	本校畢業	本校
姜謀深		江蘇無錫	教務員	崑山縣立師範畢業	本校
聞駿材	豹龍	江蘇太倉	教務員	本校畢業	本校

同學錄

三年級

姓名	字	年齡	性別	籍貫	通	處
方恭綏		二三	男	江西南昌		九江丁官路八九號
王國彪	炳文	二一	男	江蘇吳縣		蘇州古市巷九一號
王錫章	逸羣	二一	男	江蘇崇明		崇明城內富民街
史惠南	若水	二一	男	江蘇宜興		宜興西尤場巷十號
左桂華	又明	二五	男	江蘇泰縣		泰縣北門外萬泰莊轉忘私鎮
包槐森	蔭庭	二五	男	江蘇武進		京滬綫橫山橋第五區公所轉
王宗禮	典三	二六	男	江蘇泰興		泰興河頭莊
卞長鵬	大中	二二	男	江蘇泰興		口岸大泗莊
孔昭庚	耀西	二七	男	江蘇泰縣		泰縣鐘樓巷

史龍雲	俊才	二八	男	江蘇宜興	宜興官村詔巷
任家梁	慕雲	二四	男	江蘇吳江	上海法租界恩理和路卅五號
吳方鈞	鳴嘯	二八	男	浙江奉化	浙江湖州梅溪萃豐木行
吳自予		二八	女	四川安岳	無錫西水關堰橋下湯苑蔭廬王淑元君
吳雨蒼	霖生	二一	男	江蘇吳縣	無錫槐樹巷三號蘇州花萼里
邱茂森		二四	男	浙江龍游	龍游靈山華大昌號轉寺下
宋恩培	子植	二六	男	江蘇常熟	常熟鹿苑
何爲龍	肇祥	二七	男	廣西陸川	廣西陸川縣良田郵局轉甯潭合記轉三
吳竟成	志道	二七	男	安徽桐城	江鄉六良村安徽桐城北鄉麒麟橋
沈錫九	禹章	二五	男	安徽穎上	穎上縣鹽店巷18號
沈訥	希乾	二二	男	江蘇上海	上海小西門江陰街祥齡里八號
武宗燦	剛峯	二二	男	江蘇銅山	徐州南門外奎西巷五十七號
金敬泰	亦旃	二三	男	江蘇常熟	常熟城內大步道巷
邱鏡平		二五	女	江蘇海門	海門三陽鎮邱宅
洪長佳	君昂	二一	男	安徽涇縣	上海海格路大勝胡同二十七號
宮傳瓚	玉珊	二五	男	安徽懷遠	安徽蚌埠轉洛河街宮尚盛大房
徐恩濤	觀伯	二五	男	江蘇泰縣	泰縣北門外老漁行鎮

同 學 錄

徐谷	小陵	二五	男	江西上饒	上饒南鄉黃市鎮鄉村信櫃轉
孫易	百朋	二三	男	安徽壽縣	壽縣梁家拐十一號
倪雲裳		二三	女	江蘇無錫	無錫槐樹巷三號
張可久	耐山	二二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張涇橋東街
陳起昌	參	二六	男	廣西北流	廣西北流民樂郵局
陳玉清	潔瑜	二五	男	江蘇泰縣	泰縣西倉汪恆順轉
陳松英		二一	女	廣西北流	上海交通大學陳柱尊轉
陸昌寅	義賓	二三	男	江蘇江甯	南京中正路程閣老巷十號
康視達	慕陶	二四	男	江蘇如皋	如皋薛庵郵局轉
陶鎮秀	君毓	二二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北門後竹場巷十三號
章松齡	公直	二一	男	浙江餘杭	餘杭倉前
莫善述		二四	男	廣西	廣西陸川縣良田郵局轉甯潭合記轉三
崔龍	雲潛	二一	男	江蘇武進	江鄉上坑村武進周線巷
彭天龍	鶴濂	二四	男	江蘇金山	金山洙涇西市衛生藥材對面莊學淵轉
姚景文	以字行	二二	男	江蘇溧水	溧水牛場口慎餘源醬園
覃克己		二五	男	廣西南甯	南甯德鄰路世昌號
喬選	德江	二六	男	江蘇句容	轉四塘朝川學校轉丹陽寶墩鎮協生祥布號轉交山頭村譚金記寶號交
葛昌基	建華	二三	男	江蘇溧水	溧水同人磁器號

楊同蘇	伯楣	二五	男	江蘇如皋	如皋曹家巷一號
楊家興	幼安	二一	男	江蘇溧水	南京安品街16號或上海老西門中華路標準運動器具公司
葉煒白	嘯霞	二三	男	江蘇江陰	無錫楊舍葉宅
虞壽勳	仁齋	二五	男	江蘇金壇	金壇矢巷
趙宗湘	鐵帆	二五	男	江蘇阜甯	阜甯東大街又浙江雲和縣政府轉
趙家驥	德良	二四	男	江蘇泰興	泰興新鎮市轉
潘振元	抱一	二六	男	江蘇常熟	常熟城內青果巷四十號
蔣家焯		二三	男	廣西北流	廣西北流民樂來安轉
劉斯楠	梁選	二七	男	江西奉新	奉新木牌樓義孚煤油公司轉
錢大成	希英	二三	男	江蘇常熟	常熟西山塘澀岸
錢君白	潔人	二一	男	江蘇江陰	江陰布政坊巷
盧寄瀛		二六	男	江蘇泰縣	泰縣城內大林橋
謝之勃	惕齋	二三	男	江蘇慈谿	浙江甯波六家埠
謝學裘	駿良	二三	男	江蘇江陰	江陰城內文昌巷
戴傳安	筱堯	二一	男	江蘇鎮江	揚州粉妝巷七號或南京門東倉門口45號
韓寶榮	鐵如	二一	男	安徽巢縣	蕪湖河沿街二〇二號
蘇瑩輝		二〇	男	江蘇鉅江	鉅江濱軍巷六號
顧時	亞先	二五	男	江蘇武進	常州西門外夏莊橋
張永日		二五	男	廣西興安	廣西興安大溶江陶惠昌號轉六洞東村
張如愈		三〇	男	浙江天台	天台藤橋溪邊張
張葉欣		二四	男	安徽滁縣	滁縣古樓街八號

二年級

姓名	字	年齡	性別	籍貫	通訊處
黃蘊貞		二三	女	江蘇無錫	無錫花園街三號
過悟新		二二	女	江蘇無錫	無錫中市橋上塘二六號
余漱石		二一	女	江蘇無錫	無錫老北門打鐵橋下日升山房內
龔其華		二六	女	江蘇無錫	無錫永興巷九號
馮蕙心		二〇	女	廣西北流	廣西北流山圍容村贊生堂轉沙梨園或本校馮振心轉
陳荔英		二二	女	廣西北流	上海徐家匯交通大學陳柱尊轉
宋硯樵	端	二六	男	江西贛榆	青口同春號
李士杰		二三	男	江蘇江陰	無錫后塍或蘇州西白塔子巷七十四號

宋介藩	安邦	二〇	男	江蘇松江	上海小東門福昌里廿號	黃光燾	惠威	二三	男	湖南長沙	長沙菲英園新軍路七十三號向榮草堂
蔣祖怡		二二	男	浙江富陽	浙江富陽新關邨	吳均之	志衡	二五	男	江蘇金壇	金壇永康路
袁傑銘		二六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北坊前	郭泰庚	清寶	二一	男	江蘇金壇	金壇真溪橋郭同春
陳其昌		二〇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大婁巷四十五號	樂景溪		二七	男	河南盛始	京滬路南翔方泰鎮陳宅轉
吳家駒	嘉恩	二〇	男	江蘇無錫	無錫甘露鎮	姜浩生		二三	男	江蘇溧陽	溧陽恆升
趙恩壽		二三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北門外江陰巷張泰號對面	周嘉志	義夫	二五	男	廣西鬱林	鬱林蒲塘墟利禎店
徐興業		二〇	男	浙江杭縣	上海聖母院路高福里三號	陳光漢	雁迅	二四	男	浙江溫州	溫州雙穗郵局
高樹	盤根	二二	男	浙江嘉興	嘉興楊柳灣十三號	廖華	少華	二五	男	廣西南甯	南甯三戒街百草堂
于江東		二三	男	山東昌邑	南京湖北路三百三十號之一	李釗	希康	二三	男	江蘇東台	如皋角斜汪恆泰號
蕭琪		二二	男	江蘇常熟	常熟四門內虹橋下塘	李光九	野樵	二二	男	江蘇東台	同
吳祥豹	民輝	二四	男	浙江嘉興	嘉興鳳嘴橋	胡一德		二一	男	江蘇南匯	上海浦東下沙鎮
俞學祖	硯傳	二二	男	江蘇吳縣	蘇州府前街九十七號	陸家唯	梁川	一九	男	江蘇崑山	蘇州陳墓鎮
張廣生	寄澤	二一	男	江蘇如皋	如皋東十字街	梁立楷		二七	男	廣西邕甯	邕甯良慶郵務所
胡尙志		二三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南門外板橋鎮仙河頭	劉鍾坤	定國	二七	男	江西信豐	信豐小江莊田園黃生發號
魏恆傑		二四	男	安徽蕪湖	蕪湖醋庫巷二號	焦德一		二三	男	江西贛縣	贛縣侍臣坊九號
徐毓梅	敬茲	二一	男	江蘇武進	武進周線巷卅八號	陳其邨	霜橋	二一	男	江蘇如皋	如皋霜甸永茂藥號
鄧夏鳴	玉	二二	男	安徽合肥	合肥廖巷	戴雙倩	心裁	二〇	男	安徽盱眙	南京古鉢營八號
覃克成	效生	二六	男	廣西賓陽	廣西賓陽盧墟新興街覃作興號	王先獻	瓊望	二五	男	廣東樂會	瓊州嘉積瓊文樓書局
李醉芳		二四	男	安徽無為	蕪湖上土橋轉湖隴鏡	吳常巖		一八	男	安徽合肥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恆昌里二十五號

同 學 錄

黃敦	后厂	二五	男	江蘇興化	興化北小街	蕭江		三四	男	江西高安	高安北城營前袁公祠蕭坊試館
劉建農	訓成	二一	男	江蘇阜甯	阜甯輪局碼頭方同興轉	刁道宗	宗周	二二	男	江蘇鎮江	丹陽寶堰鎮義昌號
吳希陶	自求	二二	男	江蘇江陰	無錫顧山裕大廠	周孝廉		二三	男	江蘇句容	句容王莊鎮寺邊
張光旦		二〇	男	江蘇江陰	無錫璜塘萬和燭號	王璞	菊畦	一九	男	江蘇江陰	青陽借材會
鮑正鵠		二〇	男		上海有恆路一七八弄四號	吳之英	紫豹	二三	男	安徽涇縣	蕪湖轉涇縣茂林村
蔣公任	鍾芳	二五	男	江蘇武進	常州德安街昇仙街衡廬	陳慧棠		二四	男	江蘇睢甯	徐州雙溝東龍集信昌公轉
蔣公達	德芳	二〇	男	江蘇武進	同	鄭學韜	公路	一八	男	浙江嘉興	嘉興城內下塘街第二十三號
劉一先		二五	男	湖南沅陵	南京行口街老坊巷四號						

一年級

姓名	字	年齡	性別	籍貫	通訊處	劉訓維		二〇	男	江蘇阜甯	鹽城北通洋港
鄭孝綸		二〇	男	上海市	上海山東路聯合廣告公司總務處轉	戴明		二八	男	江蘇吳門	無錫通濟路十四號
徐縉瑞	輯五	二一	男	浙江江山	浙江江山茅坂	溫淵	蟠九	二〇	男	江蘇吳興	浙江南潯百間樓七十二號
夏維梓		二〇	男	浙江嘉興	浙江嘉興濮院杏林街	徐章楮		十八	男	浙江海甯	浙江硤石保甯坊二十九號
閔世基	克家	二一	男	浙江嘉興	浙江嘉興濮院河下	黃天鵠		二二	男	廣西桂平	廣西桂平麻洞乾生財轉福華村
虞念祖	逸夫	二二	男	江蘇武進	常州瞿家巷	文平泉		二一	男	廣西鬱林	廣西鬱林城內吉安街隸華別業轉
唐志軒		二一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南門外清名橋唐恆豐行	謝逸民		一九	男	江蘇奉賢	江蘇奉賢三官塘
張能涵		二〇	男	江蘇興化	興化唐子鎮	朱毅		二一	男	江蘇泰興	泰興西門朱恆益

周展如	斌相	二六	男	廣西恭城	廣西恭城西嶺郵局
馬茂元	懋園	十九	男	安徽桐城	桐城西門馬雙桂樓
楊玉鈞		二〇	男	江蘇東台	東台寶家樓巷後
朱爲濟		二三	男	廣西博白	廣西博白縣城內六十四號門牌
林貽楷		二一	男	廣西容縣	廣西容縣荔市埠營
袁克棟		二三	男	廣西平南	廣西平南思旺源豐
劉青蕙	夢薇	二二	男	江西贛縣	江西贛縣陽明普育書社轉
陳綱	問非	二二	男	湖南藍山	湖南藍山城北崇德堂
虞斌麟		二三	男	江蘇無錫	無錫南門外陋巷二號
張彬泰	國威	二〇	男	安徽婺源	無錫藕塘橋興昌裕木行
郭文衡	誦章	二三	男	江蘇江陰	無錫顧山
吳方圻		二二	男	江蘇泰興	泰興北門舊武署前
薛有功		一七	男	江蘇江陰	澄錫路塘頭橋
周書誥		二二	男	江蘇無錫	無錫顧山
謝康侯		二五	男	江蘇泰興	泰興宜鎮
袁步祺	竹猗	二三	男	山西崑崙	山西崑崙縣小東街袁宅
陳廷鈞	心洪	二三	男	江蘇常熟	常熟陳學士橋
錢潤琳	次璆	一八	男	江蘇金山	松江東門外錢氏復園
沈澄	鏡清	二一	男	江蘇吳縣	蘇州燕家巷十四號
李森	以字行	二〇	男	江蘇鹽城	鹽城建陽鎮
曹小蕙		二一	女	江蘇無錫	無錫盛巷二十九號
錢詠秋		二一	女	江蘇無錫	大河上十七號
孫珊華		二〇	女	江蘇無錫	駐聽橋一號
龔留雲		二〇	女	江蘇無錫	西門日暉巷六號
夏緯瑜		一九	女	江蘇江陰	田基浜十六號
韋均一		三七	女	江蘇江陰	蘇州王慶基女益學校
朱茂珍		二三	女	安徽涇縣	蘇州張果老巷二號
李凌雲		二三	女	江蘇武進	武進夏溪鎮李仲賢
巴怡南		二一	女	江蘇泰興	泰興紅袍街

補習班

姓名	字	年齡	性別	籍貫	通處
金鴻文	展秋	二一	男	浙江上虞	浙江百官理學里一號
胡臻祿	耕之	一九	男	安徽巢縣	南京秣它巷五號
黃卓然	治平	二五	男	安徽南陵	蕪湖轉南陵縣東門麒麟橋

于耀山	二二	男	江蘇江都	鎮江大橋王松橋交陽山二圖
喻孝祥	二〇	男	浙江嵊縣	浙江嵊縣城中孝子坊六號
沈學海	一八	男	浙江桐鄉	上海福熙路九二七號
濮之琦	二〇	男	安徽蕪湖	蕪湖長街濮恆昌
居秉瑞	二三	男	江蘇寶應	江蘇寶應齊家巷
喬光華	二〇	男	江蘇寶應	寶應發財巷
張寶銘、魏軒	二一	男	江蘇寶應	寶應朱家巷十一號
刁石馬	二三	男	江蘇寶應	寶應南城根
張漢球	二〇	男	江蘇武進	常州史家街二號
邢復家	二一	男	江西九江	九江大中路三〇號
孫敘、又余	二一	男	江豐泰縣	泰縣姜堰婁莊
謝伯康	二一	男	江蘇金山	松江轉永來廟
曹禹彝	二〇	男	江蘇江都	鎮江大劉李巷十八號李昌言君轉
劉炳鋁	二一	男	江蘇崇明	崇明城內府東街八十一號
李芝祥	一九	男	雲南石屏	上海法租界呂班路巴黎新邨十號
吳中	一八	男	浙江孝豐	浙江孝豐報福鎮一
吳常熊	一八	男	安徽合肥	上海貝勒路恆昌里二五號
孫善同	二一	男	江蘇六合	六合東門大街三十號孫宅
胡希文	二一	男	江蘇如皋	江蘇如皋掘港
沈令生	二〇	男	江蘇吳縣	江蘇吳縣通安橋交陽山二圖
趙模	一九	男	江蘇江陰	無錫北周莊
李兆熙	二一	男	江蘇南通	江蘇南通新城橋北
蘇明珩	二〇	男	廣西容縣	楊梅蘇福利轉
朱存養	二二	男	江西高安	江西高安胡唐記藥號轉
葛東元	二六	男	江蘇東台	南京興中門外綏遠路利源里十九號
詹德毅	一九	男	江蘇江浦	南京貢院東街美綸照相館轉
沈銘壽	二〇	男	浙江金華	溧陽東門長富亭十六號
馮國樑	二〇	男	江蘇南通	劉海沙雙橋鎮香山堂交
楊燕廷	二四	男	浙江諸暨	浙江楓橋全堂
李稠	二二	男	湖南東安	湖南邵陽五峯舖天益和轉
周隆祥	二二	男	江蘇句容	采帛巷啓泰紙號交
鮑傳簡	二〇	男	江蘇寶應	寶應唐子巷二六號
繆傑	二五	男	江蘇東台	如皋耕茶
嵇良臣	二五	男	江蘇連水	灌雲響水口轉百祿集朱永興嵇孝沁轉
李家森	二〇	男	河南南陽	南京馬台街二十二號李鴻音轉
王冰岑	二五	男	山西	無錫大順漆莊轉
蘇明煜	二一	男	廣西容縣	楊梅蘇福利轉
潘長素	二五	男	江蘇金壇	金壇薛埠交

石志元	中玉	二一	男	浙江諸暨	嘉興陶家窰
陳鐘	晨鐘	二三	男	江蘇高淳	高淳中街
楊師富	一天	二三	男	安徽和縣	和縣姥鎮轉孤舟楊村
沈俊	秀羣	二一	男	江蘇青浦	青浦乘安橋五三號
馬立人		一七	男	江蘇丹陽	丹陽東河路三號
張樹梓	瓊碩	一九	男	江蘇常熟	常熟陶家巷十五號
金悉經	惜今	十七	男	江蘇吳江	震澤轉大廟港
王懋修	再思	二二	男	安徽合肥	安徽滁縣景記公司
周本瑞	鶴齡	二〇	男	安徽合肥	蕪湖北門外牛車巷十三號
方重恂		十八	男	安徽桐城	安徽桐城方氏勺園
徐占魁	雪窗	二二	男	安徽懷甯	安慶西城外板井巷八十七號徐愚安堂
徐鈞	仲銘	二五	男	貴州貴陽	貴陽皂角井十八號
朱統	伯寅	二五	男	浙江蕭山	浙江蕭山瓜瀝鎮大昌醬園轉
朱長樂		二四	男	安徽靈璧	睢甯卓家圩郵轉高家圩
柳驥南	子依	一八	男	江蘇吳江	吳江縣蘆墟鎮
唐棣		二二	女	江蘇無錫	南門外上塘六七號
王淑		二〇	女	江蘇無錫	南門外上塘六七號
華筱箴		十八	女	江蘇無錫	無錫柳浪橋十六號
郝肅儀		二〇	女	江蘇鹽城	泰州湖埭建陽郝莊
陳文綺		二二	女	江蘇東台	無錫東門陳義茂木行
盧亘	蘆廬	一七	男	福建閩候	福州市道山路一八二號
奚干城	幹臣	一八	男	江蘇無錫	無錫陸區橋
沈祖蔭		一七	男	江蘇無錫	上海南市老新街卅六號

本刊辦事人員一覽

學生自治會出版股股長 兼出版委員會委員長	鄧 戛 鳴	錢君白 朱存養	袁葆銘 盧 亘
出版委員兼編輯	謝之勃 戴傳安 錢大成 黃光壽	出版委員兼廣告	鄭孝綸 虞以道
出版委員兼文書	宋 硯 樵	聘任廣告部主任	任 家 梁
出版委員兼校對	王先獻 徐縉瑞 唐 棣 徐仲銘	聘任廣告助理	李士杰 吳家駒 陳其昌 虞斌麟

本刊第三卷各期要目

第一期

陸桴亭先生等學派論
音韻發蒙
論語講疏
史官扶原
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制度之變遷及其得失
中國政黨探源
清代詩史緒論
陸放翁所著書版本考
夢苕齋詩話
文苑

唐文治
陳衍
顧揚生
王錫章
沈訥
戴傳安
陳光漢
吳之英
錢蔭孫
陳柱等

第三期

王文貞先生學案
論語講疏
讀左分類選目
西漢兵制考
中國政黨探源
春秋戰國私家講學考
湖南學派論略
秦辨
夢苕齋詩話
文苑

唐文治
顧揚生
陸修祜
武宗燦
戴傳安
宋恩培
黃光燾
袁葆鎔
錢蔭孫
陳柱等

第二期

說文異字而偏旁之全同之比較
論語講疏
中國政黨探源
對於國學之新認識
清代詩史緒論
陸放翁所著書版本攷
杜陵詩史之批判
夢苕齋詩話
讀史餘論
文苑

馮振
顧揚生
戴傳安
劉斯楠
陳光漢
吳之英
趙宗湘
錢蔭孫
任家梁
王運常等

第四期

論語講疏
刪詩辯
幕府制之檢討
三公制度新論
孟荀學說論略
清代詩史緒論
陸放翁所著書版本考
秦辨
石遺室論文
夢苕齋詩話
文苑

顧揚生
薛思明
沈訥
謝之勃
包槐森
陳光漢
吳之英
袁葆鎔
陳衍
錢蔭孫
王保謨等

西夏拍

美滿照片

清風

南京路一二四號
美滿照相館

南京路一二四號
美滿照相館

南京路一二四號
美滿照相館



請聲明由任家梁介紹

時

地址 無錫中南大戲院隔壁

電話 三〇四號

中西醫藥月刊

請聲明由國專月刊介紹

◆聚珍做宋精印◆

◆論文撰選審慎◆

該刊爲中西醫藥研究社所主編。內容體例分：言論、文獻研究、新知介紹、調查統計、藥物經驗、信箱、附錄、消息附刊等，撰選論文審慎，素爲教育當局所嘉許，銷路甚廣；該刊爲力求精美起見，自二卷五期起，改用聚珍做宋字體排印，美觀異常。爲國內醫刊之冠。全年十二冊定價連郵國幣二元四角。又該社影印醫籍考照手寫原本用江南連史影印，定價八元。預約祇收五元。預約六月底截止，同時出書。祇印四百部，預約從速。樣本及該刊第一卷目錄函索附郵二分即寄。社址上海愚園路七一八弄雲壽坊七號。

保 留 版 權 禁 止 轉 載

價 目 表

注	附	定	預		售	零
			一	特		
郵	外	五	卷	大	另	每
			號	號		
票	埠	號	自	號	定	號
			取	另		
代	函	郵	五	一	角	二
			角	角		
洋	購	寄	五	分	分	分
			分	分		
九	運	六	角	分	分	分
			分	分		
折	寄	角	五	分	分	分
			分	分		
計	發	五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算	行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廣 告 價 目 表

補	之	半	全	尺		地
				寸	位	
白	四	頁	頁	前	後	特
				封	封	
一	分	元	元	面	面	別
				別	別	
元	元	元	元	通	通	普
				元	元	

國專月刊廣告簡則

- (1) 廣告如須製版費由登者自理
- (2) 長期刊登另打折扣以示優待
- (3) 廣告刊登於本刊出版後送長期合同亦分期
- (4) 廣告刊登須一次付足如訂長期合同亦可分期
- (5) 廣告中西字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繕寫以免錯誤
- (6) 委登者如欲廣告部代擬格式字句亦可惟登載後不得批評非議
- (7) 如有商詢請與廣告主任任家梁君接洽

國專月刊 第三卷第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貳分◆

編輯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學生自治會出版股出版委員會

發行者 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

印刷者 無錫文新印刷所
地址崇安寺二十四號
電話一二三二號

特約經售處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南京 南京支店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廣州 廣州支店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濟南 濟南支店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 重慶支店

經售者 各大書局

站在時代前線 推進大眾文化

請閱——吳觀蠡主幹無錫最大報紙——

錫報

請閱——張叔良主幹蘇州最大報紙——

蘇州明報

報價低廉 力求普及 登載廣告 效力最大

請受明由任家樂介紹